

後集
五女七貞



康德五年四月二十日印刷
康德五年五月十九日發行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俠義
小說
後集五女七貞定價二角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著 作 人 王 赫 然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人 王 麟 閣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人 孟 康 興

奉天城內灰市街門牌三十號

印 刷 所 振 興 排 印 局

奉天中街木行胡同門牌五號

發 行 所 洪 順 德

俠義
小說
五女七貞
(卷二)

第七十六回 談諧鬼溺壺戲羣寇 南蠻俠寶刀救忠良

詞曰 石崇豪富范舟窮 早發甘羅晚太公 彭祖壽長年八百 顏回命短又屢空

窮通壽夭原前定 奪利爭名草上風 莫問前程順與逆 勸君修己補天功

後

你道這羣賊爲何要劫殺大人 原來是在蘇州府 天霸頭打對松山的時候 烟薰灶 扎傷了獨角鐵 他四個兄弟把陸保忠送回去 面見他父親紫面閣羅陸凱 陸凱一看他兒子 叫人家扎了這個樣子 恨不的拔樹搖山 年輕的時候 他是營務出身 曾在鎮南王吳三桂的手下 當過一任糧餉官 後來吳三桂事敗 他得了一份便宜的糧餉 便置地置房 後來一看康熙聖主 是位有道的明君 把南七北六十三省治了個鐵桶相似 文官有府縣道台辦理民刑 武將分九等 分出副參游督守千把外委兵 陸凱一看 他方改變方針 拿這錢逃回家 居然成了富家翁 他又把本莊上蓋了堡子城 從此便獨爲陸家堡 他有兩條好勝臂 是他兩個親姐姐 大姐姐許配何家沿 住海老龍神何潤何得寬 二姐姐許配美髯公趙勝 自從娶妻之後 又得了三個好內弟 人稱許氏三神 大的叫大太歲日游神單臂托天蕭昆 二的叫二太歲夜遊神恨地無環銀棍將蕭保 第三個叫三太歲青苗神恨山無把銅棍將蕭通 這三個人幫着陸凱整理陸家堡 陸凱這人都好 就是有點貪得無厭 當初跟着他那些兵丁也都沒散 他便時常帶着三個內弟出去作買賣 他倒是沒有外務 除了買房就是作買賣 後來他的妻蕭氏 又給他生了五男二女 這五男長起來 白的太白黑的太黑 因此得個外人稱五鬼 惟有兩個姑娘到十七八歲 出落的如花似玉 可就得了外號了 大姑娘長

貞

一

第

二

集

的略黑一點兒 就叫黑面妖狐 陸蓮香 二姑娘是個白臉兒 就叫玉面妖狐 陸愛香 這兩個姑娘 受一位女道姑的傳授 每人練會了一口綉絨刀 這位大姑娘如外還會打五色迷魂團 這位二姑娘 可就學會了五鬼囊沙袋 要論說陸凱帶着五男二女 在陸家堡一忍 真是享不盡的榮華富貴 誰知因他的兒子 叫人家扎了一下 他便設法謀殺大人 竟鬧了個家敗人亡 要說這也是運數 所有的產業仍歸官有 書說當時 他一見他兒子腫成那個樣兒 遂道 臆官施不全 我不報仇 勢不為人 他正在盛怒的時候 家人陸柱兒回說 由蘇州府來了一個道人 自稱姓邵名叫邵志恒 來拜訪莊主 陸凱說道你快把他請進來吧 這就是蓮花門裏的四當家的 金蓮花就是此人 莊客出去工夫不大 就把金蓮花讓進來了 見了陸凱行禮已畢落坐吃茶 陸凱問道 四當家的你這是由那裏來 金蓮花長嘆了一口氣說道 我是由山東回來 因為上次在金沙窪幫助我師兄大蓮花 刺殺施不全 一時失足 被黃天霸將我活擒 發往山東 我才又脫逃 實無安身之地 才來奔莊主 請你大發慈悲 暫留我些日 我再慢慢的找個安身之所 陸凱說道當家的不要着急 我現在正在用人之際 他將打算撒綠林帖約齊綠林英雄劫殺施不全 給我兒報仇 說了一遍 邵凱說道 既然如此 我倒有個主意 聽說施不全他護燈進京 算來還有好幾個月的光景 他護燈進京的時候 必把盜燈梁柱二位寨主 押在木籠囚車之中 咱們可借此要救同道的朋友為名 號召天下的衆英雄 既得美名 又可有奪回珍珠燈之利 若果行此名利兼收一路凱說道 很好 但是請帖上怎麼寫呢 邵凱說道 帖的面上寫明事由兒 後面瀉上你和你的三位賢內弟蕭氏三神 再率你的五個兒子 一共是爺兒九個 足能鎮的住綠林道 你要不嫌我無能 貧道就去給你四路撒帖請人 路凱搖頭說道 不成不成 我要撒帖足

後 集 五 女 七 貞

有二百多封 天下南北六十三省都有我的好朋友 就說山東八大處的綠林 都跟我有交情 得請到登萊青濟兗東 往北請直請到口外 得把連環套的大寨主 獨霸山東鐵羅漢猛麒麟寶二墩 來請 往南說請到江南落馬湖 鐵背猿李佩 說本地得請叭蜡廟的鎮淮安 追魂太歲費德功 邵凱說道 你先不要說了 你認識朋友也太多了 你先派人 把請帖寫好 咱可以分四路去請 陸凱立刻派人 把陸家堡的軍師陰風道人 賽平仲溫道通請來 原來這個老道 是鎮南王吳三桂手下的人 鎮南王事敗 他就跟了陸凱了 要不然陸凱也成不了這麼大的事 所有這堡子城的建築和一切的經營 都是這位軍師劃策 當下陸凱派人把他請來 先給他和邵凱引見了 然後才說明撤帖的事 這小子也真有能耐立時拿起筆來打了一個草稿 寫完了念給陸凱聽一遍 紫面閻羅說道很好 就按這個詞兒寫吧 溫道通說道 邵當家的 你在這裏和我們莊主說話 我去寫這個請帖 兩天之內我就能寫二百份 就勢兒我把路行單也開好了 莊主你也不用請外人去撤帖 就叫四位少當家的去撤就行了 陸凱點頭說道如此甚好 兄弟你就受累吧 溫老道轉身退出 陸凱吩咐叫下面預備飯 給金蓮花接風洗塵 工夫不見甚大 酒飯擺齊 兩個人剛吃完了飯 有莊客回進來 說外面有在江都縣開平安如意吉慶店的 無毛大虫尹士傑 帶了他四個兒子 前來求見 陸凱就命白面判陸保義出來迎接 趕來到外面一看 不止是尹家爺兒五個 還有侯家爺兒四個 就是侯氏四狼 他們都是由對松山逃下來 因為蘇州府的山峯海島 都被施大人給抄了 他們無處投奔 才來到淮安府陸家堡 來投奔紫面閻羅 趕來到陸家堡 一求見 白面判就出來迎接 把他們迎接進去 見了陸凱行禮落坐 提起蘇州府的事 衆人無不痛恨黃天霸 陸凱一聽正對自己的心思 心想這一撤帖過幾天還不定來多少人呢 沒有一個人招待那

成啊 想到 辦這事請侯尹二老當知客 剩下他們這小哥兒七個 就在陸家堡裏外幫忙

呆了兩天溫道人 就把請帖繕寫好了 二百份請帖是分四路 一路五十份 封套上寫着地名

一路奔山東 一路奔江南 一路奔口北 這一路就是本省 陸凱就把四個兒子叫過來

叫他們帶足了路費 囑咐務必在年前 把帖撒齊好回來過年 四個人拿路費辭別了父親就

四出撒帖去了 過了幾天 陸保忠的傷就好了 陸凱說道 這全是爲你 你也別在家裏呆

着 你去奔直隸鄭州 面請謝虎 就勢兒到大李個場 請你李七大爺 由直隸回來 路過

河南請黑太歲褚彪 蓬頭鬼兒黃順 就勢到趙家溝請你姑父美髯公趙勝 讓他帶着你兩個

表弟飛天大聖陸地猿猴叫他們快來才好 大鬼答應 拿了路費請人去了 陸凱買辦糧米

預備草料 他真是高高興興 趕辦一個月 他那幾個兒子 就一個一個的回來了 就把房

舍都收拾好了 預備衆綠林住處 這時所預備的東西都已齊畢 頂到十一月 就有張家寨

的立地太歲張國龍 帶着他兄弟張國虎張國豹 同着東霸天靑面獸李忠 還有賽鄭恩李豹

飛鉢將小旋風陳達 藍面瘟神霍從 銀面瘟神雷炳 這是他們在蘇州府接帖之後又趕上

黃天霸抄了張家寨 他們就逃下來了 遂在叭蜡廟見了費德功借了路費 才奔陸家堡來了

陸凱見他們來了 很是喜歡 遂把他們安置好了 到了正月十五日 就有對松山的少當

家的小太歲孟發 和千里一盞燈謝從來了 陸凱把他請進來 一看他二人 非常的愛惜

本來他二人年歲又輕 又都是俊品人物 陸凱可就有了心思了 他打算把自己的兩個姑

娘許配他二人 不過現在 是辦正事的時候 沒得說 就在這個工夫 賽鄭恩李豹站起

身來 拉出軍刃 手指謝從大罵 說小畜生 你害的我好苦 你在張家 鬧的我不仁

不義 謝從因爲理虧 轉身就要逃走 陸凱大怒說道 李豹賢姪 今天來到我這陸家堡

集

二

第

辦的是正經事 我賠茶墊飯的可是給咱們綠林大衆除害 你們在外不論有什麼私仇 在我的陸家堡 也不發作 等把事辦完了 出了我的陸家堡 你們怎麼尋仇 就任憑你等 這時衆人已勸住了李豹 李豹還是不依 倒是張國龍勸道 六弟你不要鬧了 連我都不找那個真兒了 衆人又叫謝從給李豹陪禮 這場風波才算完 他們哥兒個面子上雖然合了 心裏頭 還是不合 後文書目有表白 當下衆人既把事了完正在吃茶 有莊客回進來

說有八蜡廟的廟主 追魂太爺費德功 帶着米龍寶虎來了 陸凱一聽大喜 因為費德功和他是換帖的把兄弟 所以率領衆人 親自來迎接 費德功見陸凱一躬倒地 說道 小弟

本應早來 替兄長幫幫忙 不想八蜡廟的事太多 實難分身 現在才算得暇 特來幫助兄長 陸凱說道 自家弟兄不要客氣 快往裏面請吧 正在往裏相讓 忽聽後面有人念南無

阿彌陀佛 衆人回頭一看 來了兩位和尚 還有兩位老頭兒 老頭兒的身旁還有兩個小孩 後面跟了許多彪形大漢 位着馬 馬上馱着褥套軍刃 陸凱一看都認的 爲首的就是山

東殷家堡鎮山東老兒殷洪 那個白鬍子的大個兒 就是東昌府郝家院 顯道神郝士洪 爲什麼他們由山東來這廝早 原來是因爲他的兒子皂虎頭郝文生在惡虎村幫着濮武二人劫施

大人 被黃天霸打了一鏢 他也是爲給他兒子報仇 才約了殷家堡的老兒殷洪父子爺兒六個 一同來的 那兩個小孩 是濮武的兩個侄子 一個叫濮志 一個叫武志孝 特來給叔

叔報仇雪恨 後面有五個大漢 就是殷洪的三個兒子 人稱殷氏五猛 一個叫雙頭金睛獸 殷德猛 一個叫獨角銀眼熊殷德勇 三的叫鐵背貔貅殷德剛 花面人熊殷強 第五的就

是黃面狻猊病羅成殷德林 因爲這小子 會一踰地躺槍 所以人給他送個別號叫病羅成 拖槍不起 今天郝士洪 把他們邀在一起 來到陸家堡 正趕上陸凱出來接客 遂趕行向

前相見了，有不認得的都給指引了。陸凱真是特別的喜歡，滿面堆下笑來。他就好像得了五虎上將似的，那麼快活，遂把他們全讓進陸家堡。到了客廳，就由今日起，天下的綠林好漢，接連不斷的魚貫而來。所來的，有北極觀鐵鑄道人蔡天化，帶着兩個徒弟玄通玄靜。

又有落馬湖大寨主李佩，帶着他尋山的寨主，禿子于亮，和翻江海鬼子明，還有山東洗浮山的寨主，大刀方成方小咀兒，帶着他兩個盟弟，賽展雄于六，小生龍于七，他們來了。

不過四五天，就有口外的連環套的竇二墩，打發他一個徒弟一個乾兒子，馬子鸞竇飛虎。

到了陸家堡門前，又遇見了螺絲島的二寨主霹靂鬼鎮乾坤黃天蕩，帶着本山的三位尋山

寨主白面狻猊甘亮，賽元霸郭龍，小燕青郭虎，他們綠林道見了面，自有一番親熱。一道名

姓，陸家堡的莊客就引進去了。陸凱把他們接進去，陸家堡真是人才濟濟，雖然桃費大

一點兒，陸凱也真不在乎。所以他祇覺得非常的喜歡。又過了十幾天，到了二月十幾，就有

山東的郎如豹帶着羅士虎的兒子，通背猿猴羅鈞，在半路上遇見趙家溝美髯公趙勝的兩個

兒子飛天大聖趙桐山，陸地猿猴趙桐海，同着大教習百勝將邱士傑，邱士傑原認得郎如豹

一提都是赴羣雄會，遂一同奔陸家堡門上，說了名姓，門人給回進去，一會兒的工夫自

而判迎出來，把他們接進去。這時陸凱在大廳上正高談闊論，一見郎如豹來了，他更是喜歡

，是非常的得意，可就忘了多大的桃費了。所來的那一個寨主不帶幾個囉囉兵，那位寨

主又沒有馬，這小子真昂日費千金。當下郎如豹進來，眾人見過了禮，見禮之後，陸凱一

看這個人來的太多了，遂叫蕭氏三神當總知客，又叫自己的五個兒子，輪流到客廳裡招待

。正在樂極的時候，莊客進來報說外面有山東黨家窩的伸手得來黨得芳，帶了他三個兒子

，人稱黨氏三蛇，來見莊主。陸凱連忙套上大衣，親自出來迎接。因為陸凱與黨得芳

是親師兄弟 這個黨得芳 因何叫伸手得來呢 因為他左手使金背砍山刀 右手使三環紫藤得勝圈 要和人動手 不過三合他一伸手 就用得勝圈把敵人活擒 陸凱來到外面黨得芳一見 遂起步向前行禮說道 師哥 咱們哥兒兩 真有二十餘年未見了 不想你的鬚髮都快白了 陸凱說道 你我弟兄 都是爲家務操心 鬚髮才容易變色啦 黨得芳說道 我先給你見見這三個侄兒 說着用手一指他身後三少年 陸凱一看這三個人 一個是真胖 一個是真瘦 一個是真俊 黨得芳說道 這個胖的是你大侄兒黨林 這個瘦的是你二侄兒黨森 那個小的他叫黨孝 陸凱說道 三位賢侄 爲何叫黨氏三蛇 黨得芳說道 先叫他們給你行過禮有什麼話咱們到裏邊兒說去 黨氏三蛇遂向前行師大爺行過禮 陸凱把他摻扶起來 遂往裏相讓 陸凱這個人心急 一邊兒走 一邊兒遠問 倒底怎麼叫三蛇 黨得芳才告訴他道 你這大侄兒 他的身體胖 心又太狠 他跟着小弟出去作買賣 他的手下沒留過活口因爲人給送個綽號叫兩頭蛇 你的二侄兒 他的腿底下靈便 能爬山越嶺 得一個外號叫穿山蛇 老三他曾打金錢弩 所以得了一個別號叫金錢蛇 陸凱說道 這外號得響亮 將來這三個孩子 在綠林道 必成大名 說着話兒已來到大廳 有人把他們兵刃接過去 打淨面水倒茶 一陣忙亂 就在這個時候 金眼靚小鬼又陪着進來兩個和尚 陸凱還有認得 他兒子給指引 說這二位是我新交的朋友 他們是親師兄弟 這個大和尚叫過海僧法渡 二和尚叫水底羅漢法明 他們老二位 是由蘇州遊方回來 陸凱說道 二位法師是吃葷 兩個和尚合掌當胸說道 陸檀越 綠林 那有真正吃齋念佛之人 陸鐵哈哈大笑說道 痛快痛快 二位法師居然會說 比那些不說實話的強多了 兩個和尚謙遜了一回 陸鐵說道 二位法師遠在蘇州怎麼得知我這羣雄會 千里遙夕的來捧我

第

二

集

法渡說道 貧僧是由蘇州回來 路過江都縣 在鐵扇市街 雙馬關王廟 你的家廟裏 遇見九當家的一支桃謝虎 是他告訴我們的你設立羣雄習 叫我們也來參加 並叫我們給你帶了信兒來 說施不全不久便到 請陸莊王早早預備 陸鏜說道 二位法師多受累了 快快請坐吧 陸凱遂命自己的兩個兒子去倒關王廟 務必把謝虎請來 又叫精明強幹的莊兵前去打探 打探施不全倒是多怎到來 衆人走後 就有顯道神郝士洪 和郎如豹過來說道 陸大哥 你這是多大的事 怎不請出一個人來當盟首 替你主持這些事 陸凱說道

我所約的人還未來齊了 盟首我已想到了 想請大李個場的紅旗李七爺 或者叫黑太歲褚彪 如外還請一位副的 請的是鳳陽山通泉寨 紫面崑崙浪裏烟雲叟 公孫治 等他們老

幾位到了 就有了 郝士洪一聽 把臉往下一沈 心裏非常不快 原來這個老小子 出這個主意 本打算叫陸凱請自己當盟首 沒想到人家有了人了 他便往後一退 由今天起

他便和陸凱暗中不睦了 朋友太多就難免有招待不週的地方 無意中又得罪不少的朋友 暫時不提 單表陸凱 這天和衆賓朋週旋會子 覺得很累 便跟衆人告了便 到後面去

午覺衆賊在外面廳裏 正說着閒話兒 三鬼就回來了 衆人問 你請謝虎怎麼樣了 陸保忠說道 我們沒見着謝九當家的 已給廟裏留下話了 大約明天後天就來 就在這個時候

回來兩撥兒遠探 報告說施不全已到江都縣 不久 路過咱們陸家堡 獨角鐵路保忠說道 你們下去 歇息去吧 回頭莊才醒了 我給你們回明 重重賞你們就是了 衆人謝了

剛退下去 就聽外面有賊鏢鐙子的聲音 羣賊就是一怔 都說道少莊主 那裏的臭鏢鐙子的 他竟敢穿保子城而過 還有賊鏢鐙子 這不叫成心氣人嗎 陸保忠也覺得臉上無光

遂遮說道 我父親淨作大買賣 一支臭鏢能有多少銀子 所以我們不劫 這一句話 不

後集 五女 七貞

要緊 在一旁怒惱了翻江海鬼于明 站起身來說道 要按你們這樣一說 真不如剃頭的了 人家剃頭棚門前打喚頭 就認爲是欺壓本行 今天人家都吆喚你們的門口上來了 可惜你們這大的路家堡 要到了我們小小的落馬湖 無論水旱兩面的保鏢的 走到落馬湖前都得掩旗息聲 拜望我家寨主 後才放行 你們這兒可好 揚旗吶喊的穿莊而過 可惜你們這五鬼三神一閻羅 據我看你們哥五個稱鬼 也不過是借着伴父親的別號閻羅 所以你們才勉強稱爲五鬼 要跟我這個翻江海鬼比上 可差遠了 我這一個翻江海鬼 若在三江一帶 誰人不知 那個不曉 陸保忠的氣往上一撞 遂說道 于明你是來到我們路家堡了 我們有幾個容讓你的地方 這要是在別處 你說這些大話 我們就不能讓你 你就亮你那口刀 我亮我的叉 咱們一決雌雄 于明把大嘴岔一撇說道 賢姪 我看在你比我晚一輩 大叔不能欺侮你 要不然別說就是你一條叉 就讓你們哥五個 五條叉一齊上 我要叫你們在我的面前走三合 我就不叫翻江海鬼了 陸家五鬼素常因爲跟于明論爺們 就看不起他 打心裏和他不對勁兒 今天一聽他拍老腔兒 五鬼可就都火兒了 金眼醜小鬼挺身向前 手指于明說道 你不過是落馬湖一個小夥計 你也配和五位少莊主爺論爺兒們 于明一聽 真是無名大火起來 一回手就把朴刀拉出來了 說道 五個娃娃 不要逞強 來來來 來咱們就當面比較 五鬼也人人瞪眼個個擡眉擺手中軍刀 就要過來動手 就在這個時候 知客太太歲單臂托天金棍將由裏面出來 一看于明亮刀 就跑向前去 抱拳說道 于賢弟 這個可沒有 你和我丈是自己哥兒們 這五個孩子年輕無知 如有不到之處 你看他父親的面上 原諒這五個孩子才是 于明一聽 也就借這個台塔兒把話就拉回來說道 大哥 你放心 我還能跟孩子們一般見識嗎 我這不過是鬪鬪他 別說動不了手 就是動了手

我也得讓他們五鬼一聽他還是用大話壓人。又一看自己的親舅舅答話，就賽狗仗人勢似的。比剛才的興更大了。獨角鐵小魂說道：姓于的，你來到我們陸家堡吃着我們喝着我們，還要瞪眼跟我們打架。于明一陣冷笑說道：老賢姪，說這個話你可栽了。我于明要沒有飯吃，餓到什麼地方，也不能到你們這兒來。你想想我上陸家堡來，是你們用紅白帖兒把我請來的。五魂一聽這句話氣的顏更變，可是沒話可答。于明又說道：五位賢姪我說這個話，你們別難受，可是也別生氣，還不要着急。我倒有一個兩全齊美的主意。大太歲就問：于賢弟你有什麼主意，能夠兩全齊美。于明道：我們大家來到陸家堡，我陸大哥真是日費千金，我們在這裏白吃，心裏也不苦忍，不是剛才有一支鏢穿莊而過嗎？我已命人打聽明白了，這支鏢足有二十萬兩銀子，我想我們爺六個出去把鏢刮了，既可比較比較，我們誰行誰不行，又可自得二十萬兩銀子，擱在陸家堡作爲衆人的日用，這豈不是一舉兩得嗎？大太歲本是個粗人一聽于明說的這個主意好，遂說道：于賢弟的主意甚好，那麼我就帶人去。于明搖頭說道：不成，我的主意還是我當先，不過兇兒不吃窩邊草，咱們可以繞路前去劫鏢，就憑我掌中的刀，要劫下他的鏢，你們只管往回趕車，如我武藝不精當場喪命，你們列位還不必給我報仇。那我的命該如此。五鬼一聽這個主意很在情理之內。五鬼拉叉就要往外跑，金眼醜小魂說道：列位弟兄不要忙，剛才我聽那喊鏢的聲音很熟，大概是熟人，咱們可以用鍋烟子擦臉，他們就不認得我們了。那四鬼一聽都說好，立刻叫人取出鍋烟子來，把臉塗抹了。陸保忠說道：大約這個時候，鏢車出去有二十里了，咱們可以繞小道兒，趕到他的前面等他去。鏢車一到，就可以劫下了。這時人家翻江海鬼于明，懷抱朴刀，已竟走了。衆人就全跟着他出了陸家堡，繞走小道兒，走了。

約有二十多里地，衆人便在一處樹林內等候。工夫不見甚大，鏢車就到了。衆人一見鏢車到，一齊撞出樹林，于明當先，一擺手中朴刀大聲喝道：「行路的鏢車，快把貨物卸下來放爾空車逃走，牙崩半個不字，好漢爺便一刀一個，砍死爾等。」再說保鏢的前邊兒原有押道的，這個押道的，必得身量高大體姿雄武，身穿青緞子夾褲夾襖，鹿皮的坎肩，鹿皮的套褲，板尖兒的魚鱗酒鞋，毛藍的襪子，打起多高的裹腿護膝，一巴掌寬的皮挺帶束腰，騎着一匹高頭大馬，他一看前面有人劫鏢，他一抬腿，就由得勝鈎上把那杆大槍摘下來，在掌中一托，老遠的一看這條槍是又長又怒，看着吓人，其實青竹子的槍桿用羊腸纏的，外面再上一道漆，老遠的看着，就像鑲鐵打造似的，其實是紙糊的老虎，祇要被人家看透了，當時就跑。當下他一見有人劫鏢，催馬向前說道：「那裏來的誣賊草寇，真敢劫淮安府二友鏢店的鏢，可認識大太爺馬冲嗎？」這個馬冲原來是馬得槽的族侄，雖然長得魁偉，可是並無真本領。馬老達官就叫他當押道的。今天他一抖手中槍，催馬向前，往前一擡，于明往旁一閃，讓過馬頭，掄圓就在馬後勝給了一刀，砍的馬呼呼兒亂叫，兩個耳朵一立，就跑下去了。把個首冲也默走了。車把式一看，趕緊傳話，說道：「鏢車打圈，話言未了，羣賊已意圍上來了。」趕車的人家趕一天車，賺一天錢，見賊人勞衆，遂說道：「列位好漢爺，千萬別着急，你叫我趕到那裏，我們就給你趕到那裏。」這時二位老達官摘護手鈎催馬上前，要和羣賊動手，不想二位爺達官的馬都驚了，原來馬得槽的馬，被謝從打了一鏢，尹路成的馬被孟發砍了一刀，這兩騎馬，就跑下去了。羣賊一看，這只鏢就算劫下了，遂吩咐把式，把車趕回陸家堡，到那兒空車放回，還要多給你們酒錢這些個車輛，就全趕到陸家堡，到了門前，把鏢卸下，給了趕車的細錢，趕車的千恩萬謝的都走了。這二十萬鏢往

院裏一攤 也是老大一堆 于明一幌腦袋道 這二十萬兩銀子 足夠咱們這幾天的日用

要不是我出這個主意 陸大爺得花多少錢 這一句話未能說完 陸凱由後面出來 一看院

裏堆着一大堆銀子 就是一怔 遂問道 列位 這個銀子由那裏弄來的 其實他早看見銀

子的包布上打着二友鏢店的圖記 他這是故意的問 于明還覺着很得意 遂答道 這是鏢

銀 因為有一只鏢由陸家堡穿莊而過 是我帶了你的五位令郎出去把鏢劫來的 這是二十

萬兩銀子 作為我們大家吃喝用度 這豈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嗎 說着話兒 又把他的腦袋

連幌了幾幌 陸凱一蹶脚說道 于賢弟 你來到我的陸家堡 斷了你的吃喝沒有 于明道

沒有 陸凱道 你所帶來的婁囉兵 我斷了他們的飯食錢沒有 于明說道 也沒有 陸

凱提高了聲音說道 既沒斷了你的吃喝 又沒斷婁囉們的零錢 你為何在我的門口兒劫鏢

于明一聽這話 不好聽 遂說道 難道說你懼怕二友鏢店嗎 不要緊 如果有人找來

有我于明一面承當 陸凱聞聽哈哈大笑 說道 于賢弟你所說的話滿不通情理 我約你們來

為的是刺殺施士倫 奪回珍珠燈 救咱們綠林中的好賓朋 大約施不全那些個辦差官

由黃天霸往下那一個不是智勇雙全 我們和他們打上 就難分勝負輸贏 簡直說吧 我們

全力和小兒天霸週旋 還怕未必能勝 偏偏你又劫了鏢 人家鏢行那個義氣勁兒實弟你也

知道 再說馬得槽尹路成 這兩人在鏢行裏是老前輩 他們又是十三省總鏢頭的董事

萬一他約齊了十三省的鏢頭 咱也不怕 有這些位弟兄們足能敵他 可是他們要和官面兒

聯合一起 是鏢行的人 都會高來高走 再加上官兵的勢力 攻打陸家堡 賢弟你想想咱

們的勢力 倒是誰行誰不行 于明一聽 這才明白 心裏好生的後悔 正要說話

忽然有探回來報告道 回莊主爺得知 施不全已竟離了江東縣 離此不過三十多里地

第

二

集

請老人家早作準備 陸凱開聽一皺雙眉說道 瞎 我就怕這個 于賢弟你聽見了沒有 倘若鏢行和官面兒連在一起 咱們豈不要大費手脚 可是賢弟既把事辦了 那咱就將錯就錯吧 說到這裏 遂命五鬼把這二十萬兩銀子 搬到後面庫房 用鎖子鎖好 這時陸凱已陞坐大廳 命人打起傳鑼 聚齊衆綠林 正要商議 又回來一個遠探 說報告莊主爺得知 施不全 已離了江都縣奔這邊兒來了 離咱們陸家堡還有二十里地 陸凱一擺手 說聲知道了 遠探退下 陸凱說道 于賢弟 你聽見了沒有 遠探報告說離二十里地 他們就還

離十里地 因為遠探往回跑 人家也是往這邊兒走 至多比咱們人慢一半兒 所以我計算現在施不全的轎子 離此至多不過十里地 打聽得他們下站的公館 打在桃河驛 離咱們陸家堡不過二十八里地 咱們商量商量 把大隊齊好了 好切妙施不全 救出咱們同道的好友 杜雲龍 梁大成 再殺了黃天霸 咱們的事就算辦全了 致於珍珠燈 那便是手到擒

來了 話言未了 在一邊閃過來老賊殷洪說道 大丈夫作事 應該有決有斷 既是施不全離此不過十里 你就快派將前去刺殺 陸凱說道 兄長之言 很有理 事不宜遲 咱這就前去 立刻命人 叫遠探上來 遠探上來 陸凱問道 那施不全 押着珍珠燈和木籠囚

車 是怎樣走法 遠探回答說道 小人我親眼得見 是珍珠燈在前 有一百官兵押着 這個燈是放在亭子裏 亭子原來一張方桌紮的彩子 倒是十分好看 在亭子心兒裏放着珍珠

燈 外面亭子門兒 光封皮就是七八道 後面就是兩輛木籠囚車 車裏就是杜寨中和梁寨主 再往後才是施不全的轎子 轎子的頭裡有幾對引馬 小人雖不認的 估量着 那一定

是黃天霸他們 在轎子的後面 可就是行李車 拉着萬名衣萬名傘 和行李等物 陸凱一

聽 這個遠探回的很明白 遂說道 你往下面歇息去吧 遠探退下 陸凱抱拳帶笑對

衆人說道 諸列位 可聽見了 惟有今天 咱們要齊心努力 幫着我先把兩個朋友救出來

再殺了臚官施不全 就給咱們綠林道 拔去眼中釘 肉中刺 說到這裏 旁邊兒有人念

佛 說道 既如此 你不必客氣 就請快派將吧 陸凱回頭一看 是蔡天化 應了一聲

賢弟說得是 說着一回頭 叫蕭氏三神鳴鑼帶齊本莊的莊兵 會合各位寨主帶來的嘍囉

兵 叫他們上廳領取兵刃 蕭氏三神 傳話鳴鑼 一會工夫 所有本莊的莊兵和列位寨主

帶來嘍囉兵都聚齊在大廳的外面 蕭氏三神說明了緣由 發與了刀槍 陸凱一看莊兵已竟

第 聚齊 就叫五鬼帶領一百嘍囉兵 搶他寶燈亭子 槍過來之後 可不許動那亭上的封皮

留神列位寨主疑心 就算人家諸位不疑心 於咱們的天良也下不去 等諸位賓友都回來

咱們當衆打開封皮 大家好均分那燈上的寶珠 以表咱們爺兒們作事公平 五鬼答應

二 帶了一百嘍囉兵 就出莊去了 陸凱跟着又派蕭氏三神 也帶一百名嘍囉兵 砸他的木籠

囚車 他們沒來的時候 可找一個僻靜地方隱藏 等他們來了 可一擁而上 先搶囚車

免得二位寨主受傷 救回之後 自有重賞 哥兒兩個答應退出大廳 點齊一百名嘍囉兵

也出莊去了 陸凱笑着對衆賊說道 兩撥要緊的人 都已派走 列位弟兄們 可隨我前去

劫殺施不全 本來這些個賊 多一半兒和施大人有仇的 一聽陸凱說要去劫殺施不全 遂

個個兒擦拳磨掌 原意跟隨 口中說原隨大哥前去 陸凱一見衆人原往 遂派金蓮花邵凱

邵志恒 帶着所有陸家堡的嘍囉兵 一齊出去 陸凱說完了話 帶了軍刃 在頭前帶路

羣賊也都拉軍刃在後相隨 出離了陸家堡 直奔大道 到了要路咽喉 陸凱道 咱們奔東

北大樹林裏 足能藏身 又派本莊老練的莊兵 迎看施不全走 要遇見他們回來報我知道

召得走錯了路 莊兵答應去了 一會兒的工夫 那個莊兵 就奔回來 跑的滿頭是汗

說回莊主爺得知 施不全已竟到了 你看那邊塵沙蕩漾 就是他們的馬隊 陸凱說道 你可以回陸家堡去歇息去吧 完了事我必有重賞你 說完又回頭說道 列位弟兄 快快預備 那賊官他就來了 羣賊把兵刃預備在手下 直勾勾的兩眼往對面看着 一會兒的工夫 就聽頭裏 有官兵吹號的聲音 跟着看見頭裏有抬着燈亭到了 紫面閻羅一吹哨兒 就竄出去了 五鬼三神 五鬼手中叉 抖的嘩啦的亂響 喊道 抬亭的爾等聽真 知事務的 趕緊把寶燈亭留下 饒爾等不死 要是牙崩半個不字 大太爺便一叉一個 立刻叫爾等死於叉下作鬼 抬亭子的夫役 和官兵 正往前走 忽然由樹林子裏竄出許多人來 本來五鬼長的就是兇惡 要把馬掌中叉 抖的亂響 真像那陰曹地府五鬼一樣 個個都害怕起來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副將大人 那兒響號叫退 官兵一聽 趕緊往回走馬隊費點兒事 還得撥轉了馬 步險省了事了 一轉臉兒 就奔後面跑去 最可笑的是抬亭子的夫役 他們放下亭子 扛起豎杆兒 回頭撒腿就跑 這個時候 蕭氏三神 已攔住囚車的去路 亮出他們那金銀銅三條棍 護車這五十名官兵 更痛快 蕭氏三神一露面兒 他們就全跑了 趕車的 他們有行規 遇見這個事 他們抗起鞭兒來 轉身往後就跑 五鬼便指揮着 婁囉兵抬起珍珠燈的亭子來 五鬼也不管他爸爸的勝負如何 他押着珍珠燈亭子便回陸家堡去了 蕭氏三神 趕散了官兵 就直奔囚車 他們本不認得杜雲龍和梁大成 一看有人 他們就救 這時徐萬載周萬魁已竟吓傻了 三神便指揮婁囉兵囚車 擋起他們二人 三神拉着棍在後頭保着 也回奔陸家堡去了 紫面閻羅陸凱 一看人也救出來了 燈亭也被自己的兒子 搶回莊去了 他真是心滿意足 一擺手中的兵刃 便奔了施大人的轎子來 羣賊跟隨在後 一擁而上 抬轎的轎夫一轉臉兒 轎夫的臉可和大人的臉對着了

轎夫雖然仍是照樣的走 大人在轎內 可覺得這是往後退 遂一蹶轎底 告訴轎夫頭

把轎子落平 轎夫也知道 這是叫他落平 遂把轎放下 這時離轎最近的 可就是神眼計

全 與閩海蛟孫玉堂哥兒倆個趕緊下馬 問大人 爲何不叫往後退 大人說道 本府豈是

怕死貪生之人 你看那黃天霸已竟下馬和賊人動上手了 本府豈可退後 孫玉堂在大人台

前當差日久 知道大人素日脾氣 遂代大人傳下話去 說所有衆人都不許退後 如有貪生

之輩 往後退却半步者便依法治罪 衆差役官兵 以及副將大人 齊聲喊道 願效死 喊

着就把大人轎子圍護個水洩不通 再表天霸原在轎的怕裏給大人作引馬天霸的頭裏可就是

五十名官兵 聽前面的呼哨一響 賊人往外一撞 官兵便往後退下來了 那個把總也撥馬

往回要跑 天霸喝了一聲咬 把總一聽天霸喊喝 吓的他也不敢跑了 這時天霸已催開了

馬 離羣賊不遠便就棄一坐騎 說時遲那時快 天霸把萬絲帽摘下往後面一扔 挽了挽袖

而掖了掖衣襟 回手掣出厚背魁尖雁翎刀 把刀鞘也扔在地上 這時那些官兵們 把天霸

的帽子刀鞘拾起來 連馬也拉着退到大人轎子前一站 天霸捧刀往前一撞便來到羣賊的近

前 賊中爲首的那個人 紫臉膛黑鬚鬚 手持金背砍山刀 在那賊的背後 所跟的賊人

都是神頭鬼臉橫眉立目 在那紫面人貼身最近的有兩個和尚 各抱月牙方便鏢 右面站着

兩個後生 一個托槍 緊後頭有一個大禿子 左手抱着鑽礮鐵拐 右手擎一口 鮎魚頭的

鋼刀 天霸高聲喊喝 說羣賊 沒要逞強 現有蘇州府入班的大都頭 黃老太爺在此 話

言未了 就在那紫面人的背後 竄出一個後生 顛槍就扎天霸 天霸往旁邊兒一閃 留神

看那後生時 認得原來是自己的盟侄濮志忠 由在黑虎村的時候 志忠就跟濮二爺練了

一條好花槍 因爲黃天霸在惡虎村 鏢傷二友 把他的叔父打死 他就跟他姪娘在

第

二

集

郝家院住了這麼幾年，顯道神郝士洪，接了陸凱的請帖，才同着武三爺過繼的兒子武志孝

又跟兩個舅舅說明，要跟郝士洪來，給叔父報仇。緣緣道，最重孝心報仇，又遇見老賊

郝士洪，不明事理，就把他兩個人帶來了。今天聽着來劫殺大人，又趕上黃天霸攔住罵陣

這兩個小孩兒的孝心一動，當着衆人打算要作一件出乎其類，拔乎其粹，壓倒羣賊之事

其實他們是乍出世的牛犢不怕虎，又如同小馬乍行嫌路窄。大鵬展翅恨天低，濮志忠他

也不問動的動不的，他竄出來，顛槍就扎天霸閃身躲開。濮志忠用槍一指說道：「惡賊黃天霸

殺叔之仇不共戴天，你還認得小太爺不說着千惡賊萬惡賊的罵不絕口，就這麼罵。天

霸還真沒生氣，因為也是念他一點孝心。天霸用手一指說道：「老賢侄，難得你這份孝心，

當初的確是我作錯了，因為他無論作什麼事，我也不應該把他致於死地。現在我可後悔了

今天遇見了你，你秉着孝心，要替你叔父報仇，我就應該把腦袋伸到你的面前，請你一

女 刀把我殺死，我就算成全了你的孝名，可無奈有一樣兒，現在我正在辦着官家公事，

實在不能成全你，你可以離開這夥強賊，回我的原籍，我把大人保進京都完了公事，必

七 去到我哥哥的坟前燒紙，你就在那兒一刀把我殺死，我是死而無怨，你如要不聽我良言相

勸，賢侄我告訴你，我可辦的是官家公事，我認的你是我盟侄，我的刀可不認的你是濮

貞 志忠，濮志忠一咬牙說道：「任你千招變化，小太爺我有一定之規，說着顛槍分心便刺。天

霸閃身躲開，說道：「我與你叔父是八拜結交，這頭一招讓你，濮志忠那聽這套，不等天霸

說完，他是掄槍兒就磕。天霸又往旁邊兒一閃，說道：「這二槍我念其你的孝心，也讓了你

17 你要再無情無理，說着把刀換右手，說道：「我可顧不了許多了，濮志忠並不答言，分

心便刺。天霸閃開，又未還招。這時大人在轎子裏看個正着，一看天霸兩次並未還手，別看

第

二

集

大人是四品皇堂。這個武術他是一竅不通。跟着大人就問計全說道：計壯士，怎麼天霸不還手？是他怯敵呀？這是那個小孩兒武藝不好呢？孫玉堂給大人請安說道：跟大人回。我計大哥不認的這個小孩兒。這個小孩兒是黑虎村。濮天虬的親侄兒。天霸是讓他幾招不是懼怕他。你看着他必能打勝仗。這句話尚未說完，大人再抬頭看時，那個小孩兒腦袋就掠下來了。原來天霸已讓三招，到了第四招，那個小孩兒是槍刺天霸的咽喉。天霸一捧刀，矮身歪頭讓過槍頭，順着槍桿，刀往裏一推，天霸的刀尖兒就扎在小孩兒的哽咽上了。

小孩兒撒手扔槍，往後倒退。天霸復又往前一縱，伸左手，抓住小孩兒的髮髻，復一刀把小孩兒的人頭砍下。嘖，通口身栽倒。天霸提着小孩兒的人頭，厲聲向陸凱說道：老賊，你偌大的年紀不作人事，淨作這種傷天害理之事，你何不出來動手？叫些個小頑童出來送命，有點耐你出來會會老太爺的刀鏢。天霸手提人頭，怒目橫眉，說話聲音洪亮，真是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看着令人可怕。這時却腦了武志孝，他一擺手中單刀，便縱將出來，並不答話，捧刀奔天霸分心就刺。天霸轉身躲開，閃目觀看，認得是武志孝。天霸說道：賢侄我讓你哥哥三招，再讓你三招。孩兒你要知時達務，趕緊回去，如要執迷不悟，你來看。說着便把人頭一舉說道：這就是你的榜樣。武志孝一看他是又急又氣，跟着就是一刀。天霸往旁邊一閃，一抖左手就把人頭打出。武志孝往旁一閃，淨顧躲人頭，沒想到天霸的鏢奔自己的咽喉打來。武志孝再想躲已來不及了。僕的一聲，正打在哽咽喉。武志孝往後倒退，翻身栽倒。陸凱就是一怔，心說人家苦天霸，四霸排在第末，要論能耐天霸屬第一，却是名不虛傳。想到這裏，一回頭說道：列位弟兄，千萬不可上前幫性。我一人要會關天霸，大家夥兒說道：若非大寨主，還是真不能取勝。陸凱便一擺金背砍山刀，跑

向前來 天霸見是陸凱 他劍眉直立 虎目圓睜 惡虎撲食就是一刀 陸凱往旁邊兒一閃 天霸忽聽背後有馬蹄的聲音 天霸就勢兒往外一蹤 回頭一看時 過來三匹馬一頭驢 原來這就是趙璧 在樹林裏救了馬得槽尹路成後 正趕上賊人劫去大人時 趙璧便講馬尹二位幫忙 四人上了坐騎 便奔大轎而來 一邊兒走着 趙璧可就說 二位師叔 你丟鏢的事 可不用着急了 你先幫助我們 把這個圍解了 然後你再借着官家力量 我們大家再幫着你找鏢 馬尹二人也很樂意 因為丟鏢之後 聚齊蹙子手 尹爺一問蹙子手這夥強人 是那裏的 蹙子手都說 有五個使叉的像陸家堡的五鬼 馬得槽便一蹙脚 遂打發鏢客們先回鏢局子 我二人先訪々鏢的下落 衆鏢客回去 馬尹二人一商議 實在惹不起陸家堡 才來樹林裏上吊 巧遇趙璧 今天遇見這個機會能得不死 他焉有不樂意的道理 遂催動坐騎一直跟下來了 到了大人的轎前 下馬的下馬 下驢的下驢 早有官兵把驢馬 都給接過去 趙璧便帶着二老參拜大人說明二老的來歷 大人聽明點了點頭 說道 先請二位老壯士站一站 看看天霸的勝負如何 他們爺兒四個 應聲是跪在兩旁站定 大人再抬頭看時 這時天霸和保凱正打在得意之際 就看天霸這把刀 上下翻飛 光華灼灼 借太陽的真光一照 真是祇見刀光不見人 陸凱那是成名多年的紫面閣羅 在淮安府的綠林道 他屬第一 直到下文書 陸凱死後才顯着費德功 所以才得鎮淮安的綽號若論刀法 陸凱在五女七貞裏屬第一 今天和黃天霸廝殺 真是難解難分 你道 陸家堡那些個賊 爲什麼不幫着陸凱廝殺 這裏頭有兩個理由 頭一個理由 天霸一照面兒 就刀劈濼志忠 鏢打武志孝 衆賊都是不爲心 誰也不肯輕易的送命 第二個理由 是陸凱的刀法太好 所有使刀的賊 那一個不想學兩手高招 所以都直着眼睛看着 一個也不上前幫助 大人

後 集 五 女 七 貞

這邊兒 看天霸一人累的那個樣子 大人遂回孫玉堂計全說道 你二人看 天霸連打三陣 有些乏了 你們誰去把他換下來 孫玉堂連忙回道 大人你還不知道天霸的脾氣 假如

說你這時派人一換他 他一着急就許自己摸了脖子 大人聽了一皺眉 就在這個時候 就

聽趙壁喊道 大人你看小道兒上 那是誰來了 衆人注目往前一看 祇見有一人 短衣襟

小打扮兒 步履如飛 走的渾身是土 背着小包袱 便一邊兒走 一邊兒解 跑到轎子的

近前 那人一抬頭 說道趙壁接包袱 衆人看時 原來是飛山虎賀天保 賀大爺把包袱遞

給趙壁 就盤辮子 絹帕勒頭 拉出單刀 一哈腰跑到陣前 高聲說道 老兄弟退下來

愚兄賀天保來了 天霸借勢兒往外一躍 刀尖點地 噓噓直喘 賀大爺一橫刀 就攔住陸

凱的去路 陸凱一托長髯 用右手一指 點着賀天保說道 來人 是誰 報通你的名姓

賀大爺一陣狂笑 說老賊 站穩了 我乃四霸天之首 飛天虎賀大保 陸凱聽了心裏就一

驚 赫赫揚名的四霸天 我久已聞名 天霸是最末 還和我打平手 這是四霸天之首 此

人必有驚人之藝 我今天可不要輕敵 回頭再說賀大爺 自從蘇州府茶棚送行 和天霸分

手之後 把茶棚善後事宜 都辦理清楚 便回到家裏 可就把小少爺賀人傑丟了 在本地

找半天也沒找着 賀大爺一剎脚說道 我想起來了 你們不用找了 一定跟他黃老叔進北京

去了 賀大奶々一聽 心裏一急 眼前一黑 咀眼歪斜 栽倒在椅上 不醒人事 這就是

疼兒女的心盛 賀大爺一看 趕緊上前扶住 叫人去請秦良傑來看着他的姑母 自己出去

請了醫生 診脈 先生說這是着急受風 這就是中風的底子 現在這算治的早 很不要

緊 吃劑藥把風趕出來 再有幾天的靜養就好了 說着便開了一個方子 賀大爺 拿了錢 叫秦良傑去抓藥 先生和賀大爺原是朋友 所以在書房聽消息 一會兒把藥抓來 趕緊煎得

賀大奶奶用下藥去，把大奶奶扶着躺好了。蓋了幾床被子，賀大爺在旁邊兒看着。一會兒大奶奶便熱的喊叫起來。賀大爺是聽了先生囑咐，一見他喊叫便過去將他按着。大奶奶喊着叫撤去被子。賀大爺更是按得緊，闌了一會兒，就見大奶奶臉上汗就下來，好似湧泉一般的一個勁兒出。這時大奶奶才安靜了。賀大爺才放了心，再看大奶奶呼吸氣很勻，因為闌了半天身體精神乏了，所以一出透汗心裏一痛快，可就睡着了。賀大爺命良傑小心看守，自己來到外面書房見了先生，說明出汗的情形。先生說道：好了不要緊了，不過以後得調養。我回去給配一料活絡丹來，慢慢吃着，便可以除根了。大爺把先生送走，回到後面一看賀大奶奶那兒哭呢。賀大爺百般的勸解，大奶奶方才不哭。秦良傑見了這種情形，便回到家，和自己的母親說道：娘呀，我表弟年輕，自己偷偷跟隨我黃老叔進北京了。我姑母哭的實在可憐，因為他賀家門七輩兒單傳，這要是我表弟在外有個好兒夕的，那不要把我姑母哭死嗎？孩兒想，我在家也無事，我打算往北京尋找我的表弟，無論如何叫他回來。再說孩兒年紀已不小，學會了一身武藝，應該替官家出力。我這一次出去，就勢兒跟着我黃老叔當差，倘能得一官半職的，也好耀祖光宗。老太太點了點頭道：好好，我早有此心，不過你也是獨生子，你不說我也不叫你去。現在你既有這種志氣，看來也許我們祖上有德，此去必能顯貴，也不必跟你姑夫去商議。明天一早你就可以起身，連他姐姐秦花貞也很贊成他的志氣。當下便替母親給良傑預備行李，一宿無書，到了次日，一早良傑便拿了行路錢，揣了包袱進京追他表弟去了。秦大奶奶把自己的兒子送走之後，便來到賀宅這院裡，一看賀大奶奶那兒又哭了。秦大奶奶說道：他姑媽你不要難受了，我已派你姪兒良傑追仁傑去了。賀大奶奶一聽更哭了。說良傑也是小孩子，這一去我更不放心了。賀大爺

第

二

集

也說道：「怎麼良傑也不和我商議呢？」他這一走，我在家一時也不能呆了。你受累照管這個病人，我可要陪他們哥兒倆去了。說着便收拾小包袱帶好兵力，出了家門，便追下去了。暫不提賀大奶奶養病，單表賀大爺，順着大道，往下走，也沒見着這兩個孩兒，走到了江都縣。賀大爺打尖吃飯，才聽旁的飯座兒說道：「施大人的醫明黃天霸的英勇，說人家在咱們這兒住了三天，就把一個大賊一枝桃謝虎拿住了。」賀大爺一聽，心裏後悔，心說我來遲了一步，沒有幫助我兄弟拿賊。又聽施大人今天早晨才走，賀大爺心想：「我吃完了飯緊走幾步兒，就可以趕上他們了。」想到這裏，很快的把飯吃完，給了飯錢，就往下站趕下來了。誰知走了幾十里地，忽見有許多人，担攢的掛髻套的都是驚慌失色的樣子，往這邊兒走。一見賀大爺，就有那個好事的人說道：「嘿，這個老頭兒你別往前走！頭裏有一羣賊，劫殺過路的知府施大人，官兵都過不去了。咱們老百姓更不行了。」賀大爺說道：「勞你們衆位的駕，我很知情，可是你們別管，我有事，說完了仍舊跑下來了。」賀大爺心想是那路強人，真敢劫殺知府，他是心急腿快，跑了工夫不大，就見前邊有官兵，把路攔住。賀大爺找了個高埠之處，往前面一看，這邊兒有許多官兵，圍着一乘大轎，那邊兒刀光閃閃二人打在一處。天保一看是天霸和一個素面人動手，賀大爺心想：「我還趕上了。」一看那邊有一條小道兒，賀大爺便順着小道兒跑下來，一到大道上，可就見大人的轎前，賀大爺一眼先看見趙璧了。因為他的腦袋太小，又是站在後面，所以頭一個便看見他，便說了聲趙璧接包袱，就把小包袱扔給趙璧，轉身拉刀，跑到陣前，換下天霸來。天霸見是賀大爺到，遂退下來。賀大爺就和陸凱動上手。陸凱本就懼怕賀大爺，賀大爺今天又是急鬪，當着知府大人的面前，他又要在人前顯耀，所習把平生之絕藝施展出來了。一刀緊似一刀，一刀快似

一刀 剝的陸凱祇有招架之功 並無還手之力 並非是賀天保的武術比陸凱強 這裏頭有一種靈情 每逢陸凱用刀刺他的時候 他全然不顧 祇用自己的刀奔陸凱的致命處扎去 陸凱一看 我的刀倒是砍上他了 可是他的刀也扎上我了 我犯不上和你拚命 陸凱便撒刀招架 這簡直叫拚命鬪 才把陸凱累了一身熱汗 羣賊之內 有一個爲首的 就是山東郝家院 顯道神老兒郝士洪 其實他與賀天保是老世交 賀大爺的父親跟郝士洪乃是把兄弟 不過郝士洪這種人 奸險陰毒 他看見人家的子弟成名 打心裏那麼嫉妬 他又不嚴管他自己的兒子 從容他在外採花作案 官面兒拿他們拿的太緊 才削去頭髮 扮作和尚的模樣 以遮官面兒的眼目 今天郝士洪 看賀天保戰紫面閣羅佔了上風 又看黃天霸 左手抱刀 右手托鏢 耀武揚威的在那兒一站 他可就想起惡虎村的事來 暗想天霸小兒意狠心毒 鏢口我的兒郝文生 今天可是我們報仇的日子了 想到這裏便高聲說道 衆位弟兄們 陸莊主可要敗 咱們不必和他們單打獨鬪 還是羣戰吧 大 齊心努力 把小兒天霸砍了 好給咱門綠林除害 老哥兒們 殺呀 背後又有金蓮花邵凱說道 衆位聽真 陸莊主在大廳上曾說過 誰要拿住了施不全 有一千兩銀的賞 這句話不能說完 羣賊便發一聲喊 個個擺手中的兵力 往前一撞 那個意思 先圍上賀天保黃天霸 再殺施不全 天霸一看羣賊 要齊上羣毆 趕要喊道 副 大人趕緊預備弓箭 羣賊可要上攻 副將一聽 傳一道令先叫官兵把大人的轎子圍嚴 就在這個時候 羣賊就把賀天保圍在當中 天霸準知賀大爺要敗 心裏說我要往裏一闖 頂少也得死幾十條人命 想到這裡一哈腰 將要往裏闖 就聽南邊土崗子上面 有人口操南音 詩呀呀黃老兄弟 休得着急 現有愚兄到了 跟着就見此人 哈腰下土崗 回手亮寶刀 便把羣賊的去路攔住 說道 渾賬

王八羔子 竟敢劫殺大人 現有南蠻俠張玉張大爺來了 羣賊一聽南蠻俠三字 真是個兒倒退 人人担驚不小 這才叫一聲嚇衆賊 寶刀戰羣寇 若問南蠻俠從何而來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七回 南蠻俠威震淮安寇 計神眼智保桃河驛

詞曰 避暑山莊景最奇 風魔嶺外望空彌 朝陽雙塔藏仙子 元寶深秀隱靈芝

月挂鸚冠三百丈 雲連僧帽數千圍 山高當說羣僧嶺 峙立磬鍾峯最危

石肖蛤蟆形逼似 德輝名勝五流溪

第

這幾句殘詞 乃是康熙聖主 在熱河打圍 看見十樣景緻 真不亞如蓬萊十島 自己才親

提御筆 題詩十句 在蛤蟆石上 又派人修行宮蓋御花園 又運許多古玩來 以爲宮中陳

二

設 今談此詩 不勝令人感慨之極矣 閒言叙過 書接上回 正說到南蠻俠一聲嚇羣寇 上文書說 南蠻俠未能給大人送行 因爲他身染重病 鎮東俠知道了 吉道爺把茶棚的事

交給杜斌辦理 他便跟隨張忠來到小張莊 張忠叫門 姑娘張淑貞把門開開 問張忠說道

集

你怎麼才回來 你家大爺 現在哼哼不止 張忠說道 姑娘不要着急了 我把吉道爺請

來了 姑娘一聽 連忙探頭往外一看 果見鎮東俠恭恭敬敬的站在那裏 姑娘遂萬福稱道

兄長你往裏請吧 鎮東俠連忙打稽首 口念無量佛 說賢妹免禮 張忠便往裡讓 他們本

是莫逆之交 鎮東俠邁步往裏便走 到在南蠻俠屋裏一瞧 張爺那兒正哼咳不止 一見鎮

東俠來了 他就要站起來 還未及站起 只聽哎啲了一聲 復又躺在床上 說唔呀道哥

吾可起不來了 鎮東俠說道 賢弟快不要動 你在什麼地方長個瘡 我看看 南蠻俠張爺一抬 右胳膊 就看在胳膊窩裏 腫起一個大疙疸 吉道爺一看失聲喊道 好厲害的

東西 兄弟 要不是我來你的性命有些難保了 這是個成瘡 比架肢癱還利害 張爺一想 遂說道唔呀可不是嗎 當初在玉泉山俠義鬪智 吾被尚國良點了一蹶 這一定是那回點的了 我就沒想到會成了這末烈害的東西 吉道爺點點頭 把張爺的手拉過來診了診脈說道 還不要緊 可是非得開不可 張爺說道 俱憑哥哥醫治 錦東俠便提筆 遂即開了一個方子 叫張忠趕緊去抓藥來我就動手 馮忠答應 趕緊拿了藥方帶了錢 出去抓藥 張忠原是一個義僕 他去的急來的快 不到一個時辰 他就回來了 一進門放下藥 就生炭火 爐 把藥倒在藥鍋裏 調好了水 便放在火爐上 這時鎮東俠拿着那包面子藥 來到張爺面前 說兄弟你抬起胳膊來 張爺點頭便把胳膊抬起來 吉道爺掣出自己的小寶劍 說賢弟你忍着點兒吧 說着「寶劍尖兒一點那個疙疸 南蠻俠張爺祇一皺眉 趕吉道爺把劍撤回再看那個疙疸就像小孩嘴似的那麼一個大口子 也不用人擠 自己就由裏面連膿帶血往外流 吉道爺看着流了會兒 又用手給擠了擠 把紙捻成藥捻兒捻下瘡口裏 上好了藥 這時張忠已把藥煎得 扶起張爺 叫他把藥用下去 然後又叫他躺好了 蓋上被子 這劑藥吃下去 不敢說是神仙一把抓 喝下去 張爺就睡着了 淑貞姑娘一見 走向前來便要給吉道爺行禮 吉道爺連忙往旁邊兒一閃 說道 賢妹千萬不可多禮 我們出家人 本就以慈悲為本 別說我和他 莫逆之交 賢妹快請到後面歇息去吧 我要在這待三天 你哥哥的病 就可以完全好了 姑娘這福了福說道 全仗道哥救治 說完轉身便到後面去了 從此吉道爺一連在這兒住了三天 連吃藥帶上藥 就三天的工夫 南蠻俠的病就完全好了 吉道爺對張爺說道 兄弟你這病 已意痊癒 貧道我要回廟 等個三五天這個瘡癩就可以掉了 貧道回去了 說着便要告辭 張爺說道 我也不謝你 我好了也先不上你廟裏

去 我得先上一趟北京 等我由北京回來的時候 再上你廟裏去看你 吉道爺說道好吧 你辦公事要緊 不必送了 說完搖搖擺擺回廟去了 張忠送走了鑽東俠 回到屋裏 伺候主人 又過了五天 果然這個瘡癩就掉下來了 張爺偶然想起母親臨終的遺言 說將來老身死後 你可以在我的坟前立一個牌坊 挂一個地匾 可是得奉旨挂匾 萬一我兒辦不到 可也得請禮部尙書 或者中堂 給老身寫一塊匾 以表老身這世的苦處 張爺本是孝子 跟着說道 娘你如能再活一年半載 孩兒就能辦到 你老看豈不好麼 老太太搖搖頭 便一命嗚呼了 這位老太太死後 兩隻眼還睜着 張爺明白 遂說道 娘你閉眼吧 孩兒無論如何 也給你懸這塊匾 就是請不下旨意 必定請公伯王侯 親筆給你寫這塊匾 這個事兒也真怪 張爺的話將說完 只見老太太把雙眼一閉 臉上微露有笑容 張爺喪服成禮 把親葬埋之後 到現在有十餘年光景 南蠻俠此會沒辦到 因為他是位俠客 所交的朋友 也是些個義士豪傑 跟作官的實在難交到一塊兒 好容易盼來了這位施青天 老爺才用心竭力幫助大人作事 他可並沒說還要求於大人 原來他想要在大人回京的時候 要懇求大人 雖不能請下聖上的旨意 也能請施侯爺親筆給寫這塊匾 萬沒想到大人進京 他竟身染重病 不能面見大人 才叫張忠送信 稟告施知府 說大人到了北京城 我家主人必追到施候府 今天他這病完全好了 他就想起這回事來 趁帶上寶刀 又帶五十兩銀子路費 將行李收拾成一個小包袱 揣在身背後 把家中所有一切的事都交給張忠辦理 囑咐要小心在意伺候姑娘 一兩個月 我便可以回來 再辦姑娘的喜事 張忠連連的應了 南蠻俠送出離家門 奔北京這條大道追下來了 要走在繁華有人的地方 他便慢慢的走 要走在荒野無人的所在 就哈腰用力飛跑 頭一天住在

集

二

第

集 後 五 女 七 貞

江南 第二天他就由常州驛過了江了 走到頂已時腹中覺得飢餓 進了鎮店 臨江江水是
由西往東流 在東面兒有一座五空的大輪 在橋頭上有碑 碑上鐫着字 是五風鏡三個大
字 張爺過了橋 一看這條街 可以說是半踰街 就見有一座酒樓 字號是鳳陽樓 張爺
邁步進了鳳陽樓 一看這樓底下的飯座 淨是些個作小本經營的 吵吵嚷嚷的 張爺便上
了樓 到了樓一看 也是高棚滿座 靠窗有一張桌兒 四外安放三條長橙 那張桌兒上才
坐了一個人 張爺一看那個人 長的非常醜陋黃臉膛兒 尖下巴 左眼更有個波羅花 右
邊眼上長了一個肉瘤 張爺便在他的對面坐下了 這個人眼前就擺着一碟兒菜 是炒豆兒
醬 他喝一口酒 吃兩個豆芽 嚼的時候 他把那兩層咀皮 吧達山響 一看張爺坐在他
的對面 遂斜着眼兒看了張爺一眼 那個意思是很不樂意 皺起眉頭兒 他可是不敢說
堂館的笑嘻嘻的過來說道 老客你才來 張爺向他點了點頭 堂館便把杯箸擺好說道 爺
台吃什麼 張爺說道 把你們這裏應時可口的菜 配上四碟 祇要好吃我不怕多花錢 再
來一大壺遠年的花雕 夥計答應 便喊下去 工夫不大 先把大壺花雕拿來放在張爺面前
然後又把四碟菜端上來放在桌上 張爺一看這個菜 是一涼一熱一冷葷如外還有一炒菜
擺在桌兒上 在對面的那個人直抽鼻兒 聞這菜的香味 張爺拿起酒壺倒出一杯酒來 一
看真是遠年花雕 張爺嘗了嘗 滋味兒很好 不住暗暗贊美 心說怪不得人說僻鄉裏出好
酒 想不到這個地方 居然有這樣好的酒樓 張爺正在贊美 忽然聽得樓梯兒一響 上來
一個婦人 穿着一身孝 在二櫃的面前一站 堂櫃的就喊劉三劉三 原來這個跑堂兒的就
姓劉叫劉三 劉三一看這個婦人來了 他一面答應 一面跑 來到那婦人的面前 那婦人
一轉身兒說道 三弟 我那件事 現在可以辦了嗎 劉三說道 可以可以 嫂子你來的這

第

二

集

個時候正好 你略站一站 我先替你和諸位飯座兒 說一說 回頭你再過去 那婦人點了點頭 劉三便來在棧的當中 高聲說道 衆位爺台暫請壓聲 小人有幾句話跟衆位爺台說 劉三用手一指那婦人說道 衆位看見了沒有 大概也許有認識他的 他這本櫃上掌灶的 韓二的家裏 韓二他今年寒腿鬧的很利害 都不能做活了 便在家中養病 不幸啊 那韓二的娘又在前天死了 衆位想韓二有許多日沒做工 天天吃飯 就仗着我們櫃上幫助點兒 連我們這位嫂嫂 給人家作點兒針線 湊合着吃兩頓雜合面兒 如今老太太偏在這時候 死了 韓二那裏有錢葬埋他的母親 到今天那位老太太死了兩天了 韓二眼看着他母親的尸體 不能葬埋 自己又不能下地 真是急的要死 我們呢 自願還不暇呢 那裏有餘力 顧人 實在無法了 才想起這個法子 要在衆位的台前求幫 請諸位大發惻隱資助些錢財 成全韓二的孝道 葬了這位可憐的老太太 今天本應當帶着我這位嫂嫂在諸位台前懇求 不過要挨位懇求 還怕就誤了櫃上的買賣 我小子就替他代表求幫 請諸位大發惻隱 慷慨幫助幫助吧 說着便挨桌兒作揖 說道 不論多少 請諸位量力幫助 這也是劉三的人緣兒不錯 到那桌兒上 那桌兒上就 錢 真是積少成多 走了十幾張桌兒 就斂了四五吊錢 可是他斂完了這十幾張桌兒便不斂了 劉三指着那一個婦人行禮 別的桌兒上也有一吊兩吊給的 劉三問了姓氏 叫婦人也謝了 最後在張爺的背後 站起一個老頭兒 說道 老三 這還有幾個錢 也給了他吧 說着便把手裡的一吊錢遞過來 劉三一看說道 喲赤譚老大爺 我真一時的忘了你了 老者搖頭說道 我今天是出來閑遊 並沒帶多少錢 這是差點兒一吊錢 你就拿了去吧 劉三先作了揖 然後把錢接過來 對婦人說道 嫂子快去給譚老爺行禮 婦人便要下拜 老頭兒早躲在一旁 說道 劉三快快攔住 不許

在彭紀珍的背後 也作揖相謝 這時早有官人 把萬名旗 萬名傘都收了 施安給了

謝帖 大人的轎子 便奔第四個茶棚去了 早有尙廷把行囊馬匹 交給彭紀珍 彭紀珍和衆

人告辭跨上雕鞍 便緊隨在夫人轎後 走下去了 三老便和衆舉監生員告別帶着小四義 回到尙

家台 將一到家 就聽後宅尙二奶奶那兒正放聲痛哭 尙二爺不知何事 趕緊進來問 你爲何啼

哭 尙二奶奶說道 我祇有一個閨女 許配了彭紀珍 你們哥兒幾個出主意 把他送到北京 他

原是北京城的人 要是一去不回 豈不把女兒的終身就誤了嗎 尙二爺 大怒說道 世界上除你

之外 就沒有這樣胡塗的婦人 依你說 人家一定親就不許出門兒了 老公母倆說話就要打起來

秦三爺跟石大爺進來就勸 秦三爺說道 二嫂子你不必着急 你所說的話 我們也聽見了 我

們哥兒三個在家裏也沒有什麼事 到不如帶他們小哥兒四個也到北京去詢 把姑老爺追回來也就

是了 二奶奶也就無話說了 到了次日 三老果然帶了小四義 來追下大人 多虧他們追下來

要不然在陸家堡羣賊就把大人殺了 差事也就劫了 後文書有一段亂彈打羣賊 三老就搭救施公

這是後文書暫爲不提 再說大人轎到了第四個茶棚 這座茶棚可就是鎮東嶽老道吉干 吉道爺

費了幾天的純功 做了一把萬道傘 帶着兩個徒弟 還有銀鈎大王杜彬 這時已出了家 改名叫

杜德瑞 給忠良爺預備一桌素菜給大人前來送行 大人忙用靴尖點轎底 大轎立刻停住 吉道爺

和杜道爺 兩個人打着稀手 吉道爺說道 今今天知道大大大人要回北京 貧貧貧道特來送行

大人抱拳說道 本府有何德能 竟勞動仙長的鶴駕 吉道爺說道 大人不必客氣 貧道祝祝

祝你步步高陞 你看貧道做的這是萬道傘 別的的作官見的決沒有 我也知知道大人不下

轎 這有一包兒素點心 老老人在道上兒點心也 就是了 大人道了謝 有當差的把高道

傘收了 大人便和吉道爺告別 將要起轎 忽見由道旁 過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頭兒 手裏拿着

第

你哥哥的心思 你忘了那年也是因爲給他治病 到這來求幫 有一位仁人君子 給了我五兩紋銀 我拿回去你哥哥就多了心 說有了外心了 一定要休我 還是兄弟你給了合的嗎 那不過是五兩銀子 他就多心了 這五十多兩銀子 我可買實不敢領了 劉三說道 好 我們那位韓二哥多心 別回來你老好心行善 倒落成作一惡事 你快把銀子貯起來 多少給他幾個錢吧 南蠻俠說着混賬 你不會跟他到家裏和韓二說明了嗎 劉一着急道 不不不成 南蠻俠一瞪眼說道 我就不信怎麼就不成呢 劉三還要說話 那個譚老頭兒站起來說道 老三老三 別說了 這件事我看了半天 我要不說話真彎的慌 人家這位既把錢拿出來 焉能還拿回去 替人家辦點兒事 怎麼你一點兒責任也不担 告訴你 儘管把錢一下 回去你和韓老二說明白了 他如要不信 我去跟他說去 張爺說道 是呀還是這位老爺 說話到了亮 快拿了去吧 劉三說道 有譚老太爺出來 就行了 嫂嫂你快向前磕頭吧 這拉真是救命的活菩薩 那婦人慢慢的來在張爺面前 張爺連連搖手說道 千萬不要磕頭 我可有願在先 不受人禮 要受人的禮 就促短了我的陽壽 你千萬別害我呀 那婦人聞聽果然不敢下拜了 回頭看了劉三一眼 說道爺台你貴姓大名仙鄉何處 請你告訴我 異日好答報你老的大恩 劉三說道 對了對了 我竟會忘了哩 爺台 你貴姓大名 張爺說 我姓早叫早包 別名叫餓鬼 劉三一聽 這個名子有點兒各別 跟着問道 你老在那兒住家呢 張爺說道 就離這兒不遠 地名叫做葬崗子 劉三一聽心討好 真是餓鬼出現 徐帶笑說道 爺台你真愛打哈哈 連自己的姓名還拿着取笑兒哇 你老倒是貴姓 張爺一瞪眼說道 你怎麼這樣嗾叨 我就叫早包 怎說拿名姓取笑 嗚你看我不配叫早包嗎 吓的劉三往後倒退 說是是是 那個譚老頭兒說道 劉三不必問了 人家

集

二

後集 第五 女 七 貞

是施恩不望報 何必瞞明 快叫韓二嫂 把銀子拿去 那婦人說道 我先不用拿 回頭劉三弟 一塊兒給拿過去吧 劉三點頭說道 好吧 你先回去托朋友 先給拉口材去 一會兒 我就把銀子送到 那婦人點頭 說了一聲 劉三弟叫你受累 說着便慢慢的下樓去了 張爺見婦人下樓 心裏很覺得痛快 伸手拿起壺來斟了一盃酒 端起也剛要喝 忽聽對面那個人 嘆了一口氣說道 唉 世上人 真是什麼呆人全有 一心祇知道行善 也不審查審查 這事的真與假 伸手就給了五十來兩銀子 在你心裏還以為是一件善事了 在人家家可幸喜今天遇見一個特號的大頭 懂的嗎 這齣把戲 就叫吃喪碟子的 真是年輕人沒出過門 真危險極了 張爺一聽 這分明是跟自已說話 心中想道 這個事可有意思 想到這裏張爺便看了那人幾眼 祇見他搖着頭兒 意思還在嘆惜着 張爺說道 朋友貴姓 那人一聽張爺跟他說話 連忙帶笑說道 我姓任 因為年青的時候沒有念過書 沒記學名 我排行在四 人們就都叫我任老四 張爺說道 剛才你說什麼吃喪碟子的 這個吃喪碟子是怎麼一回事 任四說道 告訴你他們是吃人的 那個婦人穿上一點兒孝 怪說家裏有死人 其實有什麼死人 不過以喪為名騙人的錢財就是了 張爺一聽當時氣的一拍桌子 說道 這還了得 任四說道 早爺你老別着急 你老先別發作 等我告訴明白了你你再鬧 因為我是本地人 他們都認識我 要叫他們知道是我給揭穿的黑幕 我在這個地方就呆了啦 我走後 你老還千萬別說是我告訴你老的 張爺點頭說道 那末你就快走 任四一聽很忙的掏出有二十個銅錢 放在桌兒上 就是他吃的那頓飯錢 衝着張爺拱了拱手 說道 再見 說着便下樓去了 他剛下樓 劉三就過來了 把任四放在桌上的錢 拿起來數了數 又把

孟著菜碟兒都歛起來。然後笑對張爺說道：爺台你喝什麼湯。這時張爺正在思想任四所說的話。覺得有些不對。一聽任三問他。說說道：你們的騙術很好。敢情你和那個婦人安排淨吃人哪。劉三一怔說道：這話由那裏說起。張爺說道：我不會說瞎話。這個話就是剛才在我對面坐的那人。跟我說的。劉三聽了。一蹶腳說道：怎麼你老聽他的話。你老看他那樣像。像是好人嗎。這小子叫任四。一輩子沒見過好事。沒說過好話。大家夥兒給他起了個外號。叫眼中釘。你老想他是一個無業的遊民。那裏來的錢。聽我們這櫃上的同人說。這小子把廟裏佛的五臟偷出來。賣了錢。打了一付錫子。可是錢還不夠。還差個兩數銀子。他知道首飾樓的掌櫃。和我們掌櫃的相好。他就帶了首飾樓的學徒。到我們櫃上對個話兒。叫我們掌櫃的把這兩數銀子擔承起來。我們掌櫃的。既和他沒有多大的交情。並且他沒日子還就駁了他。人家首飾樓就又把錫子拿走了。因為這個他跟我们櫃上有些仇恨。你老想他還有好話給我們說嗎。我說的這個話。你也別信。回頭你到五鳳橋。那裏有幾間土房子。韓二就在那住。你到那兒就看見了。門口兒還扯着左錢紙哩。你再打聽打聽附近的鄰居。問是不是韓二的母親死了。你如打聽出說韓二家裏沒死人。你老就回來。把我拉到街上打我的咀吧。你老打一下。我叫你老一聲爺爺。誰叫我們勾着騙人呢。張爺一聽說道：吾早知是這小子饒舌。吾是跟你打哈哈。吾也吃飽了。你給算一算吧。劉三說道：不用算了。這點兒小意思。我已結了。張爺搖頭道：不能。你要候吾飯賬。咱們改日。今天可不能擾你。因為今天不過捨了幾十兩銀子。就擾你一頓飯。叫人家笑話吾。堂官說道：既這麼着。我就不讓了。你老共合吃了一吊七百錢。張爺說道好。給你三百錢的酒錢。夥計趕緊請安。說謝謝。張爺使伸手掏銀子。他把手伸進去。可就弄不出來了。紅漲着臉兒。唔呀了。

兩聲 原來南蠻俠行善 他是傾囊而贈 可就忘了還得給飯錢了 這時張爺慢慢的把手撒出來 笑向劉三說道 劉老三 咱們這算頭次交買賣 你給我寫兩吊錢的賬 櫃上要不相信 你可以答個聲兒 劉三樂着說道 不用寫了 這飯賬算在我身上了 張爺道那是什麼話 吾吃的飯 憑麼算在你的身上呢 劉三道 要不然寫在我的賬上 等你多怎到這來的時候再還我 張爺尙未答 那個譚老頭兒過來說道 劉三你怎麼這麼渾 人家這位大爺一時猛住了 就把銀子都贈給韓二 可就忘了飯錢 你想想 人家施這麼大的恩 還不望報呢 這一頓飯錢豈能叫你花錢 乾脆你告訴先生給這位早爺寫上 你要不樂意保 算我的保 劉三陪笑說道 好極了 還是你老聖明 那末就給早爺寫兩吊錢的賬吧 說着往櫃這邊兒 口裏喊道 掌櫃的給這位早爺寫兩吊錢的賬 我的保人 二櫃一聽也樂了 心說這位大爺有捨的沒吃的 遂說道 什麼保不保的寫上一筆就完了 說着提筆就寫 張爺措起包袱 起身往下便走 劉三笑哈哈的在後相隨 趕來到門口 張爺一搖手說道 劉三不用害怕 吾今晚三更天 必給你們送錢來 劉三一聽就是一哆嗦 心說這位爺還賬怎麼在半夜裏 再看張爺已竟搖搖擺擺的去了 劉三回樓上 照舊伺候別的飯座兒不提 單表南蠻俠 他先到了五鳳橋 一看橋旁果有許多的小土房子 在一個破門兒的門前挑着錢紙 張爺看了點了點頭 遂從他的門前經過 信步而行 走了不見甚遠 見有一帶紅牆 已竟坍塌倒壞 張爺走到廟門前 一抬頭見上面懸有一塊舊匾 上頭寫的三聖奄 就看旁邊兒有兩個少年之人 在那裏唧唧咕咕的 也不說些什麼 祇見他二人唧咕完了 就進奄裏去 一會兒的工夫 忽見那個眼中釘任四 由奄裏出來 兩眼直勾勾的看那個意思有事 南蠻俠慢慢的跟在他的後面 見他直奔鐵舖 書中代表 這小子上鐵舖 趕情是買小刀去了

爲的是到夜裏 用小刀撬韓二他們的家門 偷他幾十兩銀子去 這小子出了鐵舖 這個時候 天可就黑了 路過那個酒樓 鄉村的買賣 一黑就沒有人了 酒樓已竟上門算賬 就在這個時候 就見劉三由裏面出來 拿着銀子托着錢 咀裏哼着小曲兒 就奔韓二的家中而來 到了韓二的門前一看 別看是兩扇破門 關的還是挺緊 劉三拍了兩下兒 大聲喊道 二哥開門 這時韓二 已竟把母親入殮了 原來婦人一回來 就把劉三告訴的話 跟他丈夫說了 韓二點頭遂叫他將隔壁的張二叔請來 婦人答應 就把張老頭兒請來了

第 韓二向張老頭兒說道 二叔請你來 不爲別的事 你看老娘這是死了兩天了 小姪兒已竟

托我那個劉三弟 在酒樓向吃飯座乞求些錢 好成殮他老人家 可是成殮化的錢 等劉三

把櫃上的事全料理完了 才給我送錢來哩 我打算請你給我答個聲兒 先賒口棺材 到明

二 天就給他錢 請你多多爲力 看在死人的面上可憐小姪兒吧 張老兒慚然答應 就親去棺

材店裏 看了一口棺材 拉到韓二的家裏 這時候婦人已量些布來給老太太作壽衣了 一

看棺材來了 便趕忙着工作 一會兒把壽衣作得 叫韓二幫着給老太太穿好 張老兒 又

叫來插尸入殮的來 把老太太成了殮 張老兒才去了 韓二見諸事完畢 才向他的妻子說

道 你在樓上和劉三弟 到底化了多少錢 婦人說道 這回可是咱的孝心所感 銅錢十好

幾吊 不用說 還有一位旱爺 他一個人就給了一大包銀子 看那個堆兒至少有四十多兩

銀子 韓二將要答話 就聽劉三叫門 韓二說道 你先開門去吧 我就不敢相信世上會有

這麼好的人 等三弟進來 再倒要細問問他別是買你吧 要不然誰也不能白花花的捨了四十

多兩銀子 婦人聞聽也不答言 站起來往外便走 來到外面開了街門 把劉三讓進來 然

後又把門關好 劉三笑哈哈先來到屋裏 把錢放在炕上 然後把那包銀子遞給韓二 說道

整忙了七天 四爺才帶了隻囉們一站一站的往下追趕施大人 暫爲不提 且表知府大人 跟金四爺分手之後 趕路而行 到了崑山驛 有崑山驛的驛承韓秉忠 迎接忠良爺入公館 倒是一夜無事 到了次日 離了崑山驛 就奔常州府的大路走下來了 這種書 向來沒有路途段 一路之上 不過是穿府過州 越縣經村 書要簡便 這一天到了常州驛 就到長江的大擺渡口兒 過了江可就不屬江南管了 就屬江北揚州府管 在長江露水驛歇了一宿 第二天就奔了江都縣的地面 這個道兒就熟了 因爲忠良爺作過一任江都縣 轎馬正往前行走 這時天已平夕 就看頭裏接官廳 有炷炮響 趕情是江都縣的縣令黃秀率領江都縣的紳商富戶 因爲施大人 作這江都縣令的時候 很落了清正之名 所以衆紳商富戶 都同了黃縣令 來迎接知府大人進城 以表民人愛敬之心 施大人的轎子剛到 黃縣令 便迎上去遞上手本 大人很是歡喜 因爲這位黃老爺 是太人的交代官 施公陞任蘇州府的時候 就是這位黃老爺接任江都縣令 大人和他實有三年的交情 遂下了轎 知縣趕緊請大人入了接官廳 大人問他 貴縣現在你在此 已將三年了 自從本府走後 這裏可出了什麼新奇事件沒有 黃老爺回道 自從大人高陞之後 本縣地面這二年來 並沒有出過什麼事 非是卑職之能 實是大人 留下的法則太好 真是晝不拾遺 夜不閉戶 卑職算作了二年多太平知縣 大人道 貴縣太謙 但不知本府的公館 打在那裏黃老爺說道 因爲本地的住民 都要想和你多盤桓幾日 所以卑職把你公館打在城隍廟 大人跟着說道很好 當初本府在任的時候 城隍顯聖 曾默示得獲九黃七珠 就是貴縣不把公館打在那裏本府也要前去拈香 說話之間 大人就派知縣領前帶路 打道公館 知縣答應 大人下了接官廳 上了大轎 知縣騎馬在頭前引路 大人的轎子 在後跟隨 進了江都縣城來到城隍廟前 先把木籠囚車 在廟外找了一個空閑的地方 向當中一放 這一百名官兵 把囚車一圍緊了個小行營 看守這個囚車

貞

七

女

五

集

後

到窗下 側耳細聽 就聽韓二說道 你把銀子放在香爐裏 用香灰蓋好了嗎 婦人說道 蓋好了你快睡吧 明天早早的起 好商量給娘念個經 韓二說道 你要不提我真忘了 此時連棺材錢全沒有 自然想不到念什麼經 現在既是那位旱爺給咱們這麼些銀子 咱當然得闢辦 人家這位旱爺真是咱們的大恩人 你去把紙筆拿來闢好了門 我要寫一張早包恩公之神位 咱們倆個人要晨昏行禮 報人家旱爺的大恩 這才叫屋內說話隔窗有耳 趕情這個時候南蠻俠張爺在房上 一面聽屋裏說話 一面看眼中釘任四行動 就見眼中釘用小刀兒撥屋門 這屋中已竟煌燈睡覺了 他又聽「聽」等屋裡的出入氣全勻了 他才慢慢的撥開了門 躡手躡腳的進去 摸着了香爐 便抱了出來 又慢慢的出了街門 他一溜烟似的就跑起來了 他一看前邊有一片樹林 他打算先到那個樹林子裏 數數有多少兩銀子 然後再拿回巷去 他剛一進樹林子 就覺得自己的小辦兒叫人揪住了 跟着就聽說道 唔呀 你這個渾賬東西 你可氣死吾了 眼中釘一聽說話的聲音好像酒樓捨銀子的那個人 遂喊道 快撒手 快撒手 你爲什麼揪我 這時南蠻俠張爺已把寶刀拉出來了 在眼中釘的面前一幌 冷氣森森 就在眼中釘的面門上 搜了一下兒 吓的眼中釘 一閉眼 說道 爺爺爺饒命罷 南蠻俠說着手起刀落 就聽唳味一聲 人頭落地 南蠻俠一見人頭落地 他一蹶腳 說唔呀 可了不得了 我一時氣急 可殺了人命了 這句話尙未說完 忽聽有人說話 聲音洪亮 說你要仔細應誓 留神五毒槍 張爺聽了這話就追出去了 趕情這句話 是張爺一世的心病 就是張玉他父親 病在垂危的時候 傳刀訓子 留下的遺言 他父親 叫半仙張子雨 善於奇門遁甲 知曉運數 他遂告老回家 閉門課子 沒事又把平生所學的武術 全傳授了自己的兒子 這時大清已竟定鼎 趕病到垂危的時候

第

二

集

便把自己的兒子叫到床前，對他說道：「強玉，我作了一任總兵，可沒給你留下什麼產業。可是現在有一件比產業還貴重的東西，要傳給你，就是那口寶刀。但是你年紀尚輕，我恐怕你胡亂殺人，要知道寶物能保身，也能殺身。再乎人的德行，你的能耐，足能使用的了。這口刀，你的德行，我可就不知道了。爲父佩帶這口寶刀，一世沒殺過人，我想世界最惡的事，就是殺人。現在我把寶刀傳給你，從此佩帶寶刀之日起，可不準你再殺一個人。張爺趕緊跪倒接刀，說道：「爹爹，孩兒謹受教訓，決不敢用這口寶刀殺人。論說我可不能在你的面前起誓，我是恐怕你歸天之後不能冥目，我將來要用寶刀妄殺一個人，叫我在五毒槍下亡命。」張老爺點了點頭，說道：「皇天后土共鑒此言，賭誓應誓，我兒你要仔細了。」說到這裏，這位老將軍，便冥目歸西去了。當時在旁邊站着一位，是南蠻俠的半師生友，就是那雲遊道人司馬文，一見老將軍撒手歸西去了，不由的悲從中來，哭了一場。再看南蠻俠已哭的死去活來，司馬道爺止住了悲痛，又把張玉勸住，然後說道：「張玉呀，我是出家人，一切事，我也不能替你料理，惟有幾句話要囑咐你。今天你父親所留的遺言，你要牢々謹記。我們出家人，講究掃地不傷蜚螻命，愛惜飛蛾蠟紗罩燈，你們在家人，一世要不殺生害命。上天必降之百昌，再說你是賭過咒了，離地三尺有神靈，你要謹記謹記。」張爺連連答應，又給司馬道爺磕了頭。這位雲遊道人司馬文，就告辭回廟去了。張爺就辦理父親的喪事，葬理父親之後，便背背寶刀，劍蕩江湖，得了一個南蠻俠的美號，可相沒殺過人。今天他一時氣憤，殺了眼中釘，趕到任四的人頭落地，南蠻俠才失聲說：「唔呀，吾可殺了人命了。」這句話尚未說完，就聽外面有人喊：「張玉，你要仔細應誓，留神五毒槍。」張爺心說：「這是誰？想着哈腰竄出樹林，祇見前面人影一幌，南蠻俠跟踪就道：「道出真有七里地。」祇一岔。

第

二

集

眼再看時那個人影踪跡不見 張爺倒吸了一口冷氣想道 這是誰呀這樣快的脚程 這樣快的身法 不對 我的心病沒人知道呀 嘔聽那人說話的後音兒好像我父親 莫非是他老人家預聖 不能 亡人指示人 祇能存夢境 這明明白白是人說話 想了半天 也想不起是誰來 想起來自己所賭的誓 不由的 心中好後悔 這要真應了誓 中了五毒槍 我這一世英名 幹算付於流水 想到這裏 長嘆了一口氣 又一想事情已竟作下了 後悔是來不及的了 莫若我多作善事 以贖這次的罪過 那眼中釘生前爲惡 既然死了 不可令其白骨現天 我出去掘坑兒把他埋了 也算是一件善事 想到這裡 轉身往回便跑 趕來到樹林 就聽有狗吠的聲音 張爺就知不好了 緊走幾步 進了樹林一看 見有好幾十條狗 正你一口 我一口的 吃眼中釘了 張爺再看眼中釘血肉模糊 慘不忍觀 遂一陣把惡犬趕走 張爺望着眼中釘的破爛尸身 出了一回神 才指着說道 唉作惡的人哪 你的結果怎如此可憐哉 說完 便用寶刀 掘了一個坑兒 把眼中釘的尸身 扔到坑兒裏 用土掩埋好了 張爺把任四那件破衣裳拾起來 一掏口袋 就把那四十多兩銀子掏了出來 把衣裳往他下一扔 忽見地下有兩件東西放光 張爺仔細一看 原來是那付包金鐲子 張爺哈腰拾起來 却自言自語說道 眼中釘 你打鷄不成 却丟了一把米 還饒了一條命 這才是報應循環還 說完就離開樹林奔韓二住宅而來 到了門前張爺推門而入 來到窗下 用手輕輕的彈窗櫺紙 這下子可把韓二夫妻吓昏了 因爲這外邊還停着老太太的棺材哩 韓二聽窗櫺紙響了半天 才大着胆子問道 外外面是誰 張爺說道唔呀 韓二 你夫妻不要害怕 我就是那個早包 你們家的銀子叫人家偷去了 我又給追回來 韓二道說啊呀原來是恩公 你等一等 我起來叫他給你燒盃茶吃 張爺說道 不必起來 銀子吾放在你們的窗

台上了 還有一付蠟子 明天葬埋完了老太 務要把那個恩公牌位取消 活人受香火是要搗霉的 說完了話 還把韓二他的街門關上 才越牆而出 直奔三聖巷而到了三聖巷 一看牆已坍塌 張爺便由塌處而入 就看西配殿 燈燭明亮 有三個人影兒 來回的亂幌 這三個人影 一個就是尼姑 那兩個人 可就張爺白天在巷外看見的那兩個後生 他們兩個人進巷 任四出巷 張爺就跟下任四去了 這兩個小子 就從那時進來的到了這個時候還沒去 原來這兩個人 一個是本處地方之子 得了一筆錢 他不往家裡拿 就是報効這個姑子 那個是本處財主的兒子 手筆很好 最近給人寫了一張假契 白得了三百多兩銀子 便也來與這姑子送來 尼姑就說了話了 說你們二位把銀子 儘管存在我這裏 將來有那個合式的主兒拿房契作押 我給你們放出一筆利息錢去 所進的利錢 就夠咱們吃喝的 這位少爺點頭說道 還是女羅漢 你出的主意很好 我這共是三百兩銀子 都交給你 地方的兒子說道 我這個四十兩銀子 也給你 少爺說道 共是三百四十兩銀子 你把他好好的收起吧 張爺來到院子當中 在地下用造火留光之法 畫得了一個聚寶盆 然後又來到窗下把火摺兒 幌着 往下抖了幾下 這時屋裏 那個姑子 是臉向窗戶 正坐着 他忽見窗外起來幾道火光 吓了他一跳 說了不得 火火 說着往外就跑 那兩個小子也隨追出來 三個人來到外面一看 見院子的當中有個聚寶盆 三個人一看這個聚寶盆新鮮 那兩個小子 就往前跑 姑子隨後趕着 說道 你們可千萬別動 要是捉猛了 這個寶貝可就走啦 這正是你們老二位的財 我跟着估點兒光 等這個光華沒有了 咱再掘 把聚寶盆掘出來 咱三個人就無窮的富貴 兩個小子果然信了尼姑的話 三個人便瞪着眼兒 看那個聚寶盆 這時張

爺進屋一看 一張小桌兒 桌兒上擺着兩盤兒菜 三付盃箸 在桌上放着銀子 張爺伸手拿起放在腰間 轉身來到外面 一看那三個人還在看聚寶盆哩 不提他們三個人 下文書自有報應 單表張爺 出廟直奔酒樓前 南蠻俠看了看 因為天氣熱 窗戶有兩個開着的 張爺便由窗戶越入 掏出火摺燬着了 把燈點上 一看這樓上的夥計都是搭舖睡 張爺端着燈 挨個兒照 照判了劉三 便慢慢的推醒了他 劉三睜眼一看吓一跳 說你係是誰 張爺把燈放在他的面前 向他擺手道 你不要害怕 吾是來還飯帳錢的 說着由腰中掏出十兩銀子來 把帳你給我還清了 剩下的都給你 作為你的耽誤錢 我去也 說完他一幌身便由窗戶躍下去了 劉三一看 這時早包 祇一幌就不見了 也不知道是由那裏出去的 就明白這位早爺是俠義之輩 遂把銀子拾起來 把燈熄了睡覺不提 單表南蠻俠離開了酒樓 登上大路 直走到天亮 一打聽 原來已竟到了江都縣的地面兒 自己也覺得疲乏 遂找了一個店 吃了點兒什麼就睡了 睡醒一覺 把夥計叫了來 算還了店帳 就勢兒 打聽夥計說道 有一位奉旨回京的施知府 他們由這兒過去幾天了 夥計一聽 是問施知府的 他就把大指挑了起來 說道 你問這位施知府 啊呀呀 作官的裏頭真是難得的一位 就說在我們這兒 才住了三天 便把一個探花的大賊一枝桃活活拿住 真算得起才德兼全的一位官兒 今天一早才由這兒起身 張爺聞聽 霍的站起 說了一聲唔呀 他轉身就跑 倒把夥計吓了一跳 心說這位大爺 許是有神精病 我的話還未說完他就走了 不提夥計納悶兒 張爺他原想早的追上大人 一聽夥計說 今天早上大人才走 他心裏倒着急了 恨不的一步追上大人 由店裏出來 腳底下就使上勁兒了 走到平西的時候 就看對面所來的人 都而帶驚慌之色 也有携男抱女 像是逃荒的樣子 張爺找了

個上年歲的人 拱手問道 這位老先生 你們爲什麼跑 要看什麼熱鬧嗎 還是前面有意外之事呢 那個老者說道 奉旨進京的施知府 在前面被一大幫賊圍上了 現在正厮杀着哩 張爺便往前趕下來了 出來不見甚遠 就聽有喊殺的聲音 張爺登在高埠處往下一看 靠西北站的是綠林道的羣寇 偏東南大道上放着轎子 當中動手的 乃是賀天保 跟一個紫臉兒的紗在一處 張爺便哈腰往前跑 說道 大人不要就驚 小民張玉到了 說着把小包袱解下 一抖手便扔在這邊兒來 黑十傑向前跑了幾步 把包伏接着 說道我的爺 你可來了 你要再不來我們可要玩完哩 這時張爺已來到羣賊面前 一擺手小寶刀 厲聲說道 羣賊莫要逞強 可認識俺 南蠻俠張玉 你們張爺爺嗎 這羣賊中有蘇州府逃來的多一半兒 一看南蠻俠手持寶刀 通報名姓 頭一個就是鐵背蒼狼侯國太 帶着他那三兒子 往後便退 說道 列位 可了不得了 南蠻俠來了 他的寶刀可真厲害呀 第二撥兒 尹家父子 侯氏三狼 也吓的往回裏跑 你道 這就是人的名兒 樹的影兒 其實南蠻俠並沒把羣賊拿住一個 今天尹氏四虎等就這樣一跑不要緊 把陸凱也鬧的慌 神啦 那裡還敢戀戰 向賀大爺虛砍一刀 跳出了圈子外 轉身就跑 羣賊一看陸凱跑了 更沒有主心骨兒了 便都跟着跑下來了 連山東八大處有名的大賊也跟着往回走 他們可不是懼怕南蠻俠 他們有他們的心思 頭一樣兒他們知道 百寶蓮花燈的燈亭 被五鬼搶回莊上去了 據他們想 這一回去 每人怎麼也可以分幾顆珠子 那顆珠子不值個三萬兩萬的 第二樣兒又看陸凱本人都敗下去 他們便隨着大流 一塊兒逃下去了 南蠻俠一看羣賊蹙捲餅似的往回便跑 張爺一垛脚 哈哈便要往下追 就聽身後 孫玉堂喊道 張義士先不要追 大人有事 要和義士相商 爲什麼孫大爺不叫南蠻俠往下追呢 原來在南蠻俠一

喊嚇退羣寇的時候 趙璧一挑大指說道 這就是人的名兒 樹的影兒 人家就這麼一嗓子 羣賊就都跑了 趕多怎 我能一聲嚇羣賊 也叫他們跑一下子 孫玉堂笑道 要是你喊 羣賊也跑 可是往前跪 上來就把你剝爛了 趙璧道 這話我還真不抬槓 說至這裏 他一抬頭 說孫大哥 你快把張爺叫回來 千萬別追 你看那夥賊往回跑 真和潮水一般 張爺要追 恐怕要吃虧 孫大爺也知道 窮寇莫追 逢高聲喝喊請張義士回來 張爺本也不愿意追 因為自己的瘡口 還沒算全好正是氣眼 要臨大敵 就不免吃虧 一看後面喊 叫他不追 他家站住身形 說道 渾賬東西 王八羔子們 你們往那裏跑 我在後面 要追你個稀爛鑽你的稀爛 弄你們個稀爛 張爺喊爲的是叫羣賊遠道 一回頭看賀大爺 用 刀尖拄着地 哈着腰兒 浮剩喘了 張爺看羣賊跑遠了 便過來要摻扶賀大爺 叫他躍一 躍 賀大爺說道 義士爺不用攙扶了 我這口氣已喘過來 這時天霸等衆人都跑過來 說 大哥 你多受累了 賀大爺說道 我累不累的不要緊 還是商量正事 這時咱們保着大人 向那兒去 天霸說道 離此十里多地 地名桃河驛 大人的公館 就打在那裏 這句話未 能說完 就看對面跑下兩匹馬來 都穿着袍子馬褂 纓帽 跑向前來問道 前面可是奉 旨回京的施大人嗎 天霸答道正是 那兩個人一聽 連忙棄鞍下馬 來到大人轎前 先給 大人請了安 然後說道 差役是奉桃河驛巡檢司 劉秉玉劉大老爺所差 請大人公館歇息 大人點頭道好 那末你二人就在頭前帶路 兩個人答應 退將下來 跟着上了馬 在頭 前帶路 這時張爺 和賀大爺 已把兵刃收拾好了 遂到大人面前給大人請安 道受驚 大人含笑說道 二位義士不可多禮 這乃是爲國何驚之有 倒是二位義士受累不小哩 回 京之後 本府必有保舉 張爺說道 民子理應効力大人 請你老傳話起轎早到公館爲是

大人點頭 跟着傳話 叫打道桃河驛公館 轎夫便抬起大轎 大人在轎內 自是喜歡 天
 霸却早和副將趙勝商議 要過兩匹馬來 給南蠻俠與賀大爺乘跨 就隨同衆人保護忠良
 逕奔桃河驛而來 轎走如飛馬快如雲 剛一到桃河驛口 就有巡檢劉秉玉 帶着差人 手
 捧稟帖就迎上來了 天霸等衆人的馬 往兩旁一閃 劉大老爺到轎前 把稟帖一捧 屈膝
 跪倒說道 卑職疎於防範 致大人路上受驚 大人說道 貴巡檢免禮平身 劉秉玉站起身
 來 大人說道 貴巡檢 你也知道本府被劫 盜燈之賊 被救事小 珍珠百寶蓮花燈 可
 又被賊人劫去 連燈亭都搶走了 你把本府引到公館之後 可急速呈報淮安知府 叫他四
 出尋找 從速得回寶燈爲妙 要是耽延日期 誤了進京的期限咱們三個人誰也擔不了 巡
 檢連連答應 是是 先請大人入公館休息吧 大人說道 你把公館在那裏 巡檢說道
 就在桃河驛中街 路北 全佛盤古寺 那個廟裏 非常寬闊 並很潔淨 最宜大人休息
 大人點頭說道 很好 貴巡檢你就在跟前帶路吧 巡檢轉身帶路 轎夫們抬起大轎在後相
 隨 進了桃河驛 過了一座大石橋 橋下這道水直通淮安漕運的連糧河 此外東西還有道
 口 過了石橋 略往北走 就是全佛盤古寺 這個廟本是僧人廟 一個老和尚帶着衆徒弟
 打着法器 迎接施大人 這時那二百馬隊已在廟外紮下 副將趙大人的軍令森嚴 各按
 軍規 保護大人 不准招擾民間分毫 大人進廟之後 對僧人說道 法師受累了 請回禪
 堂養性去吧 這老方丈 回禪堂打坐去了 劉秉玉請施大人回到西跨院 院中很寬闊 可
 是以西爲上 有三間西配殿 殿內寬敞 並無佛像 屋中的擺設鮮明 桌椅齊全 裏頭屋
 是大人歇息之所 門帘幔帳一概俱全 外頭屋是大人辦公之所 大人先歸了坐 這位巡檢
 劉老爺給大人請安請罪 大人說道 請坐 本府問你一件事 劉秉玉連連稱是 便在側首

落了坐 大人說道 貴巡檢 你可知道 劫本府的這羣賊 是那裏來的 巡檢欠身回答說 道 卑職已打探明白 這羣賊是陸家堡的 這個陸家堡 正在卑職的該管地面兒 那個陸 凱 在陸家堡居住有年了 素常並無違法之事 也不知這回他因何要不利大人 大人心裏 明白 這個陸凱一定是坐地分贓的大賊 大人聽了巡檢的回話 祇點了點頭 說道 你不必在此多呆 趕緊回衙辦文書 早遞淮安府知府 述明珍珠百寶萬壽燈 確被賊人劫去 還救去兩個鳥號之賊 巧咀八哥徐萬載 虎皮鸚哥周萬魁 盜燈之賊 並未叫他們救去 你可以趕緊詳文書 叫他趕緊尋找寶燈 劉秉玉答應 准知大人 並未吃飯 遂吩咐差役

第 告訴廚房給大人預備飯 大人說道 你就不必在這裡張羅了 趕緊回去辦公事要緊 劉秉玉唯唯聽命 退將出來急忙回衙辦公事去了 巡檢走後 黃天霸帶着尹馬賀張 上來給大 人道受驚 大人也向他們慇懃 衆人讓進 大人吩咐天霸道 你可以陪着兩位總官 二位 義士 到下面用飯休息 到了夜晚 可要多多留神 恐怕陸家堡的羣賊 前來擾鬧 天霸

二 答應 和四位下來 這個時候 早有差役給開上飯來 大人吃喝不提 單表天霸和尹馬賀 張四位 來到南配殿 是五間一通連 雖有些佛像 都有佛龕 掛着黃紗帘兒 是佛像一 概看不見 頭裏沒擺桌 條橙 是衆差役歇息之所 計全一看他們五個人進來 徐站起來

集 讓尹馬二位老達官坐了 賀大爺和計爺本是舊日相知 哥倆個見面 就要叙叙離別之情 天霸知道計大爺不認得南蠻俠 遂給他二人介紹了 計大爺聽說是南蠻俠 知道是蘇州府 有了名的俠客 張爺一聽計神眼 也是久耳大名 正是義氣相投的朋友 彼此客氣了一 陣 然後都歸了坐 計全才嘆了一口氣 說道 我可沒趕上 我可聽說你們以先找珍珠燈 之難 這次又被賊人劫去 要依我所想 這次比上回還是大費手腳呢 天霸一樂說道 大

哥不要着急。這屋裏也沒有外人。我來告訴你們。剛才大人和巡檢所說的話。是叫他趕快呈報淮安府。早發兵剿賊。其實珍珠燈。這時早到了北京了。連張爺在旁邊兒都聽着新鮮。跟着就問這個燈是那位保了去的。天霸就把祝清甯張景龍錢亮他三人護燈進京的事說了一遍。張爺在旁邊兒一聽。心裏一驚。誰知這三個人的武藝平常。由蘇州府到北京沿途上。淨是些有了名的大賊。憑他們的能耐未必進的了北京。遂不等天霸說完。就唔呀了一聲。衆人一聽。就問他怎麼了。張爺祇搖着頭兒。不言語。計大爺明白。由蘇州到北京。大山就是四座。他們三個人。能耐一定不佳。人家南蠻俠有牙份。不肯說出。遂也默不作一言。趙璧在旁邊兒一挑大指。一撇咀說道。張義士爺。你也不用幌頭兒。也不用咋咀兒。惟有這件事是我做的。決不換發生意外之事。還告訴你們。這個寶燈亭子他們搶了去。不開看。還則罷了。要一開看。准氣得。們來個倒仰。回來再讓他來個前栽。計全德趙璧說的這種熱鬧。遂問他道。難道這亭子裏。攔了什麼叫人不堪的東西嗎。趙璧說道。還是計大哥的心眼兒快。一猜便着。告訴你們吧。裏邊兒攔了一把破燈壺。還有些破襪子等類。淨這個還不算出奇。在夜壺上。咱還題着一付對子。計大爺說道。這個詞兒一定新鮮。你說說我們聽。趙璧說道。羣賊不用忙。這是上聯兒。下聯兒配的是。夜壺裏邊藏。計全道橫批呢。趙璧說是。參見溺器。四個字。衆人哈哈一陣大笑。惟有計全一蹶脚。把小擗子一撇。連。壞了壞了。今天咱們這個飯都不能吃了。快趕緊預備。天霸王堂連忙問道。你看出什麼破綻來了。計大爺說道。這不是明擺着的事嗎。好朋友怕調個兒。咱們也是綠林出身。咱們要得着大號買賣。不能就開箱分散。必得燒付紙祭師爺。燒香。祝禱。那兒捧着香。羣賊那兒看着。插香磕了頭。然後打開封皮一看。是珍珠。大家一分散。

要打開一看 裏頭是夜壺 那還不把羣賊氣煞 陸凱的外號 叫紫面閻羅 你們想他能不能和咱們善罷甘休 當着羣賊 陸凱一個下不來 你們想今天咱們公館清靜的了嗎 衆人

開聽就是一怔 天霸全變了色兒了 那一來彼衆我寡 可怎麼迎敵 計大爺衝他 擺手說道 你不要着急 爲今日之計 只宜智取 天霸默然 就在這個時候 差人進來回說

酒飯已竟齊畢 天霸說道開上來 又對衆人說道 咱們不必喝酒 快快的吃飽就得了 回頭預備廝殺 這時已把飯菜擺齊 衆人入坐 今天趙壁一句話也不說了 他和黑士傑他們弟兄兩個 低着頭兒一個勁兒的吃 趕容他吃完了 他就告訴黑士傑道 孩子不要吃了

黑士傑問道 老師傅你叫我甚麼呀 趙壁道叫你去遠探 探探陸家堡有什麼靜靜回

來報我知道 黑士傑搖頭說道 那事不中啊 要去咱們爺兒兩個一同去 趙壁道 我就知道你一個人兒不敢去 既是爲師的說出的主意 自然爲師的在頭裏你在後頭 黑士傑說道 那中了 趙壁遂站起身來 對計大爺說道 計大哥 這公館的事大人的虎駕 可都交給

你了 計大爺早明白了他的心意 說道很好 大兄弟你受累吧 回頭我在那個橋上 那兒

等你 咱們哥兒倆再商議辦法 趙壁笑道 公館裏有計大哥 我可就放了心了 咱們倆個人真稱得起是一把鑰匙 一把鎖 我一說話你就能明白我的用意 你在這兒受累 我們爺兒兩個 可要走了 計大爺道 很好 別忘了 回頭咱們南口兒外那個大石橋上見 趙壁

答應 就帶了黑士傑 爺兒兩個 去奔陸家堡打探去了 天霸道 計大哥 他說什麼了

你就明白啦 他倒是怎麼用意 計大爺說道 他的意思 是他去遠探 就是打外 這公館的一切都叫我分派 我就算打內 今天夜裏羣賊必來搶桃河驛 兄弟你趕緊叫副將大人

把這二百名官兵分成四隊 這個桃河驛 我在年輕的時候當上這裏作買賣來 這座桃河驛

是東西的大道 南面是石橋 惟有北面靠河 人不能通行 讓趙大人遣派官兵一百名把守東西鎮店口 每個口兒是五十名官兵 再叫趙大人親帶五十名官兵圍護公館 公館裏頭留下孫玉堂和尹馬二位老達官 陪着大人 讓萬君兆朱光祖二位兄弟 到馬號看守杜雲龍和梁大成 沒有賊人去救 那是再好也沒有了 如果有賊人去救就把他二人的腿剝折了 咱們兄弟們 有一位算一位 請出張爺來把守那座石橋 等着和他們廝殺 還有五十名官兵 懷裏各揣磚頭瓦片兒 等賊人來時 先一陣亂砍 也許把他們砍退了 彭紀珍說道 計大哥 小弟當差年度 有些不明白 要依你說 今晚這羣賊一定要來了 計全說道 賢弟咱們倆個 在一塊兒日子不多 我可也不會算 我就盤算着他們必來 亦就是有備無患而已 彭紀珍一聽 也就不言語了 黃天霸說道 咱們還是快預備 我計大哥 他是料事如神 李俊說道 那末咱就快拾掇 說着用絨繩打成十字絆 絹帕勒頭登靴子 伸胳膊 抬腿 瞧了瞧都歸置俐落 這時外面海螺吹的亂響 這就是副將大人 把二百官兵分成四隊 每隊五十名 那兩隊各有一位把總率領 去把守東西兩鎮口 這一隊人由副將自帶 就把盤古寺圍上了 那一隊就在廟外伺候 等天霸一出來這隊跟着就走 天霸在頭裏走 計全等衆人在後跟隨 趕來到南鎮口那座大石橋 計大爺上了石橋 站在橋梁上往四外一望 東西兒 是本鎮設立的更房 西面兒是個破茅廁 茅廁的牆 有塌壞的地方 計全就告訴天霸 叫官兵在北橋坡下面一爬 南邊俠冷等人派 就在橋的當中一站 計大爺一看正對自己心意 遂囑咐天霸好好把守這座石橋 我前去探探 說完下石橋 順着大道跑下來了 跑出不過半里多地 就看對面來了兩條黑影 計大爺看那個意思就像趙璧 要論探盤子 人家計大爺 真可以稱得起老前輩 一見前面兩條黑影 便准知是趙璧師徒 遂問道

前面可是趙璧 走的鈴當嗎 趙璧也走了 說道 咱們哥兒倆個是水賊不過狗頭兒 計全抬頭往對面一看燈籠火把 照如白晝 亮于油松火亮冲天 這就是趙璧他出了公館遠探直到陸家堡 這小子的胆子 晒乾了真有鴨子兒那麼大 他直探到陸家堡的北門 就見北莊門一開 羣賊就由裡面撞出來了 吓的趙璧一拉黑士傑說道 孩兒呀趕緊快走吧 把兩隻路膊 往下一搭拉 腰塌下去 習兒往裡收 飛似的往前跑去 在老遠一看 就和兩條狗一個樣 你道怎麼這麼巧 趙璧到了這兒 正赶上陸凱出來 這裏頭有一段隱情 自從羣賊 被南蠻俠一聲喝回 全敗進陸家堡 剛一進莊門 就有兩個人披頭散髮給陸凱下跪 口稱謝過陸莊主救我們出木籠囚車之恩 你真是我們的重生父母 再造爺娘 陸凱還以為是杜雲龍梁大成哩 遂說道 你們哥兒兩個 進京盜燈 實是豪傑所為 所以愚兄才拚着死命 把二位賢弟救出 二人異口同音說道 陸莊主錯了 我二人並非是杜雲龍梁大成 我二人乃是徐萬載周萬魁 陸凱一聽才知是救錯了 遂問道 你們二位怎麼入了木籠囚車 徐萬載說道 這就是那黃天霸的計策 他就怕半路有人劫囚車 所以才叫我二人假充杜雲龍梁大成 陸凱哈哈大笑說道 救出你們二位更有用 二位賢弟原是玉泉山四軍師寨主 比梁社二位名望大 保忠呢 陸保忠說道 孩兒在此 陸凱說道 快帶着你這二位叔父去沐浴房 沐浴更衣 回頭請到大廳上吃茶 徐周二人千恩萬謝 陸保忠派從人把徐周二位帶去沐浴 陸凱來到院內 也不進大廳 他兩眼直勾勾的 看那個寶燈亭子 這時山東有名的綠林 以及各處的好漢都在四外圍着 陸凱哈哈大笑道 我為此物 費了不少心機 現在可如了愿了 說罷 就吩咐西氏三神預備香案 把香案就往亭子前一放 香爐臘阡兒擺好 陸凱就把刀插入鞘內 大太歲已點着了一股香 遞給陸凱說道 姐夫燒這股

香 紫面閻羅把香接過來 眼望着衆賓朋 說道 那位弟兄願燒頭股香 有山東的老賊殷洪和郝二洪 異口同音說道 陸大弟你就不要顧了 你是首領 應該燒頭股香 這就是他們綠林道的規矩 每途得財過多 必得燒符紙祭財神 陸凱把香插在爐內 磕了頭 羣賊也隨着行完了禮 等這香燃至三寸來長 陸凱使吩咐開箱 陸保義答應一聲 用匕首尖刀 把亭子門兒上的封皮挑開 又順着門縫兒 用刀一劃 支的一聲門兒開了 希哩嘩啦 由裏掉出許多 破襪子 破脚布等類 羣賊就是一怔 瞪着大眼 往裡一看 祇見當中放着一把 缺椽兒無阻兒破夜壺 陸凱說道別動 這是暗鏢 珍珠在這夜壺裏頭呢 大太歲 雙手把夜壺捧出來 放在香案桌兒上 陸凱不看則可 這一看 把他氣得渾身立抖 體似篩糠 原來他看見那付對子了 他一看上聯是羣賊不要忙 下聯是夜壺裏邊藏 看到這裏 他也不看橫批 拿起夜壺往地下一扔 就聽吧叉一聲摔了個粉碎 陸凱說道 衆位弟兄 你們看見了沒有 這時羣賊已都把臉兒氣白了 說道好好好 想不到我們綠林道 今天給夜壺磕三頭 陸凱說道 諸位也不必着急 這一定是小兒天霸出的損主意 真的珍珠燈 一定還在施不全處 諸位回頭咱吃完了飯 殺奔桃河驛 殺了旋不全 奪回珍珠燈 得了寶燈 某家一顆珍珠不要 祇給諸位兄弟們均分勻散 望諸位弟兄要幫我這個忙 出一出我心中的惡氣 郝士洪說道 這次我打前敵 這條老命 我算賣給他們了 除非是一死方休 爲什麼郝士洪這麼橫 爲的是給他兩個外孫兒濮志忠武志孝報仇雪恨 羣賊也都喊說 愿隨陸大哥前去 陸凱說道好 一回頭叫從人 快去分咐趕緊給我們預備飯 又叫大太歲 指揮從人把這院裏的東西 拾到後面去 分咐完了 就和衆人進了大廳 大太歲 就命人把那亭子搭到後院一扔 又把

香桌撤了 把院中收拾乾淨 才奔大廳 這時酒飯已竟擺齊 羣賊飽餐一頓 吃喝完畢 陸凱拿起兩根兒筷子來 兩隻手拿住兩頭兒 一抬左腿儘膝蓋 克又一聲 把筷子折爲兩段 隨後厲聲說道 列位看見沒有 誰要不奮勇踏平了他的桃河驛 就以此筷子爲例 誰要退後不前 那可休怪某家 不顧情面了 郝士洪說道 陸大弟你的話很對 咱們本應齊心努力 殺了施不全 好給咱們綠林道除一大害 陸凱就命二太歲鳴鑼聚衆 湊足了五百莊丁 素常這五百人 給陸凱耕種田地 到了用的時候 個個兒皆是軍隊出身 又全會武術 每人都是藍布手巾纏頭 搓打象鼻疙疸 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兒 各拿扑刀 前五十名 都打着燈籠火把 後五十名 各拿亮子油松 陸凱叫大太歲在頭前引路 陸凱對羣賊說道 兄弟請諸位來助拳 現在我可要對不起 要點一點名 今天要踏不死的桃河驛 前進者是 林中的義氣 要往後退者 就請回寶山去納福 不必再來幫我了 金蓮花邵凱說道 莊主所說甚是 奪寶燈 我邵志恒頭一個 說着就跑去 郝士洪帶着兩個兒子郝文郝武 也跟出去 緊跟着老兒般洪帶着五個兒子 就是那般氏五傑 鐵背蒼狼侯國太帶着侯氏三狼 無毛大蟲尹士傑帶着尹氏四虎 也都撞將出來 後面又跟上立地太歲張國龍 古時喪門張國虎 今時吊客張國豹 東霸天青面獸李忠 小太歲孟發 千里一盞燈 謝從 賽鄭恩李豹 藍面瘟神霍從 銀面瘟神霍炳 在往後 就是叭蜡廟的費德功 帶着那隻龍寶虎 落馬湖的套江海鬼子明 大禿子于亮 黨家窩的伸手得來黨得芳 帶着黨氏三蛇 口北外連環套的少寨主寶飛虎 隨自己的義兒馬子鸞 緊後頭 就是霹靂鬼鎖乾坤 黃天蕩 最後才是陸凱 帶着五個兒子 院裏還有活閻羅李成 通壁猿猴羅鈞 鐵銅道人 蔡天化 帶着兩個徒弟玄通玄靜 就全都撞出陸家的宅院 直奔堡子城 北門大關 羣賊

可就出了陸家堡 來到堡子城外 就以頭作尾 陸凱就奔到前面率領着衆人 黃天蕩用手一指說道 陸莊主你看 前面黑影許是倆條狗 衆人都看見了 不過他們是由亮地方往暗處看 看不真切 也都不理會 黃天蕩又道 不對不是狗我看像人 大概黃天蕩手下的探子 我去追他說着一伏腰就追下來了 黃天蕩這個人 久和一位高人賽茂公徐天然 在一塊兒 很長些見識 今天一看珍珠燈亭子裏拿出夜壺 黃天蕩就明白了 真的珍珠燈 一定是另遣能人 暗保進京 現在決沒在施不全處 他遂以追狗爲名 可就回奔螺絲島 沿路上 凡螺絲島管理下的店 他就全留下了話 說施不全暗派能人護送寶燈進京 你們要多多留神 或是孤行客 或是小販 更要多留意 調查出是珍珠燈 趕緊給螺絲島送信兒 都囑咐完了 他才回螺絲島 暫爲不提 淨提案面圍羅陸凱 率領羣寇 直奔桃河驛而來 來到南口兒石橋 就看石橋上有兩個氣死風燈 燈上寫着紅字 上寫 蘇州提標副將趙 陸凱說道 列位看見了沒有 橋上一定有埋伏 那一位賢弟 搶這座石橋 就算頭功 背後有蓋面煮神霍從 銀面瘟神霍炳 說道我弟兄二人 要立這頭功 說完拉出寶劍 撲奔石橋 剛一上石橋這個坡兒 就聽橋西面有人喊嚷 二寇一回頭 往西一看 就由西面飛來兩塊磚頭 一塊打在霍炳的面上 一塊打在霍炳的胸前 打上疼 疼的倒沒關係 一聞那是很臭 一個人弄了一身黃糞泥兒 跟着磚頭一塊一塊往這邊兒打 兩個人轉身往回便跑 這時這個磚頭塊兒就如同下雨般 往羣賊隊裏扔 你道這磚頭 是由何處而來 趕情是趙璧探到陸家堡 一見羣賊撞出堡子城 遂跟他的徒弟黑士傑 學犬行 逃到石橋就遇見計奎 計大爺和他們一說 趙璧才說計大爺別說了 羣賊都到了 你老預備的怎樣 計大爺說道 都預備妥當 趙璧問怎麼預備的 計大爺道 橋頭五十名官兵各

後 集 五 女 七 貞

第

搗磚頭 橋上站着南蠻俠 趙壁道壞了 要是張爺在橋上一站 羣賊就許分散了 他們就吃不了虧了 頂好叫張爺先避避 說着已來到石橋 一看 張爺抱着刀 在橋上站着 趙壁上橋說道張義士爺你先藏藏 羣賊來了 一看你在橋上 他們就都不敢過來了 那一來豈不便宜了他們 張爺說道 依你要怎麼樣 趙壁道 要依我你老先退下去 橋西邊兒有一個茅廁 我和我徒弟蹲在茅廁這 拿茅廁的磚頭蒸臭屎擰他們一頓 張爺點頭說道 好髒的東西 你們爺兒兩個預備去吧 說完張爺一退 就藏匿起來 這個時候羣賊就全到了橋上 趙壁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用磚頭沾屎砍過來了 頭兩下兒就打了霍從霍炳 又疼又臭 羣賊往後一退這個時候 茅廁的磚可就沒有了 現往下起 很是不易 所以磚頭也就住了 他既退下來 跟陸凱一說 陸凱一皺眉說道 這是什麼呢 霍炳說道 這大概是磚頭蘸屎 陸凱一聽氣往上撞 說道諸位怕還怕這個嗎 那一位賢弟奮勇搶石橋 話言未了 背後有人應聲道 小弟愿往 陸凱一看 過來三個人 就是紫龍寶虎 和叭蜡廟的費德功 陸凱說道 賢弟小心謹慎 費德功說道 不勞兄長囑咐 說完 三人往上一闖 他們三個人 是兩把朴刀 一把三停偃月刀 這套五女七貞 論步下 就是費德功使一口偃月大刀 餘者都是朴刀鬼頭刀 翎尖刀 原先費德功不是也使一口朴刀 是和飛天豹子武七達子練的 後來叭蜡廟來了一個和尚 原地遊方的和尚 那時費德功還不貪花好色 終日練習那口朴刀 那個和尚很愛惜他 便時常指點他 費德功一看 人家指點的 都是進手絕招他才懇懇切切要跟人家學 那個和尚也很喜歡他 便住下來教他本領 後來費德功才知道 這個和尚是少林寺的少當家的 會一套春秋大刀 費德功更是恭敬 央求那個和尚要學春秋刀 和尚見他意思很誠便傾囊而授 費德功自學會了這把大刀 終日練習

集

二

和尚見他會了，便自去了。費德功自學會了春秋刀，便有些胡作非爲了，並且自學會刀招，沒有試過，所以他告奮勇要搶石橋。一擺手中偃月大刀，剛到石橋上面，南蠻俠張玉亮寶刀就迎上來了。費德功原不認得南蠻俠，在白天，羣賊見了他一跑，他就生氣，因爲他的外號叫追魂太歲。今天他一看南蠻俠不過是白面書生，遂一擺大刀，說道：「來人休進，報通你的名姓。」張爺說道：「要問我的名姓，吾姓旱名包號叫餓鬼。」費德功一皺眉說道：「無名小輩，你走看刀。」說着一舉大刀，泰山壓頂式，奔張爺頂梁便劈。張爺往旁一閃，費德功扳刀頭獻擗，奔張爺的胸前便點。張爺又往旁一閃，他跟着就用大刀，照張爺的攔腰便刺。這三刀，張爺並未還手，說道：「勞你駕，白費事，沒砍着。」費德功一看，張爺三招未還手，疑惑他是怯敵，帶背連肩又是一刀。張爺說道：「唔呀，你這個東西，太不知進退了。」說着往旁一閃，捧寶刀認準偃月刀桿，祇一揮，就聽倉的一聲，刀頭就落在地上了。吓的費德功往外一竄，兩腳站穩，眼看着自己的大刀，疼的他是哇呀怪叫。就在這個時候，就聽嗖的一聲，費德功一抬頭，祇見飛來一鏢，等他看見時，鏢已到切近，再想躲已來不及。祇躲過哽噎咽喉，嘖的一聲，正打在肩頭。這隻鏢可是黃天霸打過來的。天霸在橋上，一看費德功落敗，瞪着眼睛看自己半截兒刀。天霸說：「乘他這個冷不防，抖手就是一鏢，傷了他的左肩。」費德功一伸手把鏢拔下來，攢着鏢，回頭便跑下去了。這個時候，陸凱派二太歲蕭保，捧亮銀棍迎將上來。南蠻俠見費德功憤恨而去，知他心懷不干，見來的二太歲不像有本領的人，便一哈腰，追下追魂太歲去了。不提張爺追費德功，單表二太歲銀棍將蕭保，剛到橋頭有大漢孫琪迎上來。舉雙斧撲奔蕭保便劈，下砍樵夫斷樹，上砍二郎開山。孫琪就是三斧子，末後來了一腿，叫二太歲踢了他一脚，把孫琪踢了一遛滾兒。孫琪翻身

集

二

第

坐起 二太歲向前舉棍就砸 孫琪見棍到 他一滾身 堂的一聲響亮 這棍打在石頭上 震的二太歲 兩背發麻 略一沉勁兒 孫琪已挺身站起 回頭便跑 二太歲一擺手中棍 追隨在後 陸凱一看二太歲得勝 說諸位弟兄趁着得勝 大家齊心努力搶這座石橋 這種賊 全有個賊毛病 是打勝不打敗 一看本隊得勝 個個兒都長起精神 發一聲喊 便搶上橋來 頭一個是老賊殷洪 郝士洪 和金蓮花邵凱邵志恒 三個人剛一上橋 天霸背後就有人喊 說老兄弟哈腰 諸位弟兄蹲下 天霸剛一哈腰 衆人也隨着蹲下 就聽嘍々々彈子如飛似的奔賊隊便打 就聽賊隊裏交約交約艾約 羣賊中受傷的轉眼間 就傷了三四十個 天霸回頭一看 見打彈的不是別位 正是神彈子李昆李公然 這位爺 自從上次接着師傅那封書信 帮着拿住了謝虎 趕事後 他越想越覺得這信不真 把鏢車叫夥計們押着回鏢局子 自己帶着丁猛雄 拿着那封書信 奔大李個場 找自己的師傅紅旗李煜 問問這封信 趕來到大李個場 正趕上李七爺和褚彪黃順談心 李五爺素常上他的師傅家來 不用人通報 他是推門而入 一看老哥三個在屋裏談心 趕緊給那二位行禮 然後又給自己的師傅磕頭 說了幾句閑話兒 李昆就把那封信拿出來了 遞給師傅 李七爺從頭至尾看了一遍 說道 這封信是誰寫的 李昆道不是你給寫的信嗎 李七爺搖頭說道 我並沒寫過這樣信 是誰交給你的 李昆道是趙璧 李七爺說道 好趙璧這小子真壞 難得他怎麼想的 這信一定是他假造的 可是能做寫我的筆跡的 現在沒有兩人 就是八臂哪叱 萬君兆 因為他在我這兒管過賬 常套寫我的筆跡 還是真相 這封信一定是他寫的了 李五爺活潑大他也沒吃過虧 一聽師傅說並沒給寫信 他的氣可就大了 遂說道 師傅 我要去追趙璧 問問他憑什麼拿假信騙人 李七爺點頭道 很好 別回頭叫他得了便宜還

賣乖 李昆又問黃楮二位伯父 來到此處有什麼事嗎 褚彪道 也沒有什麼事 你快辦你的事去罷 李昆便不多問 向二位行了禮 又向師傅告了辭 遂帶着自己的徒弟丁猛離了大李個場 趕到雙星鎮 住在沙四爺的店裏了 第二天一早算還店飯錢 爺兒倆個起身 走在道兒上 五爺心想 這時大人必然已到桃河驛 我不便再往江都縣那條路上趕了 可繞路奔桃河驛 想到這裏 便告知了丁猛雄 爺兒倆個 催開坐騎 奔桃河驛而來 後 可繞路奔桃河驛 忽然迎面跑下一匹馬來 李五爺看那種情形 像 跑報的 遂迎上去 他抱拳說道 對面這位官人 借問你一聲 有一位奉旨進京的施知府 他現在在那裏了 那個跑報的一聽是問施知府 遂上下打量李五爺幾眼 然後說道 你若要問 現在施大人住在桃河驛了 李五爺說道 大人走的了 走不了 報差搖頭說走不了 在北門桃河驛惹了大亂了 李五爺開聽嚇了一跳 再要問時 那個報差已馬後加鞭 催動坐騎跑下去了 五爺道 爺兒 咱們爺兒兩無論什麼時候 早晚要趕到桃河驛 你看那個報差說話的情形 大概大人遇見賊了 丁猛雄道對了 咱們快走罷 說着一回手在馬的後跨來了一掌 膺口一按 勁兒這匹馬 就駒下來了 李五爺一看猛雄這種情形 以為他認的道兒了 便催馬隨在他的背後 一大意就沒留神 這個道兒可就錯了 丁猛雄想我要是走錯了 我師傅就告訴我了 爺兒兩個就這麼大意 便奔洋江三套那條路走下去了 走到天晚 五爺仔細一辨認 遂說道 不對 咱們這個道兒走錯了 你看這是洋江三套的那條大路 就這一錯不要緊 多走出七十里地 你看你夠多忙 不認的道在前亂跑 今天還是非得趕回桃河驛不可 要不然這一帶還沒有鎮店 丁猛雄一樂說道 師傅別着急 走夜道兒更好 省得這個馬碰了人 李五爺吓了一跳說道 你這孩就沒說過吉慶話兒 你不要胡跑了 跟在我的背後吧

丁猛雄答應 李五爺就催馬跑下來了 儂英雄緊隨在後 直跑到三更天 才到了桃河驛 將要進東鎮口 就見鎮口裏一字排開 有二隊官兵 打着燈籠火把 個個兒手裏 彎着弓 搭着箭 在對面馬上 有一個軍官 高聲喝道 對面兩匹馬 少往前進 你們由那裏面來 往那裏而去 有何公幹 五爺趕緊下馬 說道 我乃北京飛龍鏢店的達官 李昆 追現任蘇州知府施大人 那個把總也下了馬 往前行走 來到李五爺面前一看說道 可不是 李五爺 我認得你 你可別怪 因為黃頭兒 在南鎮口 跟陸家堡的紫面閣羅打上仗了 我們是奉副將命令把守鎮口檢查行人 李五爺道你這是公事 豈有怪罪的道理 你既認得我 我要進鎮 到南鎮口助戰 把總說道你趕緊請吧 李五爺翻身上馬說道 有罪有罪 說着便帶了丁猛雄 僱開坐驢 把總傳了話 官兵閃開一條路 這兩騎馬便跑進鎮口來 來到南鎮口 爺兒倆下牲口 又被南鎮口的把守官兵攔住 五爺說道 某家姓李名昆 是前來助戰的 諸位老總想 我們要是綠林 東鎮口就不容我進來了 請諸位老總交累 給拉着馬 我們要上前助戰 官兵一看李五爺不賴歹人 又看他把馬交給他們更放了心 遂說道該官 你就趕緊去助戰吧 說着把兩匹馬接過來 爺兒倆個 硬衝出南鎮口 一看羣賊正要搶石橋 遂擗插把寶鵬弓 抓出一把彈子來 喊了一聲 老兄弟伏腰 諸位兄弟蹲下 五爺這個彈兒 就連珠般的打出來了 這陣彈子打的羣賊 東奔西竄 也有破了頭的 也有傷了手的 趙達趁勢兒喊道 衆位老哥們兒 一齊發彈子打吧 這就叫詐語 時候也不早了 四更已過 看着就要到五更大 前邊受傷的賊人往後一敗 後邊羣賊亦無心戀戰了 都往後退 陸凱着急 沒想到飛來一彈 正打在他的耳垂兒上 吓的他出了一身冷汗 便也隨着敗下去了 天霜一見李五爺 說道 五哥 今天咱們索興打進他們陸家堡

李五爺一時高興就答應他了。天霸吩咐官兵：你們可不要追趕，好好看守南鎮口。官兵答應。天霸便帶領羣雄追下來了。堪堪追到陳家堡。這時天已大亮。陸凱一回頭，見所追來的有數十個人。他心中大怒，說道：諸列位寨主，咱們這些人，就被那天霸小兒這幾個人追的望影皆驚。咱們未免太洩氣了。現在我要和他決一死戰。誰要再跑那可難怪俺陸某人。天下無情。就這一句話，就把羣賊鎮住都一回頭。一看天霸果然只是幾個人。他們的威風大長，頭一個是立地太歲張國龍。一擺手中鬼頭刀在路口一站。這時天霸已逼到了。張國龍一見天霸，就想起抄張家寨的恨來。如今害得他有家難奔。今日相見，他恨不的把天霸劈爲兩半兒。一見天霸到，他惡虎撲食就是一刀。天霸往旁一閃，遞單刀，使個白蛇吐信分心便刺。國龍往後一退，用刀擺攔天霸抽刀。國龍趁勢又使了個怪蟒翻身。奔天霸左肩便劈。天霸往旁一閃，刀扎他的小腹。國龍抽刀換勢，二人就打在一處。天霸到了這個時候又急又累。前半天是鞍馬勞乏，晚半天在路中有賊人劫殺大人。他刀劈漢志忠，鏢打武志孝。又大戰紫面閻羅。後來把羣賊殺退，提心吊胆，把大人候至公館。連一頓飯也沒吃好。就又大戰南石橋。羣賊退走的時候，他就不應當追。皆因他大性好勝。一時奮勇便追下來。此時戰南霸天張國龍。他本與天霸有私仇。便一個勁兒奔天霸致命處下手。張國龍外號叫立地太歲。這個人能耐又好，心又恨。他那口鬼頭刀上下翻飛。天霸一個後方不跟。刀招兒便散亂了。趙壁在後面看着直蹙腳說道：老兄弟久經大敵，今天怎麼會把鏢忘了。計分說道：你又叫糊塗了。他那有工夫登鏢呢。這一句話可提了黑士傑的醒兒了。黑士傑使足了勁兒喊：黃老叔你哪快掏鏢哇。張國龍聞聽吓了一跳。一回頭的工夫，天霸就跳出去了。這個打鏢的規矩，本應往自己本隊那邊兒跳。他一個慌不擇路，就跳到賊

第

二

集

隊那邊兒去了。他面向着賊隊，把口交左手，右手登出一隻鏢來，回頭將要打張國龍。就在這個時候賊隊裏，有東霸天番面黥李忠，一看天霸要打鏢，他一個箭步跳在天霸的身後，捧刀就刺。天霸聽背後有脚步聲音，忙一回頭，見刀已到。天霸略一閃身，李忠便刺個空，連忙抽刀要再砍，不想天霸的鏢抖手奔自己的咽喉打來，再想躲那裏來得及。耳中就聽唳唳一聲，正中哽嚥咽喉，尸身翻身栽倒，可憐他咬啣也沒咬啣，伸腿兒瞪了眼眶，便自嗚呼哀哉了。說時遲那時快，張國龍已到天霸的身旁，惡狠狠奔天霸頂梁劈來。天霸早就防有這一着了，聽後面刀到，忙一轉身，便自閃開。張國龍使刀過猛，一個沒劈着，身體往前一栽。天霸一看跟着抬左手，刀刃向張國龍脖子，使勁兒一按，噴赤一聲，張國龍的腦袋就和他的脖子，宣告離異。張國龍也就追着李忠一塊兒奔鬼門關去了。這一段就可黃天霸刀鏢除二霸。這時天霸可累壞了，祇覺得渾身麻木，兩腿發顫，一點兒力量也沒有。了，便如木頭泥塑似的站在那裏。羣賊見他，東霸天刀砍南霸天，也都吓住了。都瞪着眼睛看着，這禍惟有趙壁知道黃天霸這是過力了。他趕緊的跑將過去，不露聲色一攙。天霸說道：好漂亮，咕叉噴赤就是南東兩霸天，得了你別一個人，全把他們包原兒，也得叫我們剝幾個快活快活。說着便把天霸摻着回來。陸凱一看說道：諸位，齊不努力，要羣殺一陣，萬不可叫小兒天霸生還。羣賊一齊應了一聲，各擺手中兵刃，要衝上來混殺一肚。趙壁扶着天霸往前走，賊人在後追，相離不過數丈來遠了。就在這個時候，忽然東面兒有人喝喊，聲若霹靂，說老兄弟不要着急，劣兄金太力到了。衆人回頭一望，看對面來了有二百多人，每人背着一份小行李兒，一個個兒，扛着一條齊眉棍，都是短衣襟小打扮，爲首一個大個兒，通體上下一身紫色布的褲褂兒，小辮兒挽着疙疸揪兒，青緞子窄腰膝郎者。

的靴子 他把棍由肩頭撤下來 嚙々々就跑過來 後面那二百人 在金大力後邊兒 要跑一個步眼 老遠的就聽見秧歌點的聲音 說時遲那時快瞬眼之間 已來到羣城面前 那個主兒 把棍一搖 這二百人 同時站着 便成燕排翅兒 把羣賊的去路攔住 這個主兒把棍朝天一擲 露出本來的面目 衆人看時 正是槐蔭山的四寨主 金大力給施大人送行後 便把嘍囉兵聚齊 每人給二十兩銀子遣散 衆嘍囉說 我們等着二寨主三寨主都回來 再三不晚 衆嘍囉兵一說 可就提了金四爺的醜兒 遂說道 可是呢 二寨主三寨主怎麼沒回來呢 有一個小頭目說道 這件事 我知道點兒 給大人送行的時候 你正和大人說話 三寨主 就向黃老爺哨西老爺張景龍 黃老爺在三寨主的耳邊 也不知說了什麼 三寨主 很是着急的樣子 大人剛走 三寨主就向我說 他們要上北京 辦件要緊的事 不正面辭你老哪 這山上的事 就全由你老作主辦吧 金四爺說道 你怎麼早不告訴我呢 頭目說道 你老忙着送大人 沒得告訴你 金四爺說道 別管怎麼着吧 反正也走了 你們拿着銀子走吧 回家作個小本經營 不要再作這 繚林的勾當了 這句話就散了有四百多人 就是金四爺手下練出來的那二百嘍囉兵 都是山東登州府的人 他們看金四爺那樣好的人 捨不的離開 情願跟隨金四爺 前文書業已表過 並不多言 金四爺帶領二百隻囉上北京 把山中一切粗笨的東西全都叫附近居民一分 分完之後 放火燒山 不留遺跡 這二百名隻囉兵 用齊眉棍作扁擔挑着鋪蓋捲 順着大路 就奔北京追下施知府來了 一路之上不過穿州過府 越縣經村 這一天住在江都縣 到了轉天起了個五更 金四爺說道 小金大力門 你們看 這時候還路靜人稀 咱們就着你人 賽一賽崩子 看誰跑的快 這些小金大力們都是年輕力壯 一聽金四爺說要賽賽崩子 遂把鋪蓋捲全縛在

身上把齊眉棍撒下來一挂地就往前連竄帶崩跑下來了太陽剛出來他們就到了桃

河驛將要進鎮口官兵就迎上來了怎麼看做們怎麼不像好人就送一羣土匪一樣

遂高聲喝喊這夥強徒少往前進我們可要放箭了金四爺也高聲說道嘿你們不要認錯

了我們不是什麼強徒你看我們模樣兒不好都是地道好人告訴你我們是追施知府

手下的班頭黃頭兒的衆官人說道你可不要多心我們副將有命不論任何人車不准放

過你老既是跟黃頭兒認識你老就多受點累繞兩步兒繞到南村口黃頭兒那兒正

和賊人開着仗呢你不認得我們可以派人把你們領了去金四爺一聽知道他們這是公事

一個小武職官兒不敢擅專在裏放這麼些人遂說道你們不用領去我們認得說完就

帶了二百小金大力兒奔南鎮口而來趕來到石橋相近就聽殺聲震耳諒是戰場上官兵

喝喊聲威金四爺也不和他們費話直奔戰場而來趕到了戰場正趕上黃天霸刀鏢

除二霸趙璧奔回搽天霸他以為自己的乾兄弟受了傷了遂高聲喊道老弟休得害怕

劣兄金大力到了說時遲那時快金四爺一傳口號這二百名小金大力一齊向前站了個

簸羅圈兒就把羣賊的去路攔住曉凱一看所來的這些人都像妻囉兵遂喊道諸位弟

兄快往前闖這些都是妻囉兵決沒有多大能耐話猶未了就有太太歲單臂托天金

棍將蕭崑舉着自己這條棍打算要在人前顯耀剛一發威金四爺就迎面而來說惡賊

不要逞強你可認識你家金四太爺蕭崑用棍一指說道報通你的名姓金四爺把盤龍棍

往胸前一橫說道要問我聽真我住家在北京城安定門裏老砲台頭裏四眼井隨

黃旗滿人保昆左領下先得二等馬甲後得四兩銀子的白勒因為我學會了摔跤大拌

兒三百六小拌兒養牛毛因此在善捕營爲頭等遠拉密官名我叫金恒康熙皇帝御賜

集

二

第

宮金大力知道 我不知道 小子 蕭崑說道 一咀胡說 我全不懂 別走看棍 說着舉棍就打 四爺橫棍往上一接 就聲響的一聲響 兩個人這才叫棋逢對手將遇良才 大太藏自號單臂托天 力量很大 金四爺那是有了名的大力 要論力氣頭兒 倆個人相差不遠 要論軟功夫 他可不如金四爺了 因為四爺學過相撲的武術 蕭崑撒棍 又往前一送 奔四爺的胸前就點 四爺用力往外一綑 就聽克又一聲 金四爺用力過猛 蕭崑的棍就撒手了 可是金四爺他的虎口一發酸 手兒一顫這條盤龍棍 便也掉在地下 蕭崑以為自己會十八路短打 一定能取勝 遂左手一幌 右手奔四爺的面門打來 四爺往旁一撥蕭崑胳膊 左手往蕭崑的肩上一搭 這就是摔交的架式 蕭崑再想往後撤 可就來不及了 摔交和武術不同 武術講究縮小綿軟巧 摔幫擠靠速 講到摔交 和這十個字可就不一樣了 講究間倒閃擰揣 吸撲抓絆拍 四爺用的這手輩就是絆法 把蕭崑胳膊絆住 蕭崑可就急了 忙往後撒手 四爺借他的力 往前一撞 四爺的前胸就撞在蕭崑的胸前 大太歲往後一退 撲通一聲就摔了個仰面朝天 蕭崑一咕魯爬起 也顧不的拾棍 就逃回本隊 那兩條棍都被小金大力拾去了 蕭崑一跑 金四爺叫口號 二百名小金大力 都舉起棍來像猛虎起羊似的往前跑 先過來兩個小金大力 把棍交給金四爺 四爺在後頭督隊 羣賊見大清白日 無心戀戰 這一陣就把羣賊趕進陸家堡 天霸在後面 看着心裏非常的痛快 這時也緩過勁兒來了 李五爺說道 老兄弟 咱們可都是綠林出身 要講行俠仗義 咱們行家 要講對兵打仗 咱們都是門外漢 可是我曾聽人說過 窮寇莫追 羣賊既進了陸家堡 咱們也都乏了 你可以喊一聲 喚回這位金四爺 咱們回去休息 養足了精神 再打他的陸家堡不遲 天霸傳話叫黑士傑 快喚你四大爺回來 黑士傑高聲喊道 金四大爺 快回

交吧。這裏肉都熟了。金四爺一聽也樂了。心說這小子大概是癩瘋了。四爺叫了一聲口號。就把這二百名小金大力就撤下來了。天霸迎上來給金四爺請安說道：「多謝哥哥救命之恩。」金四爺說道：「自家弟兄不必客氣。」李五爺道：「咱們先回去見大人。」道受驚去吧。眾人點頭。便往回下裏走。這時天已到了巳時了。過了桃河驛的大石橋。剛到了公館的門前。李五爺就和趙壁打起來了。天霸這時身體才活動開了。忽見那邊兒打起來了。李五爺挑着趙壁那兒打呢。說趙壁我知道你好使壞。可是決不應當冒充我師傅寫假信。剛才我問你。你道說是我師傅當面交給你的。今天你非得把寫假信的這個人告訴我不可。趙壁說道：「信不是我寫的。我不會寫字。其實你也知道。」李五爺說道：「我知道這個信不是你寫的。我就找你要這個寫信的人。」趙壁說道：「你先別打。容我告訴你。但是可不與人家相干。我是煩人家給寫的。」李五爺說你就快說是誰寫的罷。趙壁遂說道：「這封信哪。是我央告人家萬君兆萬大爺給寫的。人家囑咐我不叫我說。你不打我我決不說。萬君兆在旁邊兒聽着臉一發紅。趕緊過來說道：「五哥你千萬別着急。這封信實是小弟所寫。但是寫信的時候。他滿咀裏說什麼爲國除賊爲民除害咧。捨經從重。不失俠義的本色咧。說了一大套。我一時糊塗就給他寫了這一封信。」眾人都笑道：「萬大爺。你又上了他的當了。這小子多怎會辦過人事。嘴裏可總是仁義道德。他竟是過河折橋。得了。五哥你也不必着急了。再說你的師傅也有話。叫你去他以前門戶。謝虎禍由自取。既是謝虎已經被擒。不管這封信是真是假。也算。是李七爺的功勞。再說謝虎也不是什麼好人。五爺還要跟趙壁動武。就聽西面有人說話。說得了。他們哥兒三個可到了。眾人聽這聲音太熟。回頭了看。見頭裏走的是飛天玉虎張景龍。後面跟着祝清甯。小一朵梅錢亮。三個人都是行走匆忙。面帶風塵。黃天霸

一見心裏喜歡，還以為他們三位把寶燈保送到了施侯府，返回來了。遂上前向他三人請個安說道：「你們哥兒三個多辛苦了，那件東西可送到施侯府了嗎？」見着侯爺嗎？張景龍見問，臉一發紅，回頭說祝大兄弟你說吧。祝清寧往後一退，一拉錢亮說道：「錢大兄弟你說吧。」錢亮已忙說道：「這個話一定得我說。」說着往前走了兩步，說道：「老哥你先別給我們道謝，告訴你一句簡直的話，珍珠燈叫我們給丟了。」天霸原就兩天沒得歇息，剛才刀鏢你二霸他又遇了力，心氣尚未沉下，到了公館的門前，這口氣剛喘勻了，偏偏的李五爺又和趙璧打架，好容易把二位勸完了，又遇見錢亮一說珍珠燈又丟了，他聽了此話，覺得腦海裏一振，掀動一兩脅一脹，便有一股熱氣順着心口窩兒往上走。天霸就知不好，趕緊往下壓，但是那裏能成，肺葉祇一扇動，一張咀，哇的一聲，一口鮮血便直噴出來，又覺頭重如壓，身不由己，就要栽倒。要知天霸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八回

三傑二丟百寶燈

羣雄頭打陸家堡

詞曰：天上鳥飛兔走

人間古往今來

昔年歌管變荒臺

轉眼是非成敗

須識鬧中取靜，莫因乖巧成歡。

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幾句殘詞叙過，書接上回，正說到黃天霸把一腔熱血吐出，真有一半兒，丟燈的這三位

一見這種情形，都一蹶腳，張爺赫的一聲，製出七首刀，就要扎死自己。祝清寧拉刀

橫於項下，錢亮就要抹脖子。李五爺一看，他也顧不的跟趙璧打架，一伸手就把張景龍

的腕子攪住，猛的捏張爺的脈門，復使力一抖，噲啷一聲，張爺的七首刀落在地下。這時

祝清寧已破趙璧抱着，黑士傑便來奪刀。錢亮的刀看看要抹上了，丁猛雄可真急了，一抬

腿把錢亮踢了一個筋斗，又聽計大爺喊：「你們誰過來幫我扶着老兄弟，衆人亂忙了一陣。」

第

二

集

還好 算是沒出人命 可是官書的寫到此處 得叫他們在公館門外待一待 翻過筆來 說錢祝張三人丟燈的始末 自從那日 李七李九看着檀香果的果筐兒 出了蘇州府衙 錢亮跟隨在後 離着不過一箭來遠 張景龍又離着錢亮一箭來遠 祝清齋在最末離張景龍也有這麼一箭多遠 三個人是魚貫而行 保護珍珠燈 李七李九哥兒倆 倒換着捧着果筐 本來他二人打扮的 很像小販模樣 這一路之上 倒是沒人注意他們 天晚了要進住店 李氏哥兒兩個住在那個店裏 錢祝張三個人必也先後到那個店裡 再鞋店他鄉遇故知的樣子 再湊在一起 這種事情在店裏本是常有的事 那些正經在買賣的客店自然不注意這些 趕到轉天走 照樣還是魚貫而行 趕由常州府過了江 走在一個荒野無人的所在 張爺便叫住了李氏弟兄 和錢亮祝清齋 來到一個樹林子裏坐下 張景龍又圍着樹林繞了一個灣兒 四外看了看 然後才來到衆人面前坐下 錢亮說道 大哥光是歇一會兒呢 還是有話說 張景龍說道 倒是沒有什麼緊要的話 不過這一過江 路上綠林人一定不少 我們大家可要多加留神 祝清齋點頭說道 這話很是 可是小弟等年輕 又沒走過江湖 對於江湖賊人 所用伎倆 很有些不懂得 此行可全仗着大哥了 張景龍說道 實弟你那是自謙 三手將 在江湖上嚇嚇有名 怎說沒走過江湖 倒是錢亮兄弟 却實在沒有走過江湖呢 說着便看了錢亮一眼 祇見他低頭不語 要在往常時要有人說他沒走過江湖 他便不樂意聽 今天可大的然了 因為他在衙門裏聽趙璧說 北六省的賊 比南七省多而且狠 就是賊人所設種種的害人圈套 也比南省的賊人新鮮 所以錢亮在一出衙的時候 便提起了這顆心 今天一聽張景龍說他沒走過江湖 他心下就暗暗想道 可不是 從前狂傲 覺得世界上除去我父親便要屬我 到今日我才明白 世路崎嶇 徧地荆棘 拿張大哥和祝家哥

哥人家都是久走江湖的人還這樣的謹慎小心呢 我長這麼大才頭一回出離蘇州府的地界 那有江湖資格呢 可是要按照趙壁所說 簡直一步也不能走了 我偏和他爭這口氣 無論如何 我也要把寶燈保進北京 也叫趙壁看看我小一朵梅不是無能之輩 可是最要緊的人家張祝二位哥哥 經多見廣 我倒要虛心請教 但求此次把寶燈保進了北京 我也算有閱歷的人了 他正自胡思亂想 忽聽張景龍說道 兄弟起來走吧 天已竟不早了 錢亮阻裏答應了一聲 抬頭看時人家李氏兄弟出了樹林子了 錢亮便笑向張景龍說道 大哥我仔細想來 我以前的行爲 可真應了那句話 是初生牛犢不怕虎 長出犄角反怕狼 到現在我才明白 我不過是個初登世路的人 對於社會的險惡 簡直一些也不知道 沒有別的 凡事二位兄長多要指教 張景龍聽了十分喜歡 遂說道我兄弟能耐真長了 對於自己有真的認識 再要不恥下問 那前途就不可限量 我師傅一世行俠尚義 不定作了多少德行事 才有你這勇於改過的兒子 真是可喜可賀 祝清寧也誇了幾句 錢亮十分的歡喜 快快活活出了樹林仍是魚貫而行 到天晚住店 還是用那個法子 住在一起 錢亮給張祝二人倒茶斟酒 十分恭敬 無事時張爺便講些江湖怪異之事 錢亮聽的是津津有味 哥兒三個就這樣曉行夜宿飢食渴飲 非是一日 到了這天 路過一個鎮店 哥兒三個打了尖吃了飯 李七李九 也吃嗎完畢 一看天氣尚早 錢亮就暗暗的吩咐李家哥兒倆 趕緊走 再往下走一站 李氏弟兄便揀了果筐 先自去了 錢亮給了飯錢 便跟踪而出 張爺祝爺也緊隨在後 往前行走 出了鎮店 到了荒郊無人的地方 哥兒三個便聚在一處說話 張景龍道 二位賢弟咱們得快走 你看往前淨是荒村大路 要是趕不上鎮店 可真糟 祝爺說道 錢大兄弟 你快吩咐 叫他們倆個人快走 錢亮答應 將要呼喚 忽見由道邊兒出

第

二

集

來一個人 錢亮止住脚步 向他細看 祇見這個人 左手持報君知 右手拿馬桿兒 穿着一件舊藍大褂 翻着兩隻大白眼珠子 慢慢的用馬桿兒拄地 也是順着大道 往前行走 錢亮一看是個算命的瞎子 便不介意 遂哈腰追下李氏弟兄 那個瞽目先生 似乎聽得有脚步聲響 阻裏便念道 閒來問卦防身寶 禍到臨頭後悔遲 算靈命來算靈命 算算流年 看看月令 這時張祝二人 已走到瞎子的面前 都看了一眼 也毫不介意的 就走下去 走出多遠去還聽有打報君知的聲音 錢亮追上李家弟兄兩個 告訴快走 兩個人答應 脚下使力走將下去 錢亮回頭看了看張爺和祝清寧 點頭示意 然後扭正身軀 一哈腰赤々々使追下來了 張爺往四外看了看 好在無人 便一拉祝爺 施展陸地飛騰法追隨下來 這一氣兒跑了足有二十多里地 李氏弟兄可累了 腳底下便透着慢 錢亮追上 說道 快走快走 你看前面就有鎮店了 咱們到那裏歇息去 李氏弟兄向錢亮點頭 就努着力往前緊走 錢亮一抬頭 老遠的看見有一個人 幌々悠悠的往前走 他就把脚步收住 慢慢的往前遛達 祇見那個人走的非常慢 一會兒的工夫 便走到那人近前 趕向那人一看 心裏覺得非常好笑 原來又是一個瞽目算命的先生 他便放了心 一哈腰就追下去 這時張景龍 也來到瞎子的近前 張爺一看 這一驚非同小可 回頭向祝爺點了點手 又指了指瞽目的先生 便不停腳的又跑下來 祝爺一看那個瞎子 心裏也覺吃驚不小 忙脚下使力追趕張爺 祇見張爺離着有兩箭來遠 就站下了 祝爺趕上 便問道 張大哥 這事可太奇怪了 要叫我看看 這人跟剛才見的那個一樣 張爺一看 這瞎子在前面兒還是一個勁兒的跑 又趕過去看了看 那個瞽目的先生 皺眉說道 簡直絲毫不錯 可是怎麼會走到我們前邊來呢 祝爺道 所以很奇怪 咱們再細看看 世上相做的人是很多的 張

爺點了點頭 向後一指 祝爺回頭 祇見那個瞽目先生 用馬桿兒敲着地 揚着臉兒 翻着兩隻毫無一點黑的眼珠兒 正找着道兒往前走 他忽然把報君知敲了幾下 念道 年輕人作事太荒唐 那知前途盡鋒芒 快快前來算個命 求個安全千穩方 算靈命來算靈命 嚙々 張爺一拉祝爺 二人便往前走 一壁走一壁說道 祝賢弟 你看他說的這話很有意思 似乎衝着咱們說 祝清蜜搖搖頭說道 據我想 這個和咱們先見的那個 一定是兩個人 不然一個沒眼的人 怎會跑到咱們前邊兒來 我想咱們剛才行走很快 沒看清那個 這個先生與那個相做 咱們就疑惑是一個人了 張景龍聽了 想了想 遂說道 這也有些道理 那麼咱們快些追趕他們吧 說完兩個人一哈腰 就追下來了 跑了又有二十多里地 抬頭再看 李家哥兒倆和錢亮 已進了一個小村鎮 張景龍說道 賢弟慢行 你看天已不早 這個村鎮裏一定有店 咱們就住在這裏吧 祝爺點頭 張爺便又緊行幾步 來到村鎮切近 擰了擰身上的塵土 進了鎮口 祇見對面來了一個老者 張爺便拱手陪笑說道 請問這個村鎮何名 那老者看了張爺一眼 笑說道 這個鎮店叫後黃堡口 是一個小鎮店 景龍又道 可有店沒有 老者道 有有再往前不遠 就是七賢茶館 那個茶館兒 前邊買茶 後面便是店房 你到那兒一看 就知道了 門口兒 也寫着七賢客店的字樣呢 景龍聽說有店 心中甚喜 向那老者道了勞駕 便順着大街 往前行走 這個鎮店 原是東西的大街 南北的舖戶 往前走了不甚遠 就見座南向北的 有一帶綠竹子花欄兒 門口兒高擡着茶幌子 張爺來到門前 原來這個花欄兒上的 綠油漆 寫有白字 寫着楊家老店 安厲客商 柵欄門兒橫着一塊小匾 寫的是七賢茶館 張爺向裏一探頭 祇見李七李九在靠着西面兒的一張桌上了 對面坐着 桌子正當中放着檀香果筐兒 一把小茶壺兒

第

二

集

每人面前擺着一個小茶碗，緊挨着這張桌子。錢亮在那兒，正在端着碗喝茶。張爺慢慢的度進來，夥計便迎上來說道：「爺才來。」張爺向他點了點頭，便來到李氏兄弟對面的這張桌子坐下。夥計拿過茶牌子來，張爺提筆，點了個龍井。夥計進去，一會兒的工夫就切過來了。張爺這時覺得是很渴，倒了一碗，就慢慢的喝着。這時祝爺也由外面進來，也挨着李七這張桌兒，找個地方坐下。錢張祝正坐了個三角形，把李氏兩個圍在當中。夥計一見祝清寧進來，却轉身往後邊去了。呆了一會兒工夫，才把茶牌子拿過來，帶笑說道：「爺你喝什麼茶？」祝清寧便點了「香片」。夥計給切過茶來，祝爺也慢慢的喝着。這時天已將黑，張景龍的茶已喝足了，扭頭看着錢亮出神兒。錢亮也注目看張爺。張爺站起身來，衝着錢亮一拱手說道：「這位先生，你可是蘇州府原籍嗎？」錢亮趕緊站起來說道：「不錯，你仙鄉是

何處？」張爺且不答他的話，仰着臉兒似乎想什麼，想了會兒，忽然的問道：「你可是姓梅嗎？」

錢亮道：「啊不錯，小可正是姓梅。未曉先生如何得知？」張爺道：「啊呀我的兄弟，你可想死愚兄了。你還認識你的弓大哥嗎？」說着便走向錢亮這邊兒來。錢亮道：「你就是弓大哥。」

「啊呀這一說有十年，沒見了。你由家裡出來的時候，我才十幾歲，難得你還認得我。我倒不認的了。快快請坐吧。」說着便拉了張爺坐下。問道：「弓大哥你這是往那去？」張爺道：「我回北京，兄弟你呢？」錢亮道：「我也是上北京。現在你在那行發財了？」張爺道：「兄弟你還不知道。我不是在北京開個糧食店嗎？買賣倒還不錯。我這是在常州府買了點兒大米，有我們一個同夥押着船往回走了。我嫌在船上悶的很，再說我那個毛病你也知道，我不是怕水嗎？說什麼我也不敢由水路走。早路就是繞多大遠，我也得走。錢亮點頭說：「你這大年紀還怕水？」張爺道：「可不是。兄弟你上北京幹麼去？」錢亮道：「今年咱那個花開的太好了，預算

今年比去年得多購三倍 老爺子好高興 叫我上北京先看看能來多少貨 好去信 叫他們按數來貨 正在說着祝爺過來問龍道 你在北京開糧店 你的寶號 張爺道是天成 祝清寧道 天成糧店 那是你的 那麼咱們常交買賣不知道嗎 張爺道你老寶號 清寧道 寶順錢莊那是咱的 龍道 呵這可真巧極了 你老大概是姓米吧 我常聽我們張堂櫃說 我因為是掌管南北往來的買糧 所以沒到過你的櫃上去過 這真巧極了 我只說今天遇見一個伴兒沒想到却遇見你們二位 這一路可不致於寂寞了 正在說着夥計過來說道 三位客官 你看天已竟要黑了 不然的話 就住在我們這個店裏吧 我們這兒房屋乾淨 舖蓋齊全 你再往前走也沒有店了 張爺道你們這裏有裏外間沒有 夥計道 南爲上的上房是一明兩暗三間屋子 張爺道 我們住兩間就行了 要三間幹麼 夥計道 你老就住那三間 明天你老竟給兩間的錢 還不行嗎 張爺尙未答言 李！走過來說道 嘿夥計 你少算我們兩錢兒 我們哥兩個 住一個裏間可以嗎 夥計道 那更好了 那麼你老幾位就往裏講吧 正在說着 忽見由裏面出來一個人 打着哈欠 手還揉着眼睛 夥計一見他出來 遂說道 堂櫃的這幾位都住在咱們這店了 那人道好 請幾位客官 快快進去吧 又笑着向張爺等衆人點了點頭 說幾位客官 裏邊請吧 說着使踏踏的往外走 張爺仔細一看 這個人 長的真好一付品貌 長的面如粉團 鼻子周正 眉目又黑又長 唇如施脂 耳似元寶 就是那雙眼 大小一點兒 不大雅觀 黑黑直直的鬚髮 梳了一條辮子 身穿一件荷花色的大衫 藍中衣 踏拉着一雙夫子履緞鞋 張爺一看祝爺 祝爺點點頭 就聽夥計道 裏邊請吧幾位 張爺在前隨着夥計往前走 將到門前 忽見由裏邊兒出來一個婦人 在鄉村野店裏 見着這樣打扮奇特 姿容秀麗的婦人 張爺等不由得仔細觀看 真是僻鄉

出好酒 山村生美人 那個婦人 打量錢亮和祝清密 可早張祝錢三位都是義士
也就毫不介意的由穿堂而入 就奔後面去了 到了後面一看 是南爲上 三間

南上房 東西廂房真有好幾十間 到他們開店的蓋房 不甚講元 以多賺錢爲妙

夥計把南房的簾子撩起 說道 幾位客官 你看這屋裏多寬敞 涼快 還有後窗

戶 來回的過堂風 你們三位老客 就往東裏間吧 這外間屋就算廳 說着

衆人已來到屋中 李家哥兩個向東裏間一看 非常乾淨 再看西裏間 有些憐 大

第 概是老沒打掃 李七說道 我們花的錢多 也不挑眼 就住在西裏間兒吧 說着便進了西

裏間 把檀香果筐兒放在炕上 一看這屋裏還有一個茶几兒兩把椅子 遂坐在椅子上休息

夥計把外屋裏張桌兒 擦了個乾淨 然後問道 三位客官吃什麼酒菜 錢亮說道 你給

配四個應時可口的酒菜 先來四壺酒 我們先喝着 回頭什麼不夠再要 夥計答應了 來

二 到西裏間兒 把几兒給擦了擦 然後問道 二位吃什麼酒菜 李七搖頭說道 我們作小

本經營的還吃的起酒菜 你就給我們兩個人 來上二斤大餅 開碗會豆腐 吃飽了就算完

了 店小兒答應 就出去了 就在這個時候 聽外有人大聲說話 說嘿嘿先生怎麼跑進

集 來了 又聽一個人說道 怎麼進來了 你這是什麼地方呀 店小二說道 我們這兒是店

那人說道 還好 虧進了你們的店 要是進了住家 豈不要挨頓打 張景龍聽那個人說話

的聲音 心中一動 遂站起身來 走到門前隔着西簾往外一看 可不是那個算命的先生

祇見他翻着白眼珠說道 既進了店 我就住店吧 店小二說道 很好你老就住四號房吧

先生搖頭說道 不行不行 這個年兒賺太多 還是往裏挪幾號 店小二說道 住六號吧

先生道 阿行了 這個六號很好 六合同春 六六大順 我住六號一定順序 店小二把

門開開 那個先生就進去了 店小二說道你老請坐吧 一進門就是炕 還是個熱炕 要到冬天一燒 簡直比一蓋被強的多 先生說道 熱炕好極了 可是就怕鬧耗子 耗子鑽個窟窿 回頭就冒烟 店小二一聽就是一哆嗦 心說這個瞎子真不好惹 遂問道先生你老吃什麼 先生一翻白眼說道 你先別問我吃麼 我先問問你 茅廁在那兒 店小二說道 咱們這店裏沒有茅廁 出門店後頭 就開窟窿 那兒隨意拉溺 先生一聽拉着馬桿 就跑到後去了 店小二一怔 跟着這出來一看 先生已竟出了穿堂了 正在納悶 祇見那個夥計端着托盤 裡邊兒有四碟菜四壺酒 一看店小二正在怔着 遂問道什麼 你把那份兒烙餅會豆腐端來吧 這個店小二答應 轉身就奔廚房 夥計端着托盤兒進了南上房 把菜放在桌子上 又把臘燈點着 這時那個店小二已把烙餅會豆腐端來 夥計接過來 便給端進屋裏 李氏弟兄跑了一天了 一見吃食來了 他們那管許多 便與老虎嘍的吃了起來 夥計轉身來到外間屋 那三位將然坐好 夥計問道 三位吃什麼飯菜 你老吩咐下來吧 好叫他們早早預備 錢亮想了想說道 你再給配四個適口的菜吧 夥計答應就出去了 錢亮拿起酒壺先給張景龍和祝爺每人斟了一盃 然後自己又斟了一盃 張爺口不喝酒 向祝清寧說道 今天的事真怪 你看那個掌櫃的 像是幹甚麼的 祝爺道 我也看着奇怪 錢亮道 那有什麼怪 一定是個門子隱在此處 開個店好維持生活 張爺向他看了一眼 說道 這個轉目先生也真怪 錢亮道 唉 一個沒有眼的人能作多大的妖 咱們快喝酒吧 說着便端起酒盃 說道 張大哥 祝大哥 先喝一盃吧 張爺和祝爺見他這種情形 遂端起酒來 看了看並沒什麼差色 遂往屏邊一遞 將要喝 就聽窗外有人說話別喝 唉 難得你們還久走江湖 三人都吓了一跳 忙把酒盃放下 錢亮 躡身 便上了桌子 抬

手將窗戶開開 一斜身就竄出去 到外一看那裏有個人影 他又上了房 往四外看 也並無動靜 底下一片荒蕪 錢亮定睛看了半天 不見一點踪影 才又由窗戶而入 到了屋裏 張爺問道 什麼人說話 錢亮搖頭說道 沒看見 簡直連影子也沒瞧見 張爺眼珠兒一轉 湊說道 酒裏有東西咱們吃菜 說着拿起快子夾了一口菜 就往咀裏遞 又聽窗外有人說道 菜裏下的藥更多 錢亮一聽 又竄上桌子 開窗斜身而出 到了外邊仍是不見踪影 錢亮仍由窗戶進來 窗戶關好 叫張爺說道 大概不是人 許是狐仙 這個菜咱不能吃了 一定有蒙汗藥 祇見張爺正在聞那個菜 聞了會子 對祝爺說道 有邪味藥還不少 正說着 夥計進來 問道 三位客人吃饅首吃干飯 張爺道 吃饅頭 菜都得了嗎 夥計道 得了 張爺道 端來吧 夥計問吃什麼湯 張爺道 不吃湯了 來壺白水就行了 夥計看了桌子上放的酒菜 也沒言語 轉身就出去了 張爺進了西裏間 一看李氏弟兄都躺在炕上 張爺翻看他們中了蒙汗藥了 張爺且不管他們 伸手把果筐拿起來往四外看了看沒處放 祇得擱在茶桌底下 這時聽得夥計說話 己把饅首白水都拿來了 遂轉身出來 果然都拿來了 張爺入坐 夥計問還用什麼不用 錢亮搖頭說道 不用什麼了 夥計剛要走 祝爺說道 先別走 就勞兒把這些傢伙拾下去吧 飯菜也不用了 一塊兒拿下去吧 夥計往桌上一看 四碟酒菜 都已乾乾淨淨 夥計心裏很納悶兒 心說我剛才看見一點沒動呢 怎麼這時一點也沒有了呢 心裏想着可不最問 祇得把碟子都拾到托盤裏 就聽那位老爺說 大哥我心裏覺得不好受 腦袋暈肚子疼 又聽那個姓己的說我也覺得有點暈暈糊糊的 也許是走累了 我說夥計 夥計趕緊答應 要什麼你哪 張爺說道 不要什麼 回頭你就不用來了 我們也就要睡了 夥計應了聲是 便走出去 端着托盤心裏暗想

第

二

集

聽他們說說 像是喝了酒了 但是怎麼不就倒下呢 正在想着忽聽身後有腳步聲音很重 他回頭一看 原來是那個先生回來了 咀裏還念念叨叨 說這大店 沒有茅廁 這可好拉狗糞 得繞二里地 說着顛顛巍巍的 用馬桿點着地 慢慢的往前走 夥計一看 喊何四何四 那位老生回來了 掌櫃的由櫃房出來說道 穆三 你伺候先生吧 何四買東西去了 穆三答應 就把傢伙擱在廚房 出來再看 那個先生在六號門那兒站着 口裡喊

後 你們可是來把門開開呀 穆三跑過來說道 門開着了 你隨我進來吧 就着就要拉他的馬桿 先生往後一退步說道 你先進去把燈點上 穆三說道 你還要燈 先生一聽就火氣了

集 穆三說道 我不花錢哪是怎麼着 穆三道 你不是不是 先生不容他說完 喊道你管不着 穆三說道 我有錢願意這麼花 穆三笑了笑 穆三進去 呆了一會兒 說道 先生你老請進來吧

五 燈點着了 還是給你老點的蠟燈 先生道啊 這多好 這夠多麼亮 告訴你說 沒有花錢的不是 說着進了屋裏 摸着炕坐下 問夥計道 你們這個臘是在哪兒買的 光亮還不走

七 油 穆三心裏暗笑 在黑影裏 祇見這個先生 把烟袋拿出來 裝了一袋烟 穆三說道 我給你老拿個火兒去 先生道不用拿火兒 說着便摸到桌子上 又摸着臘燈 穆三心說要

貞 壞 就聽先生那兒說嘆嘆怎麼 這是怎麼回事 我說夥計 倒是點燈沒有 穆三也不答言 轉身就出來 到了廚房 要了火鏈水石 趕緊又跑回來 一聽 先生那兒罵了 你這是

當店小兒的規矩嗎 本來未點燈 枉告訴人點着了 你欺侮我沒眼哪 我沒眼比你們有眼的人還看的真 你可分是誰 穆三跑進來忍不住的笑道 點倒是點上了 你老一抽烟 又給弄滅了 先生大怒說 你別胡說 一點兒也不燙手 你點上了麼 穆三道 你老別嚷了 是我錯拉 這回可點上了 你老快抽烟吧 先生似乎向桌上看了一眼 說道 啊這夠

多亮 說着抽着烟袋 一回頭 那個煙袋鍋兒 正對在臘燈火兒上 祇一吸使抽着了 這一下 把夥計吓了一跳 夥計心裡說 就是有限的人 也對不了這麼準 跟着就問 先生你吃什麼飯 先生道 你給我來一大盤兒炒肉絲 來一大壺酒 給我烙一大張餅 一碗掛麪湯 就夠了 夥計答應 去了工夫不大 就把酒菜都拿來了 擺在桌上 一摸酒壺 皺了皺眉說道 我剛才可是得罪了你 這酒菜裏你沒攔什麼毒藥嗎 穆三一笑說道 先生你別說笑話 我們是大道邊兒的買賣 這個名譽攪不了 先生也一樂說道 我知道這裏頭麼也沒有 要是真有東西 我又不這麼說了 說着 把酒壺遞到唇邊 穆三說道 那兒有酒盃 先生說道 不用酒盃 咀對咀兒長流兒 喝多了 不是打個盹兒 就變成鬼兒 夥計一聽 就是一哆嗦 心說這個瞎東西 說計總賽露八分似的 就看先生一揚脖兒 咕嘟々々の都喝下去了 喝完一抬手 口兒朝下猛勁往下一墩 那個酒壺就口朝下立在桌上 夥計一看 酒都喝下去了 心中非常歡喜 心說一壺毒藥酒都喝下去了 又見先生一捂肚子 說道 哎呀 我的肚子有些疼 許是有點兒受涼氣兒 快喝麪湯吧 壓壓就好了 夥計一聽他要喝湯 轉身出去 就照料別屋去了 瞎子看他走後 麪湯也不喝 關上門 就睡覺了 夥計倒底不放心 直又來到六號房 一看門關上了 燈也滅了 遂推了推門 叫道先生先生 就聽屋裏呼嚕呼嚕打呼聲 夥計心想要壞 怎麼攔了這麼些個麻藥 他還打呼聲睡覺呢 想着趕緊奔戲房 到戲房一看 男女二人 正在商量事 夥計說道 掌櫃的可了不的了 六號房住的那個先生 實在費手的厲害 內堂櫃的一瞪眼說道 你還是店裏的頭兒 這麼點兒小事就致於這樣大驚小怪的 書中代表 這座店的掌櫃的乃是螺絲烏第七座寨主 姓楊名榮 外號人稱踏雪無痕小粉團 上文書 楊榮到蘇州府公幹

行經侯家寨的地方 巧遇百蝶娘子侯賽花 他是由侯家出來 他本來和楊榮認識

一問七哥你上那裏去 楊榮一看侯賽花就是一怔 遂說道 你一個人出來幹什麼 侯賽花

見問眼淚掉下來了 我們侯家寨 叫黃天霸給抄了 現在我的父兄 還不知王死

存亡呢 楊榮道 那麼賢妹你打算到那裏去呢 賽花道 我想去投我舅舅水鬼我龍

夜叉王虎 楊榮聽着就說 我剛由他們宅裏來 二位老人家上揚州作買賣去了

集 我才由那兒出來奔你們侯家寨 現在既是侯家寨事敗 賢妹你要怕事 可以上我們螺絲

鳥 只要到了那兒 別說黃天霸 就是有千軍萬馬 他也不敢用正眼觀看 侯

五 賽花聞聽此言 就點了頭 楊榮大喜 便把侯賽花帶了走 住店的時候 楊榮就

直稱爲夫婦 侯賽花也不言語 簡直的說就到了螺絲鳥 他就把侯賽花帶到大廳

女 正趕上大寨主賽茂公徐天然 陸應辦事 左邊兒坐着二寨主 鎮乾坤霹靂鬼黃天蕩

下垂手坐的是黑父明黃又亮 餘下衆位寨主都出去作買賣去了 楊榮帶着侯賽花進了

七 大廳 行了第 然後指着侯賽花說道 大哥 這是你的弟妹 這位徐天然 乃

是個正人君子 因爲自得了秀才之後 屢考不中 他一賭氣兒才入了終林道 自幼本

貞 就好武 自入綠林之後 得此一位異人 傳授他一對跨花雙籃 他既是文武全材 在綠

林道就得了盛名 衆人才鈴賀了個外號叫賽茂公 那時螺絲鳥的大寨主 還是黃天蕩 因

爲他有勇無謀 把個螺絲鳥治個亂七八糟 差不多人人不服 本山有一位尋山的寨主白面

貔貅甘亮 就對黃天蕩說道 黃大哥 要按這座山 實是一座寶山 可惜咱們沒有這麼大

的能耐 我有朋友叫賽茂公徐天然 那才叫文武雙全 我們要把他請來當大寨主 他能把

75 荒山開礦產 能把野地開成莊田 能夠轉貧爲富 黃天蕩也自知無能 又當聽得 賽

茂公的大名 遂應允了 和甘亭哥兒兩 就奔九天玄女觀 請徐天然到了螺絲島

自從賽茂公徐天然到螺絲島之後 把此由所有的婁囉兵分成八寨 使他們各有專責 外有

一片荒地 左通山坡 右靠淮河 他這個地利 立成了三莊 通山坡的種了些菓木樹 靠

淮河的 種下些個稻田 當中這段地 又挖溝渠種些菜蔬 又請出三位綠林中有名的好漢

一個叫飛天豹劉竟 一位叫巧手將武文鳳 一個叫諱事貓李文忠 把這三位請進螺絲島

就叫他掌理三莊 就以他們的姓 起了莊名 這三莊 就是劉家莊 武家莊 李家莊

大寨主徐天然把這些事都分派清楚 又出了三條規章 頭一條兒本山的大權 得由總寨主

管理 不準別人干涉 第二條你們要看我作事不公 許你們辭我 要見我看你們不好 也

許我離開此山 第三條無論那位寨主 不許帶少婦長女進山 誰要犯了第三條 就把他開

出山寨 大衆異口同音 都說大寨主的法子太好 我等也情願遵守 從此螺絲島非常嚴肅

今天忽見第七座寨主小粉團楊榮 帶了一個女子來 徐天然一見 氣可就大了 因爲侯

賽花打扮 像個摩登 楊榮說大哥 這是小弟新近娶的新婦 徐天然臉往下沉 說

道 賢弟你可知我入山時曾有三條規章 第三條不論那位兄弟 也不準帶少婦長女進山

現在你既具犯了山規 本山的第七座交倚就算沒有你的了 本應當就闕你出山 念你

在這座山上多年 而且咱們哥兒倆的感情又不錯 我資助你些銀兩 你可以帶我弟妹

下山 去作個小本經營 說完此話 就命人給他們平銀子 立時就叫他們走 無寨主都過

來給講情 要求大寨主 準許他們住一宿 這位徐天然 真是有決斷 一見衆人給求情

遂冷笑說道 要是叫他們在這兒住一宿 我就下山躲一宿 要是留他們住一年 我就不在

來了 衆人道 大哥你再別着急 咱們從長商議 還是白面魏蘇甘亮說道 通後山黃堡口

來了 衆人道 大哥你也別着急 咱們從長商議 還是白面貔貅甘豪說道 通後山黃堡口 咱們還有一塊空地地方 楊賢弟 你想個買賣作 楊榮道 咱們綠林道作買賣不用想 開緞綢莊咱是外行 簡直說吧 就在那兒開一座黑店 如是有大號的買賣我給本山送信 要是淨是些個小買賣 他就夠我吃的了 衆人都道很好 就這樣辦吧 大寨主 也很柔意 就把他這幾年的月薪 共是二千銀子都給了他 衆人又給湊了一千銀子 共合三千銀子 又命嘍囉兵 送他們下山 楊榮心說這個雜毛真叫狠 心裏雖然惡恨可也沒有法子 送往後山黃堡 去了 不想却巧遇一個人 此人原先在本山當踩盤子夥計姓高名慶 因他專會偷棺盜墓 得了一個外號叫地耗子 自徐天然上山 看他的行為不正 就不要他了 他在離山不遠 闖了一座的黑店 這個地耗子 能耐不錯 就是胆子太小點兒 有大大一點兒的買賣他不敢作 這一幌有兩個多月沒有買賣了 沒有法子想要上螺絲島 央求諸位寨主要點盤費 想一回家 不幹這個就心的生活了 不想走在半路之上 巧遇這位小粉團楊榮 一間才知道 也是被大寨主闖下山寨 要想在後山黃堡口開個黑店 高慶就把他們二人先領到自己店中暫時住下 然後往後山黃堡口 興工蓋了這座楊家老店 高慶出的主意 帶開茶館兒 房子蓋好之後楊榮侯養花 連高慶 都搬到這裏來 高慶又出主意把各屋都挖了地道 都通到櫃房 又忙着買傢俱 搭鍋灶 一切都辦齊了 擇吉日就開張 高慶對楊榮說道 掌櫃的 一切可都全了 灶上我就前成 可就短倆夥計 你看咱們往那兒僱去 楊榮一聽一皺眉說道 這件事可難 我想沒法兒僱 高慶說道 實在不行 先找螺絲島借兩個人 楊榮笑道 正應這樣 我還忘了 等明日我親自去一踏 正說着話兒 忽聽外邊兒有人找姓楊的 高慶跑出去一看 見有兩個人在那兒站着 自己並不認識 那兩個

人一見高慶便問道：「有位楊榮楊七爺，可是在這兒嗎？」高慶說道：「不錯這裏正是楊家老店。」我們掌櫃就叫楊榮二位貴姓，找我們掌櫃有什麼事？那人說道：「他姓穆，他姓何，我們和你們掌櫃是舊日的朋友。」聽人說他在這裏，特來拜訪他。高慶道：「那麼二位隨我進來吧。」說着便帶了二人過了穿堂，來到櫃房門前，喊了一聲：「說掌櫃的穆爺何爺來找你。」說着話兒，一撥簾子，楊榮連忙站起身來說道：「原來是二位賢弟，你們哥兒倆這是由那兒來？」那個姓穆的說道：「我們是由螺絲島來，看官你道這二人是誰？原來他二人在綠林道，他是小有聲望的人，就是玉泉山百鳥中之樹子穆通，蘆呱呱何順，自從玉泉山事敗，他二人逃得之後，兩個人便商量何順說：『這蘇州府咱們實在不能住了，你想咱們投奔那裏去好？』穆通想了想說道：『那兒也沒有熟人，就是螺絲島有一個舊日相識，何順不待他說完，就說道：『你說的可是踏雪無痕小粉團楊榮楊寨主嗎？』穆通道：『除去他還有誰呢？』何順搖了搖頭說道：『我聽人說，那個大寨主徐天然，脾氣很古怪，像咱們去了他未必肯收。』穆通道：『啊還有甘亮，他們也有一面之識，甘亮和大寨主是很好的朋友，有他們兩個人的面子，大寨生就不能不收了。』何順點點頭說道：『反正咱也是無處投奔，先碰一下子看二人商量好了。』就奔螺絲島而來。這天到了螺絲島，來到寨門，見了把守寨門的嘍囉兵，拱手陪笑，說要求見七寨主小粉團楊榮。嘍囉兵看了他們一眼說道：『楊寨主已竟不在本山了。』兩個人聞聽就是半截兒涼。穆通又問道：『尋山寨主甘亮甘爺，可存山上嗎？』嘍囉兵道：『存山上。』你找他作甚？穆通說道：『勞駕你給回稟一聲，就說穆通向順要求見他老人家。』嘍囉兵說道：『你且等一會兒，說着便報告了頭兒。頭兒過來又問了一遍：『才命人到裏邊兒去回稟。』一會兒的工夫，就見甘亮由裏面出來，一見穆何二人，遂問道：『二位可是玉泉山』

的 樹咋子蘆呱呱嗎 穆通答道 正我二人 甘亮道 不知找在下有何事故 穆通道 我們是來拜訪楊榮楊寨主 聽說他不在此山了 所以要請見你 問一問楊寨主 他現在往那裏去了 甘亮道 原來如此 楊寨主現在離山不遠地名叫後黃堡口 聽說他在那單楊家老店 你們去了一打聽就知道了 穆何二人答應 遂向甘亮拱手告辭 甘亮道 也不留你們二位了 說完一拱手 身就進寨門去了 穆通叫順兩個人出了山 打聽明白了道路 便奔後黃堡口而來 走在道兒上 穆通說道 唉世上的事 真是世態炎涼這句話 說的些微也不錯 當初咱在玉皇山的時候 他們見了咱們 是何等親近 現在咱算無家可歸了 你看甘亮說話時那副神情 我想他見了咱不能不收下 誰知却老大不然 這晚找楊榮去 我心裏也不安 他要也賽甘亮似的 咱可往那兒去呢 何順說道 我聞徐天然這人 性情古怪 皺眉就殺人 他要收留咱 咱天天守着閻王爺在一塊兒 那還了得 楊榮出山 這正是咱的運氣催的 他不能不取咱 一者說我們有些交情 二者說 他自己開個黑店勢力孤單 正在用人 咱們一去 他不但不要賽甘亮那個樣子 並且還要歡迎咱 穆通說道 但盼如此吧 說着話兒走路 不知不覺的 已進了後黃堡口 沒用打聽 進口不幾步兒 就看見南綠漆花柳 寫着楊家老店的字樣 二人來到花棚門前一看 門兒關着了 遂拍門找人 高慶出來把他二人讓裏去 楊榮一見他二人來了 果然很是歡喜 忙着讓二人坐了 跟着就叫高慶給預備酒飯 要給二位賢弟接風 高慶答應 便去預備 一會兒的工夫把飯作得 楊榮先叫高慶給候賽花端點兒酒菜去 然後連高慶 四個人去入坐吃酒 飲酒中間 楊榮便提起 自己幹這個店房 一切事都齊畢了 就是短個夥計 我打算明天到螺絲島找甘家哥哥借個嘍囉兵來 暫時先使喚着 多怎找着了夥計 再給他送回去 何順開腔擺

第

集

二

手說道 不必去借了我三人就是夥計 楊榮道 那焉能行 豈有教二位賣弟操賤役 何順說道 什麼賤役不賤役 不過是逢場在戲罷了 白天我們是夥計你是掌櫃 到了晚上 咱們照樣還是弟兄 楊榮道 既是二位賢弟愿意 我也不再費事了 一時晚飯吃完 又商議妥當明天就先行交易 擇吉再開張 商量已畢 便收拾安歇 書要簡捷 自從他們開張作買賣 說來也是他們的賊星發旺 一連作七八擋兒好買賣 內中光紅貨客人 就劫了三四起 楊榮很覺得高興 侯賽花鑑於自己和楊榮非是正式結合 便竄掇楊榮 叫他作個明媒正娶的儀式 楊榮就請何順爲媒 穆地作証 還擇了個吉日 合歡交盃入了洞房 他們才算結爲正式夫妻 螺絲島裏和楊榮要好的寨主 聽說他買賣作的很好 倒很佩服他 有的下山給他來賀喜的 楊榮更覺得高興 誰知日子一多 外面就有點兒風聲了 他們的買賣 也就冷落下來 這一天晚上 大家聚在一塊兒 正在商量怎麼想個法子復興這個買賣 就在這個當兒 陸家堡的請帖就到了 下帖人去後 他們又商議 是去赴會好呀還是不去好 侯賽花說道 依我說咱不必去 黃天霸那夥人 不是好惹的 再說他家所約的不少出類拔萃之人 那裡就組得的着咱 還有一層 那施知府護燈進京 這個寶燈沒在施不全的身邊 他一定暗遣能人 化裝小販 先自把燈保進北京 咱們留神吧 要具大幸把寶燈撞咱手裏 富貴榮華 就享之不盡哩 楊榮尚穆何二人 聽了賽花這番話 俱各吃了一驚 暗自佩服 他的見機深遠 不由的全喜上眉梢 楊榮說道娘子 所料甚是 從明日起到次日 有螺絲島的二寨主霹靂鬼震乾坤黃天蕩來了 楊榮問其來意 才知他是要往陸家堡赴羣雄會 遂趕辦了一桌酒席 第二寨主送行 黃天蕩走後 他們對於來往的客商

就留上神了。不時的叫何順出去探探。就勢兒往回攪買賣。也非是一日。這天。天交正午。

來了一老一少。形同父子的兩個人前來打尖。何順看他們的行止有些秘密。遂把他們兩

個人讓到第九號房。酒裏菜裏。可就給下了藥。那一老一少飲酒之後。便都暈倒。何順把

門給鎖了。預備夜裏再動手殺人。天到平夕。穆通正在忙着伺候茶坐。忽見由外進來兩個

人。揹着檀香果筐。穆通一見。便覺得可疑。等到他們二人落了坐。便給泡過茶去。穆通

剛一轉身。就見外面又進來一人。穆通向那人一看。覺得很面熟。只是一時想不起。在那

裏見過。眼看着那人落了坐。便把茶牌捧過去。那人點了茶名。穆通就把茶泡過去。穆通

正倚着穿堂門兒。看着那人細想。忽見又進來一位茶坐。穆通一看認得。來者非是別個。

正是飛天玉虎張景龍。穆通回頭再看那人已認出是錢亮。他轉身進了穿堂門。就奔櫃房而

來。到了櫃房一看。掌櫃的睡覺了。侯賽花問他道。你兩眼直勾勾的。有什麼事嗎。穆通

道。嫂子。外面來了兩個小販。是買檀香果的。後面緊跟着蘇州府的官人。錢亮和張景龍

我想那果筐裏一定是珍珠燈。侯賽花說道。你快去好好的伺候他們。要緊是留住他們。穆通

答應。轉身就出去了。侯賽花就招呼醒了楊榮。告訴他說外面有蘇州府的官人化裝

大概護燈進京的。楊榮聽了。點點頭。說道。叫穆通頂好留住他們。侯賽花說道。你起來

起來出去看看去。楊榮伸了伸腰。又躺了會兒。賽花又催了一回。他才起來。踢拉着鞋。出

來。這時穆通已留住了衆人。他出來又說了幾句客氣話兒。到門外站了站。見張景龍他們

都到後面去了。他才回了櫃房。就在這時。瞎子到下。穆通何順二人分頭伺候。等瞎子出

恭回來。穆通招呼何順。何順正和楊榮商量事了。才分咐穆通去侍候。看各房裏都睡覺了。

穆通高慶。都齊集櫃屋。商議。怎樣動手。穆通說道。南屋裏張景龍他們。酒菜也不是

第

二

集

吃沒吃 菜可是沒有了 但是他們全沒有中藥的意思 只咀裏說什麼頭暈肚子疼咧 想來有些不好辦 那兩措果筐的 我可眼看着把東西都吃下去了 但是那兩個人不關緊要 就是張錢祝這三個人 不易對付 何順道 那個瞎子也有些奇怪 九號房那兩人藥勁兒也快解了 咱們還不快下手嗎 穆通道 那個瞎子說話露八分意思 據我想他比南屋還扎手 侯賽花說道 要按你們兩個人一說 今天這個買賣就不能作了 憑他有多大能耐 還擋的咱們高賢弟嗎 高賢弟今天淨看你的了 高慶道 先宰誰 穆通道 要依我先宰那個瞎子 省的伸跟着攪合 高慶道 那麼咱就先除他 他住的是六號房 穆通道 是 高慶伸手把賬桌拉開了拿開木板 露出地道 高慶措單刀 順地道而來 直奔六間房 到了六號房地下摸着鐵棍 用力往上一撐 鐵板一撐 就把鍋擡起來了 支起一尺多的空縫 將能出來一個人 高慶把棍支好 回手抽出單刀 順着台階而上 到了上面 先把刀伸出縫外 亂攪一陣 又聽了聽 瞎子那打呼魯了 高慶心中大喜 慢慢的爬上來 左手持着刀 右手在炕上來回輕輕的摸 這時呼聲忽然沒有了 高慶便覺得不妙 滿炕上亂摸 一個炕都摸過來了 也沒摸着瞎子在那裏 心裏就有些着慌 又忘了帶引火之物 打算回去拿火摺 回來再找 將一回身的工夫 就聽瞎子說道 別去啦 上來下去的不嫌累贅嗎 吓的 慶 再不顧磕碰 更的一聲 就竄下地道 撒了鐵棍兒 奔櫃房而來 衆人一見他來了 忙問怎麼樣 高慶道好扎手 淨聽說話找不着人 一個炕都摸遍了 也沒有瞎子的踪跡 楊榮道 量一個沒有眼的人 能作多大妖 先不要管他 先去殺南屋那幾個去吧 高慶答應 轉身又下地道 奔南屋而來 照樣兒摸着鐵棍兒用力往上一撐 誰知使盡平生之力 上面的鍋才略活了活 就聽上面說道 朋友 撐不起 我這兒坐着了 高慶一聽

扔下鐵棍兒就跑回來了。楊榮問道：「怎麼這樣快，高慶道不行，人家都是行家，把地道門給坐上了。」楊榮一皺眉說道：「這可怎麼辦呢？」侯賽花道：「我倒有個法子。」楊榮趕緊問道：「娘子有何妙計？」侯賽花說道：「南屋裏他們一共是五個人，那兩個措果筐的，受了蒙汗藥，不用說了。餘下還有三個人，我們這裏有五個人，你們三個去撬開南屋的門，把他们都引出來，和他們動手。我夫妻二人再由地道下去，到屋裏盜取他們的寶燈。燈到手，我們可就不回來了。一直由地道而去，奔周家集，老鳳鷹周祥那裏去。你們估量我們把燈拿走了，也不必戀戰，可以到周家店那裏去找我們。咱們好均分寶珠。可是誰要被擒，可不許招出是奔周家集。我們必設法子救你們出險。大家同享富貴，你們看這個法子可行嗎？」楊榮拍手道好。穆通等也都贊成，都說此計太妙。楊榮道：「天已不早，咱們快快進行。」說着便各自收拾兵刃暗器，就分頭而去。翻過牆來，再表張景龍把夥計打發出去之後，便上了門，又把窗戶紙打了一個小孔，眇目往外瞧。見夥計奔廚房去了，才轉身來到桌旁坐下。問錢亮道：「兄弟那個菜呢？」錢亮道：「祝大哥給倒在裏屋椅子底下了。」張爺點了點頭，對祝爺道：「今天咱們可要多多留神。」祝爺道：「這個店是賊店無疑了，但是我覺得並不可怕。我所怕的就是那個先生。」張爺聽了不語。錢亮怔了會子神兒，忽然錢亮站起來，奔了西裏間。一會兒由西裏間出來，又奔了東裏間。一會兒的工夫，笑嘻嘻的出來。張爺問他道：「你笑什麼？」錢亮道：「趙璧真是神仙。」張爺不解道：「這話由那說起？」錢亮道：「他這店裏的地道，就跟趙璧所說的一樣。果然在灶火裏，剛才我摸了。灶火裏全是鐵板，夜裡他們一定由此上來。咱們一個鍋上坐一個，剩下那位看守珍珠燈，看他們有麼法子盜燈。張爺聽了，點頭說道：「這個法子很好。」咱們就這樣辦。你們餓不餓，要餓了，就吃饅首，渴了，可以喝白水。」

祝爺道：李家弟兄受了蒙汗藥，咱們先把他解過來吧。張爺搖頭道：解過來，也不過白白的給咱們耽點兒驚，不如叫他們歇歇倒好。祝爺也覺得很是，便沒言語。這時三人都有些餓了，就坐在那裏乾背饅首，吃完了，又喝了鍾兒白開水，吃喝完畢，嘆的一聲就把燈吹了。錢亮坐在西裏間的鍋灶上，祝清寧坐在東裏間的鍋灶上，張爺也在東裏間兒把檀香果，兩兒由茶几底下拿出來，放在炕上，自己往炕上一坐。這時天氣尙早，三個人閉目養神。天將到二更時分，錢亮就覺得身底下這個鍋動彈，勁兒還是真大。錢亮對着下面說道：朋友撐不動，我這坐着呢。這一句話說完，下面便不動了。錢亮暗暗的好笑，過了一會兒錢亮細聽了聽下面仍無動靜，就在這個時候，忽聽外間屋門嘩啦嘩啦，跟着又的一聲大概是門兒開了，就聽院裏有人喝道：南屋三個小輩快快出來受死吧。大太爺等現在去追取你等的性命。又聽一個人說道：小兒錢亮，惡人張景龍，你以改了姓，我們就不認得你啦。豈不知就是你們死了，我還認的你的骨頭，是漢子快快出來分個生死存亡。如要忍着不動，大太爺也殺進屋去，把你們這三個貪生怕死的小輩，剝個乾淨。錢亮聞聽，氣往上撞，一縱身跳下地來，把裏間屋門開開了，抽刀就要往外竄。張景龍在屋裏說道：兄弟不要出去，錢亮那裏肯聽。一縱身就竄將出去，一看外面站定三個人，將要說話，何順喊道：老哥兒們，就出來一個，咱們羣上，務必耍壞死這個小冤家。說着話三個人往上一圍。這時候錢亮已認清是兩個店小，剩下那個不認的，大概不是燒火的便是趕麵的，就不把他們放在心上，一口單刀，上下翻飛敵住了三人。張景龍聽錢亮蹤出去了，恐怕他吃虧，遂也拉十三節枯骨亮銀鞭，竄將出來，一看三個人圍戰錢亮，便喊一聲：姦賊不要逞強，現有飛天玉虎張景龍在此，何順一見，便棄了錢亮來圍張景龍，穆通高慶仍是雙戰小一。

采梅 錢亮雖勇 倒底是雙拳難敵四手 被高慶穆通那兩口刀 逼的直往後退 這時祝清
 寧 也由裏面出來 站在門裏往外觀看 見錢亮眼看就要不行 遂再跳將出來 口中說道
 賢弟不要着慌 我來助你 說着便擺刀向前 高慶回身便敵住了祝清寧 一個人打了三
 對兒 正打在得意之處 忽見六號房門一開 那個瞎子 由裏面出來 高慶一眼看見便吃
 了一驚 看官你道 在高慶滿屋亂摸的時候 這位先生藏在那裏 原來他却沒離開炕 他
 手使的馬杆兒 原是跌的 他用兩手一抬 兩脚就朝上立起 鉤着房椽 就在犄角兒一立
 那高慶焉能摸的着 後來高慶要走 才故意說了一聲別走 倒把個地耗子吓跑了 這
 位先生見他走後 就由上面下來 一撩大褂兒 由腰間撤下一條七尺多長的鐵練子 一端
 是活扣環兒 那一端有個鐵葫蘆錘 他的馬杆兒上 也有個環子 就把那個扣環兒 往馬
 杆兒上的環子上一扣 就成了一種兵刃 這件兵器名叫葫蘆鞭 這位先生把練了扣好 才
 來到窗前 把窗櫺紙通了一個小窟窿 往外觀看 工夫不大 就見何順等三個人 由南屋
 的們 把門撥開 又往外叫陣 這位義士爺心裏說 要是知趣的 可別出來 不想一個一
 個的三個人都出來了 而且細看他們三個人 並未有一個措着東西 這位心中着急 心說
 你們都出來那個東西交給誰了 想到這裏 便開門出來 向張景龍喊道 你們三個人都出
 來 難道不怕丟東西嗎 這一句話提了景龍的醒兒 暗暗說聲不好 虛幌一招跳出窗外
 進屋便奔裏面開窗而來 趕到了裏面放燈的地方一摸 那裏燈的影兒都沒有了 景龍恐怕是
 放錯了地方 又往四外抹了抹 摸到李七的身邊 忽覺摸了一手粘濕的東西 景龍瞪睛
 仔細向李七看時 祇見他的腦袋 己和尸體分了家 把個張景龍吓了個胆裂魂飛 不由的
 失聲喊說啊呀 了不的了 東西可丟了 祝清寧 和錢亮聽景龍一喊 也都一驚 這時何

順已上了南房。穆通乘祝清窳一驚的時候，便跳出圈外一縱身，也縱上南房而去。

高慶見他們兩個人都走了，便也虛砍了一刀，轉身往西，來到西界牆。錢亮一蹶

腳說道：「都走了，就見那位先生說道：『走不了。』」

「喂，兩個箭步便竄到西界牆。」

「一甩手中馬桿兒，葫蘆鞭的鐵練兒，就把高慶的兩條腿纏上，往下一帶，撲通一聲，地耗

子高慶摔在就地。」

錢亮也連縱帶崩跑向前來，按住高慶，解他的十字絆，就把他捆了。

這時張景龍已由屋裏出來，對祝清窳說道：「這可怎麼好？寶燈丟了，祝清窳啞了

一聲，並未答言。那位先生走過來問張景龍道：「你們丟了什麼東西了？」

景龍道：「丟了件最重要的東西，未領教先生貴姓。」

那位先生搖頭說道：「你先別問我，我問問你貴姓。」

景龍道：「我姓張，雙名景龍，有一個小小的綽號叫飛天玉虎。」

那位先生問道：「當年最著名的單鞭張瑞你可認識嗎？」

景龍道：「那是我的天倫，你和他老人家有交情嗎？」

先生道：「不過是聞名，這時錢亮已把高慶拉了過來，那位先生就問他道：『你的仙鄉何處？』」

貴姓大名？錢亮道：「我叫錢亮，外號叫小一朶梅，我是蘇州府人。」

先生道：「蘇州府有一位老一朶梅，錢大成，那是你的什麼人？」

錢亮道：「那是我之家嚴，你怎麼認識？」

先生道：「我也是聞名，並不認識。」

這位貴姓？祝爺說道：「在下姓祝，名叫清窳，有個別號叫三手將，我的天倫你可知是誰嗎？」

先生翻了翻眼，搖頭道：「不知道。」

張景龍說道：「先生，你貴姓大名，仙鄉何處，能與在下等一道否？」

先生點頭道：「可以，我祖籍直隸滄州，姓趙，名來字元霸，別號人稱瞽目尋針。」

張景龍和錢亮一齊接着說：「莫有人稱剪惡義士嗎？」

趙爺點頭道：「這是朋友們抬舉我。」

景龍道：「如此說來，你是趙叔父了。」

元霸擺手說道：「這不是說閑話的時候，我且問你，你們丟的可是珍珠燈嗎？」

景龍道：「正是的。」

你怎麼知道？」

趙爺一笑說道：「你們一過江。」

集 後

在一個樹林子裏 彼此的囑咐 那個時候我正在樹上 聽你們說的話 就知你們帶有貴重的東西 你們走 我便在後面跟着 看那個檀香果筐 塵土不落 就猜是珍珠燈 錢亮道怎麼就猜是珍珠燈呢 趙元霸道 這件事都灌滿了我的耳朵了 景龍道 你不在滄州上這邊兒來有什麼公幹嗎 元霸道 我是找我的外甥鐵塔王英傑來了 景龍道我們這把寶燈丟了 你看可有什麼法子辦呢 趙元霸道 燈是已竟丟了 也不必着急 細審地耗子便知 高慶嘿嘿兒的笑 錢亮說道 你要說實話 我就把你放了 高慶說道 咱們都是綠林出身 你那套騙誰呀 錢亮一生氣 吧吧的左右開弓就是四個咀吧 高慶還是嘿嘿兒的笑 趙元霸說道 不用刑法他那裏肯招 錢亮你把他的腿帶解開 錢亮答應 就解開他腿上的綁繩兒 又把腿帶掇開 趙元霸 蹲在高慶的身旁 伸手把高慶的褲子往上捲了捲 叫錢亮用力按住他的兩腿 趙爺就用自己的鐵馬杆兒趕他的迎面骨 這一下子 高慶這小子也不樂了 疼的他咬不住牙 直咬喲 後來實在受不了啦 才說道 住手住手 我說我說

七 女

趙爺果然停住了手 祝爺把高慶扶着坐起來 說道 快快實實吧 高慶坐在地下 眼望

真

着道元霸狠道 瞎鬼瞎鬼 任你狡猾 我不說 也是旺然 你看 說着把舌頭吐出 他一根心噴赤一聲 就把舌頭咬下來了 錢亮一見氣往上撞 忽地站將起來 口中說道 好惡賊 你真要我的命 說着手起刀落 撲哧一聲 就把高慶人頭砍落就地 撲通一聲 尸身翻倒 張景龍一着急 走過來衝錢亮 吓的一口說道 你且魯莽 殺了他 這事咱怎麼辦 趙元霸一翻眼 由眼中射出二道光華 錢亮再看 趙元霸的黑眼珠兒比自己的還大 正時一對神光炯炯的二目 心想這倒很有意思 要瞎就一點兒黑眼珠兒也沒有 這時比尋常人的眼亮的多 正在思想 就聽景龍說道 燈是丟了 你又把這個活口殺死 這要見了大

人咱們說什麼 錢亮一躲腳說道 大人見 我沒臉見大人 現在惟有一死 說着就要抹脖子 景龍和祝清寧 也都冷笑說道 既然如此 我們只好陪你一塊死吧 趙元霸連嚷不可不 可 你們要回去 祇不過有丟燈之罪 要是就這樣死了 可有拐燈逃走的嫌疑 你們先不要行拙志 我尚有個法子辦理 三個人停了手問道 義士爺 你有什麼法子 趙爺道 他們雖把寶燈盜走 這個東西決走不遠 不在螺絲島必落在龍泉溝 你們三位趕緊往回迎大人見了衆位差官 說明此事 我在螺絲島和龍泉溝這兩處打探 探得寶燈落在那裏 我能盜就盜出來 要是我一個人不能行 必給你們送信 大家再齊心努力 盜取寶燈 你們有命 到了那個時候可以跟賊拚 這時行這個短見幹什麼 張景龍嘆了一口氣說道 也惟有如此了 可是又叫你老受累了 說着把亮銀鞭纏起 錢亮祝清寧 也各把刀插在鞘內 趙元霸道 咱們前後搜搜看還有人沒有 三人點頭 遂分頭到各屋裏搜查 張景龍 一看九號房鎖着了 張爺伸手把鎖就給擰了 推門進去黑暗中 看炕上有兩個人 張爺幌着火摺一看 躺着兩個人 是一老一少 張爺細看認得 起情不是別個 正是金頭虎杜興和他的外甥羅漢童兒唐永傑 心說他們爺兒兩不是叫了北京嗎 怎麼却在這裏 想到這裏 便退將出來 到廚房舀了一碗涼水 又到了九號房 趙元霸亦就跟進來了 張景龍攬着火摺 趙元霸便幫着把涼水給他們兩個人灌下去 趙 問道 景龍你認的他們嗎 景龍道 認得 他們是甥舅爺兒倆 在北京順天府當班頭 這差奉命出來找燈拿賊來了 在對松山會臥過底 幫着我們把賊 着 他可受了毒藥鏢傷 老兄弟黃天霸 叫他們先自回京 尋燈拿賊 必有他幫辦名義 我們那時就知他進京了 不知怎的到了今天他們却在這裏 趙元霸尚未答言 就見他們爺兒倆肚子一陣響 張爺趙爺就每人扶起一個 杜興和唐永傑嘔吐了一

第

二

集

陣才漸漸的明白過來。杜興睜開眼，覺得有人扶着他，回頭一看，張爺那兒打着火摺。杜興看了半天才認出來，說道：「這不是張爺嗎？」景龍道：「正是在下。」杜興兒慙慙還未進京，杜興嘆了一口氣，遂慢慢站起來活動活動。唐永傑也下了地。杜興說道：「我自與你們衆位分手之後，到何家窪，何二爺家裡去養傷，誰知傷好之後，又得了病，蒙八家何二爺用心的延醫開治，月餘才算治好。何二爺說我的病剛好，一定不叫我走，於是又住了些日子，等我的身體完全復元了，才辭了何二爺，回歸北京，不想走在這裏，偏偏住在這黑店，若非您來到，我們爺兒兩就有性命之憂，我這邊謝謝你救命之恩，說着便作下揖去。」

張爺連忙還禮，說道：「咱們到外邊兒說話兒吧。」說完四個人都由屋出來，一看祝清寧和錢亮在店院裏站着，一見杜興都各詫異。張爺說明衆人這才明白。張爺又給杜興引見了趙爺。趙爺說道：「有了這位這事更好辦了，可以叫他往附近衙門去告報。」杜興忙問何事，景龍就把丟燈的情由說了一遍。杜興聽了也自皺眉，說道：「好吧，報告這件事就交給我吧。」錢亮指了指南屋裏說道：「那倆全死了。」張爺道：「這個咱不用管了。」這店裏的事情都請杜爺辦吧。

咱們趕緊往回迎大人去請罪。趙元霸道：「我去打探燈的下落，事不宜遲，咱們快走。」張景龍又囑咐杜興幾句話，然後四人出離了店房，來到外面。趙爺道：「你們趕緊往回迎着走吧。」我去伐燈，咱們改日見。說完一撥頭，祇見他身軀一幌，再找已不見了他的踪跡。景龍贊嘆說道：「有這副好身手，焉有個不成名的？」咱們也不必在這裏呆看趕快走吧。」哥兒三個便趕往回走，餓了，就買點燈餅吃，喝在道邊茶攤上，喝大碗茶，刻不停留的往回走。走在道兒上見了來往的人，便打聽大人現到何處，有知道的告訴他們現在桃河驛了。三個人便趕奔前來。這天到了桃河驛公館門前，正趕上黃天霸殺賊方回，哥兒三個才上前和衆人

相見 天 還以為他們把燈已竟保進北京了 遂過來給他們三人深深請個安說道 你們三位受累了 三個人臉一發紅 眼又一直 天霸就知不好 張景龍回頭看祝爺道 兄弟你說祝爺回頭看錢亮 錢亮說道 你們哥倆別管 這個事情還是我說 說着前上一步 對天霸道 老哥你也不要給我們道謝 寶燈又被我們三個人丟了 天霸聽到此處 心裏一着急 才哇的一聲 吐了一口鮮血 衆人過來攙扶天霸 這個時候張景龍掣出匕首尖刀 就要把自己扎死 李五爺的眼快 趕過去伸手就把他的碗子攢住了 祝清甯拉用刀來要抹脖子 趙璧跑過去把他抱住 黑士傑過來就把刀槍過去了 錢亮的手快 刀已快到咽喉 丁猛雄一着急 抬腿就攔錢亮踢了一個反筋斗 刀也撒手扔了 計爺說道 你們三位要打算出紅差 等大人批准了你們再死 這是大丈夫所爲嗎 想法子辦事呀 死當了什麼 難道說你們死了 寶燈自己會回來嗎 黃都頭已吐了血 你們一自戕 他一着急也就死了 這前後是四條人命 錢亮被人踢了一個筋斗 氣可就大了 站起來又聽這個人說這些不中聽的話 淫厲聲喊道 你是什麼人 在此瞎說 計爺一笑說道 我叫你哥哥 你比我小 我說兄弟 你先別氣 要問我 我姓計名全 錢亮一翻眼睛接着說道 莫非人稱爲神眼計全 計全微笑點頭道 然也 錢亮臉一紅 就不言語了 衆人把他們勸住了 才把天霸扶進公館 計全囑咐副將道 趙大人 你留神把守鎮口 千萬別叫賊人闖進來行刺 這位趙副將很客氣 遂說計先生你就不便分心了 這三個鎮口 有我們把守是萬無一失 如有緊急的事情 必報告你們列位知道 計全點了點頭 才走進公館 到了裏邊兒一看黃天霸躺在床上 面色慘白 衆人紛紛議論 就有說得請醫調治 就有的說這不過是急的吐血 吃一丸三黃寶蠟丸就好了 正在拿不定主意 就聽院裏有人念南無阿彌陀佛 跟着見窻兒一起

本廟的老當家的碧雲和尚就進來了。這位碧雲長老年輕的時候，本行醫出身，配有多種丸藥，誰求給誰，還不時的出去，給窮人治病。後來盤古寺的當家的圓寂了，本廟的衆僧，都知道這位碧雲和尚功德大，遂請他爲本廟的方丈。要論行醫，他堪稱得起爲國手。今天他聽當差的說，黃都頭因急吐血，他趕緊到這屋裡來看看。到了屋裏，向衆人問訊道：諸位橋樑不必着急，黃都頭這個病，可千萬吃不得藥。計全趕緊就問：說依着法師應當怎麼治？僧人說道：貧僧在當年遊方的時候，得過一個仙方，是用一對山家雀兒，要一雌一雄，拿杵臼搗了，再用黃酒一斤，和家雀兒攔在籠屉蒸熟，叫黃都頭吃下去。今晚休息一宿，明天準能復本還原。黃都頭要是童子身，能一點兒傷不受。明天這個時候，就能照常辦公。計全聽了大喜，替天霸謝了，然後命人去買山家雀兒，打黃酒，買齊了把東西都交給老和尚。碧雲依法炮製，一會兒的工夫，把藥製好，給天霸送過來。天霸本不要吃這個東西，因爲這時心裡想死了才好，省得辦這些逆事。大衆勸解，黃天霸才把這藥吃了。說也奇怪，黃天霸自把藥吃下之後，心神一定就睡着了。計全來到上面，見了知府大人，把前後的事，都回明了大人。大人聽到天霸吐血，心裏很是耽驚，又聽說本廟的方丈給治的，現在睡着了，心裏這才稍爲的放心。就在這個時候，聽外面有人咳嗽，施安一擦簾子，錢亮張景龍祝清寧，都低頭進來。緊後頭跟着趙璧，據趙璧心裏想，錢亮一說把寶燈丟了，大人瞪眼就要把他們三個人押起來，所以他帶着鐵練兒跟了進來。預備當這份差，錢亮他們三個人，見了大人，請了安，就跪下。大人一怔，說道：三位爲何下跪？張景龍道：大人，也是小民無能，保着寶燈，走在後黃堡口，住了賊店，李氏兄弟喪了命，寶燈也丟了。三人中惟我最長，罪在我一人身上，請你赦免錢亮祝清寧，我一人願領此罪，請大人

諭下施行吧。祝清寧道：「這話不對。丟燈罪在我祝清寧身上。大人你別聽張景龍的話。錢亮道：「這話全不對。當初保燈進京的時候我爲正。二位爲副。得了功我爲首。要獲了罪當然我也是第一。趙璧搶着說道：「這話對。錢亮其罪有應得。大人請你降他的罪吧。大人一拍桌案。說：「趙璧到了這個時候。你還跟着搗亂。還不給我退下。吓的趙璧連連往後倒退。給嚇回去了。跟着施大人面帶笑容。對三個人說道：「三位義士快快起來。在你們三個人是義氣深重。個個兒往身上攬罪。究竟說這個寶燈。是國家之寶物。雖然不能說是無價之寶。也敢稱起價值連城。要是賊人得了此燈。必出橫禍。要不信你們看杜雲龍盜燈。現在囚車裏。寶燈到了玉泉山。那麼大的金頭鳳。落個家敗人亡。杜雲龍又把十八顆珠帶到對松山。孟天龍弄個山敗人死。家業零散。這些事你們也知道。寶燈既然丟了。並非是三位無能。也是本府的官運不佳。你們三位就把丟燈的始末說一說。祝清寧便把丟燈的前後事細細說了一遍。大人聽了。一笑說道：「如此說來。寶燈丟不了啦。三人一怔。問道：「大人下役等不明。請你指示。大人說道：「寶燈就在那個瞽目先生的身上。他必有好消息與我們知道。再說我們又得了一位義士相助。寶燈這怕找不着嗎。跟着叫施。把三位義士帶下去。叫廚房給預備一桌酒席。給三位接風。三個人聽了。臊了個面紅過耳。趙璧對施安說道：「你叫廚房快快預備。我就陪着他們幾位去吃。大人哼了一聲道：「出去吧。連錢亮全替趙璧搗。趙璧倒不覺什麼。出來忙着調桌。擺椅子。這時天靄是已竟睡熟了。錢亮道：「大人賞。咱們這桌酒飯。咱們還別不吃。別辜負了大人的盛意。吃可是吃。就從今天起。我可不管你們哥兒倆。我這條命。我算賣給大人了。趙璧道：「橫在心裏。別瞎嚷嚷。酒菜全齊了。諸位快吃吧。趙璧說着話。他就吃喝起來。大家夥兒也不理他。就在這個工

第

二

集

夫 南蠻俠由外面進來 大家夥兒 問道 譚士爺 你追賊追到那裏去了 怎麼到了這個時候才回來 張爺道 我追賊人走後 把賊給追沒了 我看陸家堡殺氣騰騰 我圍着陸家堡繞了個彎兒 後來又遇見一位朋友談了會話 就攔工夫 所以這時才回來 大家夥兒也不便再問 這時簾籠一起 金大力由外面進來 金四爺自從由陸家堡退將下來 先把二百名小金大力安置一個地方 向副將大人借了給養 把前後事都辦理完了 他才進來 見了衆人 先道了辛苦 然後問 老兄弟的病怎麼樣了 衆人道不要緊了 吃了本廟老當家的藥 已竟睡着了 金四爺聽了 心裏才放了心 自己忙拿這麼半天 肚裏覺得餓了 一看錢亮他們吃了 遂一點手叫趙璧 你過來 我有點事問你 趙璧一個猛勁兒 站將起來問道 什麼事 金四爺說道 你給我倒盃茶 趙璧一聽 不敢不給他倒 遂拿了個茶碗過去 斟茶 金四爺就坐在趙璧那個位子上端起酒來就喝 爽菜就吃 趙璧一看 說道 你這可好 你弄一盃茶換一頓飯 金四爺笑道 這些兒飯你要一吃 就不夠我的了 衆人都樂了 說趙璧可沒上過當 這回可上了當了 趙璧有心再過去吃 可就不行了 祇見金四爺連吃帶喝 咀裏騰下工夫來還要說話 說告訴廚房 叫他們添菜 上飯拿饅首斟酒 趙璧說道 你慢點兒吧 留神忙死 計全說道 咱們別管人家吃飯的了 這一路的勞乏 昨夜又打了一宿仗 今天大概都累了 留幾個人值班上夜 咱們可得歇息了 要不然 明天陸凱前來槍挑河驛 咱們就沒有精神迎敵了 這個時候金四爺吃了個酒足飯飽 站起身來 他也不漱口 就對計全說道 計大哥咱們哥兒兩個 交情最深 今天我向你討個差事 要說別的我還不行 打更守夜 咱們得馬頭把交倚 你們睡你們覺 我帶着我那二百名小金大力 分他們在廟前廟後廟左廟右一處五十名 我自己扛着我的盤龍棍在 大人那屋的廊簷

底下一坐 賊要不來還好 要是來了 我先一槓子把他打死 計全說道 你說的好可是好

可是有一樣兒 我也看見你那二百名人 不用說當差 連口音都不對 再說恐怕他們的

野心未泯 金四爺不容說完 哈哈大笑說道 可惜你還叫神眼計 拿沒看透我這二百人

他們都是山東人 人家山東出過聖人 就沒有一個不是好心眼兒的 衆人聽 都一笑 趙

權說道 山東出過聖人 就沒有壞人啦 其實武大郎也是山東人 金四爺也不理他 計爺

再看衆人 有的打盹兒有的睡着 計大爺無法 就依了金四爺這個主意 計大爺先通知

裏外 又回明了副將大人趙德勝 說明金四爺這二百人 帮着官兵巡更上夜 計大爺通知

好了 才自去歇息 金四爺就把他那二百名小金大力 分派好了 自己才命人搬了一把椅

子 在大八臥室外廊簷底下一坐 屋裏自有孫玉堂和尹路成馬得槽三個人值班 陪着大人

說話兒 公館裏的人 是各有專責 內中單有一個人 他一點兒事不沒有 你道是誰 就

是那審時遷的朱光祖 他的差事 就是看守杜雲龍梁大成 他們衆人也不在一塊兒 大人

到了桃河驛 打了公館 他把杜雲龍梁大成 帶進馬號 叫他們倆個人在草料堆上一呆

也不餓着他們 有的是官中路費 給他們買吃買喝 朱光祖在旁兒看着 有時朱五爺高了

興 就打酒買菜和二寇在一處吃喝 緊挨着馬號可就是更屋 這座廟前前後後足有一百多

僧人 佛門的規矩是入廟無閑人 本廟連打更的都是僧人 人家這廟裏打更的僧人 可不

是爲的防備賊盜 一者衆僧聽這個更點 好作工夫 二者防範火災 以外再看看海燈 或

滅或亮 朱光祖手使的傢伙不齊 就跟更房衆僧人來借 僧人是非常的和氣 朱光祖借個

碟子碗的 和尚很愿意借給他 這裏也有點兒貪賤 朱光祖要吃剩下的東西 就都給他們

俗語說得好 貧僧窮道 有一點兒小便宜 就百般的和氣 今天朱光祖和二寇吃喝完畢

第

二

集

照例就把吃剩的東西 給打更的和尙 時候已到了兩更時分 兩和尙拿着梆鑼出來順着廟牆往前走 繞完了一個灣兒 又到各殿裏看了看海燈 就叫奔更房而來 剛到配殿山牆的後頭 由對面來了兩條黑影 值更的僧人剛要問 是何人 就見那兩個人各持着單刀 二僧就知不好 回頭就跑 沒想到身後還有一個人 二僧將一回身 後面那人 一刀就殺了一個僧人 剩下的那個和尙一看 就吓壞了 腿兒一軟就跪下了 口念阿彌陀佛 請三位好漢爺 饒命 爲首的那個人 持一把鬼頭朴刀 把刀刃兒往僧人的腦門子上一放 說道 我問你一件事 要你實說 要不說實話 我一刀就把你殺死 僧人說道 什麼事 我知道的 就跟你實說 那人一幌刀說道 我就問你一件事 盜燈的有個杜雲龍梁大成 這兩個人在那兒押着 僧人說道 這樁兒事 我可不知道 那人一聽 他一翻腕赤的一聲 就削下一片肉來 說道 不說要你的命 疼的僧人 連連救饒 這人說道 你要一嚷 我就給你一刀 和尙說道不嚷不嚷 說着就在頭前帶路 剛來到馬號這道小院兒 僧人道就在這裏頭那三間屋裏了 那人向馬號看了看 說道 可是實話嗎 和尙道 萬不敢誑哄好漢爺 那人點了點頭 這小子也真狠 說了一聲你去吧 和尙聽了這句話 就像得了赦免似的 轉身剛要走 就聽那人說道回來 僧人一回頭 鋼刀已到 撲的一聲 頭已落地 書中代表 殺人的這個小子 就是翻江海鬼子亮 只因紫面閣羅陸凱 退回陸家堡 到了大廳 他是放聲痛哭 說可惜我這顆心 我可是爲了綠林道的義氣 把萬貫家產都擱上與施不全爲難 不想把你們諸位請了來 都不給我爲力 就有一位費德功 爲我死戰 還被南蠻俠追跑 此時還不知死活 說罷又哭 金蓮花邵凱卻志恆說道 陸莊主 你這話全說錯了 是上這京來的都爲給綠林道除害 無有力量敵不住人家可有什麼法子呢 論兵刃

第

二 集

南蠻使那口寶刀 誰敵的了 無論你是多好的兵力 要一跟人家碰上就得折 論暗器 就是神彈子李五那彈子誰擋的了 咱們就沒有會打彈子的 咱們沒地方 找寶刀去 祇要有會個特別暗器的 就好辦了 就可以敵的住南蠻使的寶刀 陸凱一聽措 措眼淚 說道行了 邵賢弟你可提了我的醒兒了 我有個外甥女 會打五毒槍 邵凱說道 可是何家沿住海老龍神 何德寬的女孩兒嗎 陸凱道 正是他的女兒 邵凱道啊呀 你有這麼好的外甥女 怎麼不早請 陸凱說道 請帖的前五張 就是這老五位 頂到今天是一位沒來 邵凱說道 是那五位 陸凱道 第一位是大李各場的紅旗李煜李五爺 第二位就是鳳陽山的公孫治 第三就是徽郡何潤何德寬 第四位是黑太歲褚彭 第五位就是黃順 邵凱說道這事你全辦壞了 這五位中要來一位 咱們決不致落敗 他們沒來 你怎麼不去催請 陸凱道我近來也迷糊了 今天賢弟你提了我的醒兒 立刻派人去到大李個場催請李七爺 又派人去鳳陽山催請公孫治 又命三鬼套上車 去何家沿到你姑媽家裏把你表妹請來 務必叫他帶看五毒槍 要是接來你的表妹 萬事皆休 要是接不來你表妹 回來砸你們兩腿 要知後事如何 請看下回分解